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輯  
沈雲龍主編

# 淞滬血戰迴憶錄

翁照垣述

附：愛華編：淞滬中日血戰初集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滬 淞

血戰迴憶錄





「西曆月餘中，前敵日寇，連日有衝軍進部，戰事既終，各方亦開始商戰，詳情者，日亦數十起，殊難一一詳述，前敵日寇，因戰事人機，其軍五，並參照當日陣中日記，章其野戰，同五文字，小後，或就其未安之處，概由區人負責——羅時國」

## 一 前言

戰爭是人類的恥辱，是和平建設的破壞者，是殘暴的大規模的屠殺，玷污了人類的情感，惡化了人類的思想，使整個的世界陷入於恐慌殘酷的境地中，這都是我們從非戰論者的口中所常聽到的話。

這話在某種意義上是極有理由的，求生是人類共通的慾望，誰都不願意死亡，更不願意為他人所殺戮，我們亦希望世界有永遠不再見到像戰爭一類的事情；大家在美好和平的地球上創造新的快樂，使地球或為更可眷戀的所在，使生命成為更有價值的東西，不分種別，不較強弱，熙熙攘攘，天下一家，我們亦不以爲這祇是一種理想的話，人類是會有一天進化到這種高尚優美的程度的。

不過這還是很遠的將來的事。

在我們生活着的現世界裏，戰爭還常是一個不速之客，我們不得不時時準備着戰爭的突然的襲來，不得不時時準備去應付這種無可避免的慘酷的事實，我們是積弱的民族，是被壓迫者是

一個弱國的國民，是在列強極端侵略政策之下，反抗着，拚扎着，以求解脫的民族。

我說我們不得不時時準備去應付這種無可避免的慘酷的戰爭，就是因爲我們是積弱的民族，強者用戰爭爲最有力最最後的掠奪手段，我們若是不甘屈服，便不得不被迫而採取正當的自衛，因之我們便無可避免地捲入了戰爭的漩渦。我們即使是最安本分最愛和平的民族，即使絕對不願意戰爭的來臨，但戰爭終於要慘酷地來踐踏我們；因爲我們是魚肉，野心者時時都想來宰割。戰爭雖則是恥辱，但屈辱於槍尖砲口之下而不敢反抗的更是恥辱，和平雖則是可貴，但爲正義而戰爭，比和平還要可貴萬倍。我們也反對戰爭，但對於自衛的行動，卻以爲是最大的光榮。

親愛的中國同胞，愛和平是我們的天性，但一百年來，我們亦已經過了好幾次的國際戰爭了；我們總是任人凌辱，任人屠殺，任人劫奪，我們受了戰爭的慘毒是如何的重大，但我們將怎樣去取償呢？我們從戰爭所失去的，只有戰爭才能夠給我們帶回來。戰爭把我們累得貧弱交加，但亦只有戰爭才能恢復我的健康和富裕。（我所指的是對外作戰）我們中國人是不應該取這空口講和平的，和平根本就不是我們眼前的需要，在一個被任意壓迫任意屠殺的國度中講和平，那只是懦弱無恥的表現罷了！我們要自由，我們要平等，我們要正義，我們要做堂堂皇皇的中國人，在公共的地球上俯仰無愧；倘如非戰爭不足以達到這個目的時，我

們亦只有被迫而採取這種暴烈的手段！

戰爭，戰爭，自衛的戰爭，垂危的戰爭，正義的戰爭，自由的新中國，將賴你以創造！

淞滬戰事至今，轉瞬已是數月了，從戰國的開始至協定的簽字——以至於現在，我們的熱血，無時不在沸騰着，而以未曾戰死沙場為大憾。我們常為民族的生存與領土的完整，犧牲血肉之身，與無理的敵人周旋逾月。在我們是一種出乎天性的愛國愛族的衝動，一種維護公理和正義的熱誠；這種衝動和熱誠，使我們能奮不顧身，以死為榮，而造成此可泣可歌之戰役。我們雖則亦了然於成敗利鈍之數，但我們仍然不得不戰；以新戰死的精神去衝鋒陷陣，省得活張着眼睛，看國土主權讓人家分裂蹂躪。我們完全忘卻了自身的生存；自己的靈魂，已溶合在整個民族的大靈魂裏；我們的生命永不會消失，如其民族的靈魂長放着自由的光輝。我們為民族的靈魂銳厲的呼聲所喚起，接受了牠嚴重的吩咐，所以會去灑熱血，拋頭顱，企求在敵人的鐵蹄下，爭奪牠垂亡的命運。諒光第將軍當知道這樣去戰，馬占山將軍亦當知道這樣去戰！

在戰爭已成往事的今日，我們追憶起那月餘的奮鬥，更使我們堅抱了一個偉大的決絕的犧牲的志願。國運復興的要求，民衆熱烈的擁護，士卒犧牲的決心，這些教訓與啓示，在我們心中交織成堅韌的意志，使我將準備以更大的力量和更大的犧牲去正視敵方猙獰的面孔，繼精華，撥撥犧牲，這是我們眼前應該高呼的

口號：一百年來積弱不振的中國，決非一次小小的戰爭所能使之興起，我們應該準備去對付更多的決戰，更大的決戰。眼前的犧牲算得了什麼？死得幾多人？被燒得幾多房子？我們一起沒了幾多損失？在國際的戰爭中，這算得一回事麼？這樣的戰爭不應把我們震撼更多更大的戰爭，這在後頭呢？為求中華民族的自由與平等，我們還得準備去付更多更大的代價。這個小小的戰爭決不是最後的一次，而只是長期爭執的開端。我願意向我一切親愛的同胞們一再陳明，我們以前從戰爭失去的，以後亦只有從戰爭才能夠取回來。我們應該明白，我們所希求的是中國的自由和平等，這是一件價值極高的東西，不能賒付些微的代價就可以拿到手來的。我們犧牲了多少，藉得到的亦是多少，所以我們應當準備更大的犧牲，去獲取更高的代價。我們要從這個小小的局部的爭鬥，學習得來應付真正的大規模的國際戰爭的能力。我前面說過的，我們是弱小民族，是被宰割者，戰爭是我們前途所將常迎面的東西。

戰爭的結果，在事實上，我們是失敗了；但這是我們早就料到了的。明知祇有失敗而仍不得不與強敵相周旋，因為這是我們對於人類對於國家的義務上所必須盡力的。失敗使我們慚愧，但決不使我們懊悔。在這失敗裏面，是光榮的犧牲，是純潔的忠實，是中國靈魂幼弱的試啼。失敗使我們慚愧，但我們卻因而獲得民衆的同情與擁護。這個失敗是我們將來成功的開端，我們因而增加了血前無慮的勇氣和再接再厲的決心。失敗，這亦決不是最後的一

備，我們還得再經過三次五次的挫折；但這是階梯，是走向成功的高台的步級！失敗，失敗，失敗之後，跟着的是成功，是中華民族的解放，是光明的生活和自由的存！在我們雖然因為這回的失敗而覺得愧對親愛的同胞，但我們繼續不斷的努力，將以更大的犧牲，贖回以前的罪過！在這回的戰爭裏，我們從戰事所損失的，和從戰事所獲得的，我不知道那一方面比較的多，但我相信在精神上，我們是勝利了！至少至少，我們覺得我們奮為民族的生存而戰，奮為人類的正義而戰，奮以最高深最純正的動機去犧牲！在物質上，我們的確是受了損害，但在精神上我們是踏進一步了！

民衆熱烈的同情和實力的擁護，是我們最大的鼓勵和教訓。民衆使我們明瞭自己對於國家的責任，催促我們走上光榮的道路。民衆不單擁護我們，使我們有力量去作戰，並且指示我們戰爭的意義和價值。這次的抗戰，所表現的完全是民衆的力量；是民衆的力量，帶着軍隊的武器去表現，這是我們認識得非常清楚的。民衆方面的慰勞，被濟種種物質上的援助，固然與我們以極大的鼓勵，而尤其是他們在悲憤充塞，呼籲無門時，所發出來的慘厲的呼聲，更使我們覺得只有戰死沙場才能解除他們的慘痛於萬一。如其這回的血戰有些微的功績可言，則這光榮的冠冕，還應該戴在民衆的頭上，那些在戰場上喋血化屍，投身斷臂的戰士，都是受命於民衆的忠僕，他們的戰是為民衆，也只有民衆才能使他們戰！

生為現代的中國人，別的不如人家，只有「光榮的死」的

機會是比別人多的！不平等的國際地位要求我們去死；不自由的民族生命亦要求我們去死；我們只有用死去爭取自由和平等，這死亦便是光榮的死，是我們所追求的。數千殉國的戰士，已經完成了他們的使命了！我們不覺得悲傷，又覺得羨慕！他們死得其光榮，他們的生命已寄託在整個的民族生命裏面而長存了！他們確到了「光榮的死」的好機會，這是他們的幸運。我們活着的，只有追慕他們的血跡前進。中國的命運，決不是死了幾千幾萬人的性命，便可以完全挽回來的，我們死的機會還非常多，只要我們都有決心去成爲「光榮的死」的隊伍裏的一個。

下面所記的，是我們在淞滬停戰月餘所經過的概略。當時只當將每日的事件，用簡略的字句記下來，現在偶一翻閱，便覺當日的情景，歷歷如在眼前。我也願重把牠較爲詳細地敘述出來。有許多人家傳來查詢當日作戰的經過，現在看了我們的敘述，亦許可以明瞭多少。在敘述時，軍長的決心，各位師旅長的膽識和諸戰士的勇敢堅強，都是我們所不能忘記的。

廿一年六月五日編

## 二 戰事的醒睡

這一次戰事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衝突所引起，我們爲明瞭戰事的責任起見，不能不將戰前醒睡的過程說一說。

日本的軍閥，爲積極完成其所圖大膽政策的好夢，不恤破壞國際盟約，拂逆世界輿論，在去年九月十八日，對滿洲開始作武力

的佔領，並繼續佔領東北三省。在事實上，東北全部的土地，老早就在日人的掌握之內，日軍什麼時候發動，便可在什麼時候佔領；不過在他們未實行軍事佔領以前，中國的許多人民都還不十分覺覺罷了。若說東三省的「失」，是失自九一八以後，這倒是表面的觀察。去年照垣從歐洲回來，經過滿洲長春許多地方，在悲憤感概中逗留了兩三星期，當時就覺得東北除運用着中國的郵票印花而外，在實際上，已經是別人的了！所以東北的不抵抗，也許是抵抗的不可能，但這卻增加日本軍閥的驕傲和輕率，把中國的軍隊完全不放在算盤上。上海的突然的事變，一半亦是這個原因。假使當初日本的軍閥知道中國的軍隊居然亦能夠和他們對抗逾月，居然亦能夠給他們以嚴重的損失，他們是絕對不會來嘗試的。在他們的初意中，中國的軍隊一定聞槍色變，見敵即逃；只要略為恐嚇，便可以使中國的隊伍棄地而遁的。所以當時日海軍陸戰隊的司令磯澤少將，便有四小時內佔領關北的豪語；雖則後來一直戰到四百小時後也不會進佔我們一寸一尺的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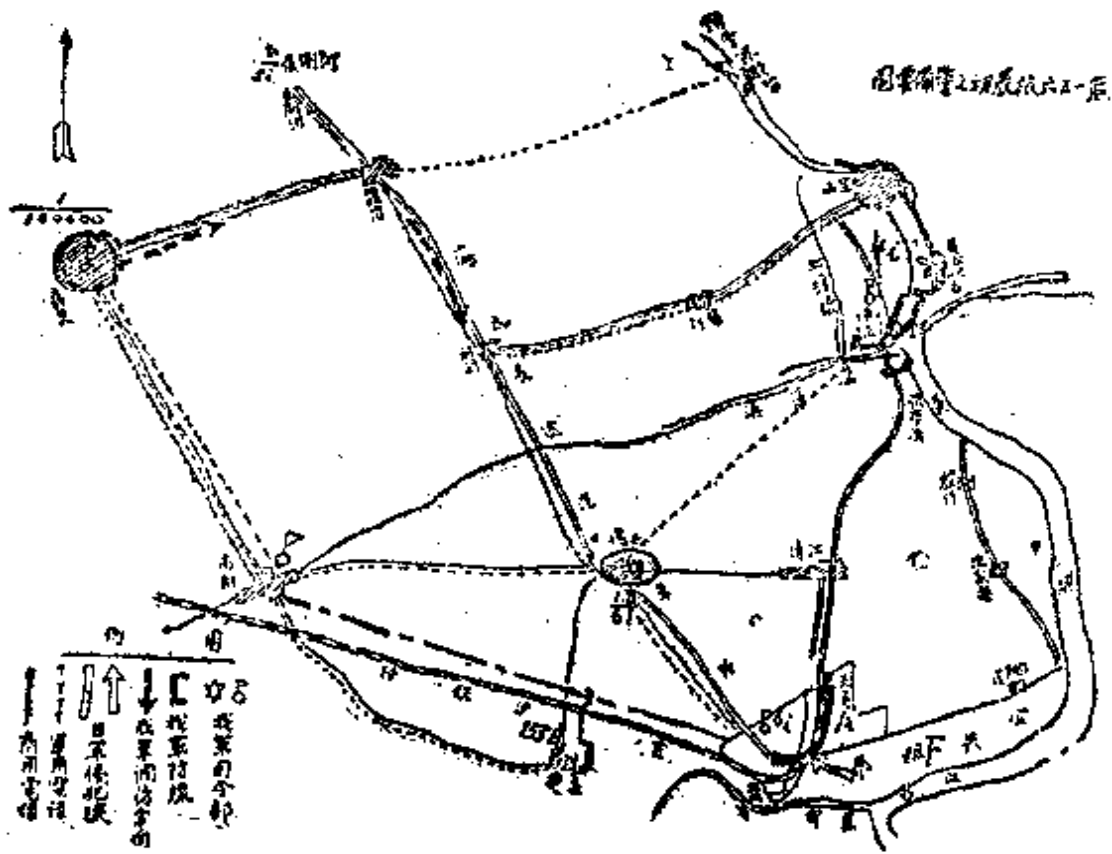
上海的事，顯然是因東北而起的。他們想在我們全國的經濟中心，給我們一個嚴重的打擊，使我們更沒有力量去顧到東北；這種舉動，在性質上，是和他們在天津、瀋陽、汕頭等地的恣意挑釁，有若一樣的意義。對着我們示威，給我們以牽制。其次呢，關北似乎是一個天然的日本租界，所以他們不恤進一步為武力的佔領，步武於他們在東北之所為。這完全是日本軍隊慘淡經營的一貫的

侵略政策，只看他們在市政府苦心孤詣委曲求全地接受他的種種無理的要求之後，還繼續做出一月二十八夜的暴行，就可知道，所以在國際的觀瞻上，誰是肇禍者，誰發出第一顆子彈，誰應該擔負戰事的責任，已經是一件很明顯的事。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十九路軍還在江西進行剿匪的工作，這消息到達之後，從第二天起，我們便提出「團結一致，打倒日本」的口號。這個口號，一直到现在，我們還是天天的喊着，在出操時，在集會時，在一切訓話的場合時。我們一天到晚，耳邊都充滿着這個激昂憤怒的呼聲。這個口號漸漸地成為我們一切願望的中心，漸漸地成為我們唯一的使命；一直到十九路軍被調來京滬線上，我們抗日的情緒更加高漲，決心亦更加堅定，因為種種迫近的可悲可痛的事實，不斷地給我們以不可磨滅的激勵。若不是敵對的行爲忽然在上海發生，我們中間是會有許多人因良心的催促和熱血的鼓動而向東北走去的。我不相信有一個中國的國民，當關到日本人對我們這樣的侮辱，而能夠不憤慨萬端，而且我們又是軍人，背負着特殊的責任的。

十九路軍調到京滬線以後，七十八師是被指定擔任松滬的衛戍的。松滬的衛戍本來由稅警團擔任，七十八師到後，才將南市和吳淞的防務移交關五旅的一二兩團。關北的防地暫時仍由稅警第一團擔任。一直到一月四日，我們才奉到軍長的命令，轉令駐太倉的第六團前往接替。第六團於八日全部到達關北大營。

帶，並將防務接替完畢。我們的警備——一五六旅——本來是在嘉定，亦於十日移駐大場。十一日奉師長命令，將淞滬一帶警戒



駐地從新區分鐵道以南，第一五六旅擔任警備（鐵道周之）

道以北（由暨南大學北沿起）及滬河吳淞歸我們這一旅。當時即派第四團擔任吳淞寶山的警戒，第五團仍擔任嘉定和瀏河，第六團仍留駐閘北大場原地。第四團於十四日上午完全到達並接替配備完畢。

在這時期日本藉口於中國民衆的抗日抵貨運動，以逐步加緊的高壓政策，極力向中國政府和民衆挑釁，以爲軍事發動的引線。中國的民衆，這時正因爲東北事件的日趨嚴重化，悲憤填胸，對日人激起空前未有的惡感。中日衝突，在日本人也許以爲中國的軍隊決不會抵抗而假定其不會發生，但在我們則早已感到這衝突的必然性；至少是從二月十八、十九兩日以後，我們便料到衝突的不可避免了。但我們這時卻還都抱着冷靜鎮定的態度，聽候政府的交涉處置。

日本的第一個步驟是浪人政策，利用浪人不法的行動以挑起釁端，以後便用政治力量來恫嚇，恫嚇不遂時，便採用砲艦政策，務達其所欲而後已。他們一方面既由日領向市政提出五項無理的要求，一方面由他們的海軍司令官，在報上公佈「如上海市長對於日領的要求，不予以滿意的答復，並不將五項要求立即實行時，則海軍司令官將採取相當手段以保護日本帝國之權利利益」的文告，同時他們向國內增加援兵，以爲積極作戰的準備。在這個恐怖周流戰雲密佈的當兒，我們對於敵方和極的壓迫行動自然非常注意，同時亦惟有積極的準備對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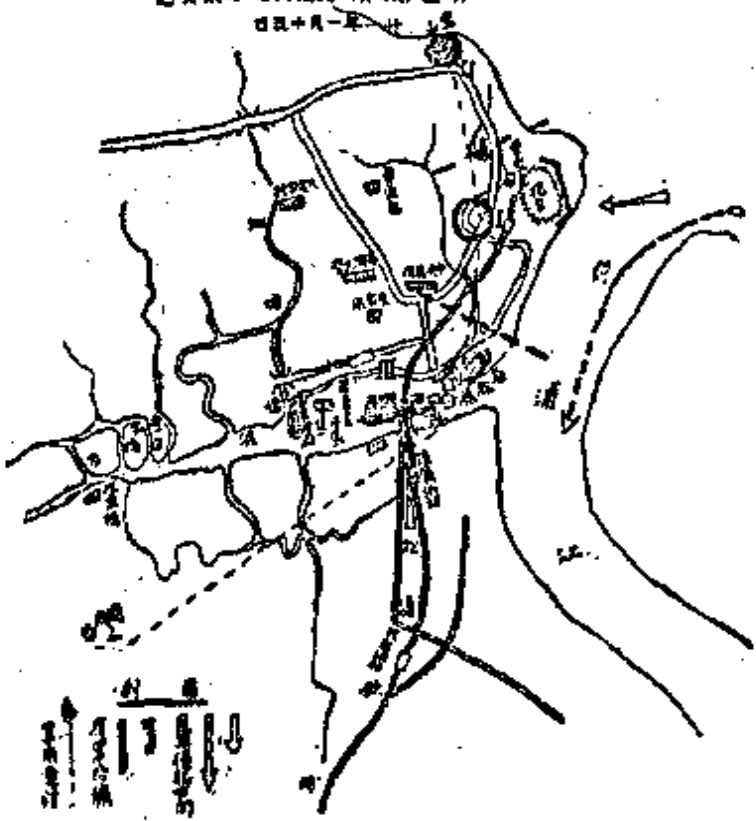


以防萬一而已。軍長在這個時候便已下了犧牲抵抗的決心。

二十三日的午夜，我們接到師長轉下軍長的極密命令如下：

一、據聞日方現派大批陸隊來河，有向我政府處迫取接受兩國通商，并有自由行動之命。

第一六四師在吳淞地區要圖



二、我軍以守衛國土克復軍人天職之目的，應嚴密戒備，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攻取時，應以全力撲滅之。

三、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擔任京滬鐵路以吳淞海濱山之線，並要佔領陣地。

四、七十八師第一五五旅擔任京滬鐵路（包括滬道）以南至虹橋曹河河之線（南

市橋之區在內）扼要佔領陣地。

五、吳淞要索司令，應嚴密戒備。

同時師長的命令如下：

- 六、鐵道炮隊及北站之隊兵營，係七十八師第六團團長張君所部。
- 七、丹陽六十師之團，係明（二十四）日開至南翔附近待命，其餘團
- 八、各師各旅預備隊，在原地候命。
- 九、各師各旅及保衛團，受各該地高級指揮官之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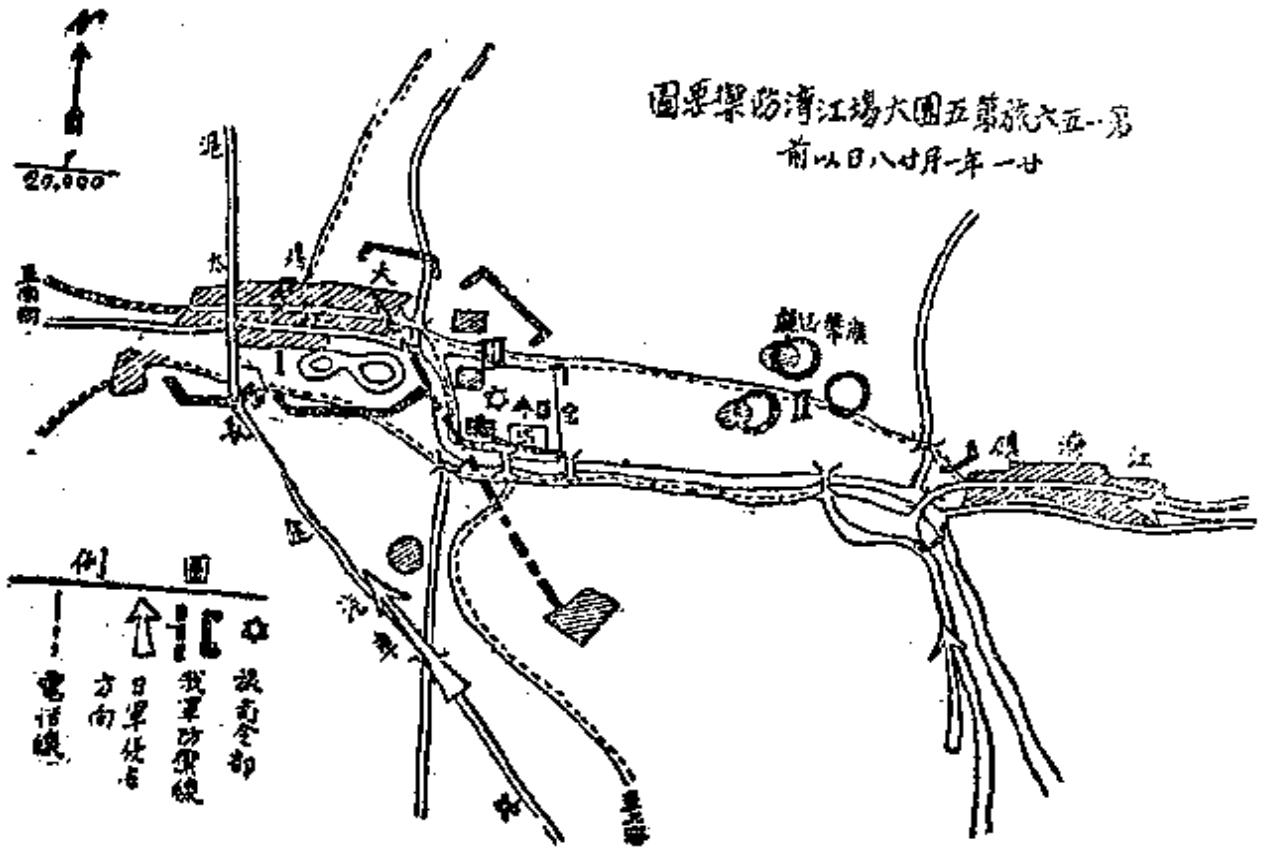
我（照垣）接到軍長師長的命令後，即下令如下：

- 一、第一四團在吳淞山一帶陣地，應嚴密戒備，死守之。
- 二、第五團除第一連在瀏河擔任警戒外，其餘部隊駐紮於大場，並派出一營
- 三、第六團在大場之兩營，務須嚴密戒備，扼要佔領陣地，嚴密戒備，其餘連
- 四、除第四第五兩團遵照上令配備警戒外，第六團團長張

君崑的報告如下：

- 一、各師到滬後，即在開北京滬鐵路北站起，沿滬涇路之寶山路，虹江路，中央
- 二、路天通鐵路，各路口，至八字橋止，嚴密戒備，並派預備隊
- 三、第一連抵抗，由會文路至宋公廟路之線，為第二連抵抗。
- 四、北之警隊及保衛團已嚴密戒備，非許在陣地前擔任警戒。
- 五、駐兵仍守北站，嚴密戒備，則防其在吳淞舉動。

第五旅第六團五團大場江防禦圖  
前以日八月一年一廿



從上面的命令中，可以知道我們當日早已對於我們的壓迫者下了抗戰的決心，並且迅速地在作應戰的實際準備。我們雖則絕沒有先開戰端的企圖，但我們卻清楚地預料到有一天會被迫而採取自衛的行動。在幾次的軍事會議中，我們都表現了一致的精神和決心，不屈不辱，抗戰犧牲。我們對於日人的橫暴無理，憤怒和憎惡已到了極端；在激烈的會談間，我們都雄心勃勃地，想給日軍以一種嚴重的教訓。下級的官長和士兵們，更因為種種積極備戰的工作而興高采烈；在他們的心裏，簡直是在盼望戰事的來臨，好一洩他們的悲憤。「我們有什麼面目去對民眾呢！」他們長是這樣說。在這班經過長期的苦戰生涯的戰士們看來，不立刻和日軍痛打一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他們甚至於暗地裏在那裏高級是官的儒怯戰團在他們是家常便飯，這回的對方又是他們所最痛恨的日人，更足以鼓勵他們新鮮的活力而覺得踴躍欲試。在我個人方面，日人的橫暴和國人的冤抑，都給我以同程度的激勵。我記得有一次，我停留在一家旅館裏，我穿的是軍服，但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有一個侍者用責罰的語氣向我說：「你們為什麼不去和日本人打仗？」我當時沒有法子回答。他在火車上，我亦碰過同樣的事：車上的侍者來和我攀談，他說中國的軍隊不好，自己打自己倒是兇得很，一看見日本人就像老鼠見了貓，完全不中用。後來他亦一樣的問我，為什麼

不敢去和日本人拼一拼在碰到外界的朋友時，亦時常聽得同樣的話，一直到後來，我竟不大敢穿軍服在外面行走。我們許多同胞都有同樣的經驗，心裏都是說不出的氣悶。士兵們在外購物時，亦時時給民衆冷落，使他們想和日軍拚命的決心一天似一天。所以後來開火之後，他們能以前此未有的勇敢去作戰。

閩北的佔領，在日人方面似乎是既經決定的計劃，非達到目的不可的。日本人以為在上海民氣激昂之下，上海市長大概不會接受他的要求，他們的軍事發動便將有所藉口。後來條件接受了，他們卻又節外生枝，說是日軍對於閩北情形，極覺憂慮，因該處日僑衆多，決定派兵到該項地區，維持法律與秩序。倘如日軍當局真像擠心於居住閩北的日僑，則這時通告日僑，移住租界，正是極應該極便當的事，斷沒有不顧別國領土主權，擅自派兵至其僑民所在地以為保護之理。況且實際上，在日軍當局發出該項通知與佈告時，閩北的日僑早已搬移一空了。日本軍事當局發出派兵佔領閩北，及希望中國軍隊自動退至鐵路以西，撤除該地佈防的佈告時，是晚上的十一點鐘。（吳市長在十一時廿五分始接到該項佈告副本）這裏面的用意是極明顯的，就是恐怕中國的當局，一例的接受他們的請求，使他們沒有進兵佔領的機會。所以該項佈告發出後，約莫一點鐘的光景，他們事先佈置好的隊伍便一齊發動起來。他們顯然是斷定中國的當局會接受他們的請求，而不顧我們有考慮的時間和撤退的機會。所以以後的有力的抵抗，完全

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而使他們驚惶失措，進退狼狽。

對於日軍當局的驕悍輕率，橫暴無理，原無加以駁斥揚擊之必要。因為我們倘能抵抗時，便無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能抵抗時，只有退處於敗亡之境，不願抵抗時，則只有屈服於淫威之下，簡言之，是非在乎實力，槍炮響於言語而已。我們的自衛能力如其不可輕視時，人家亦決不敢派兵來我們的領土內保護他的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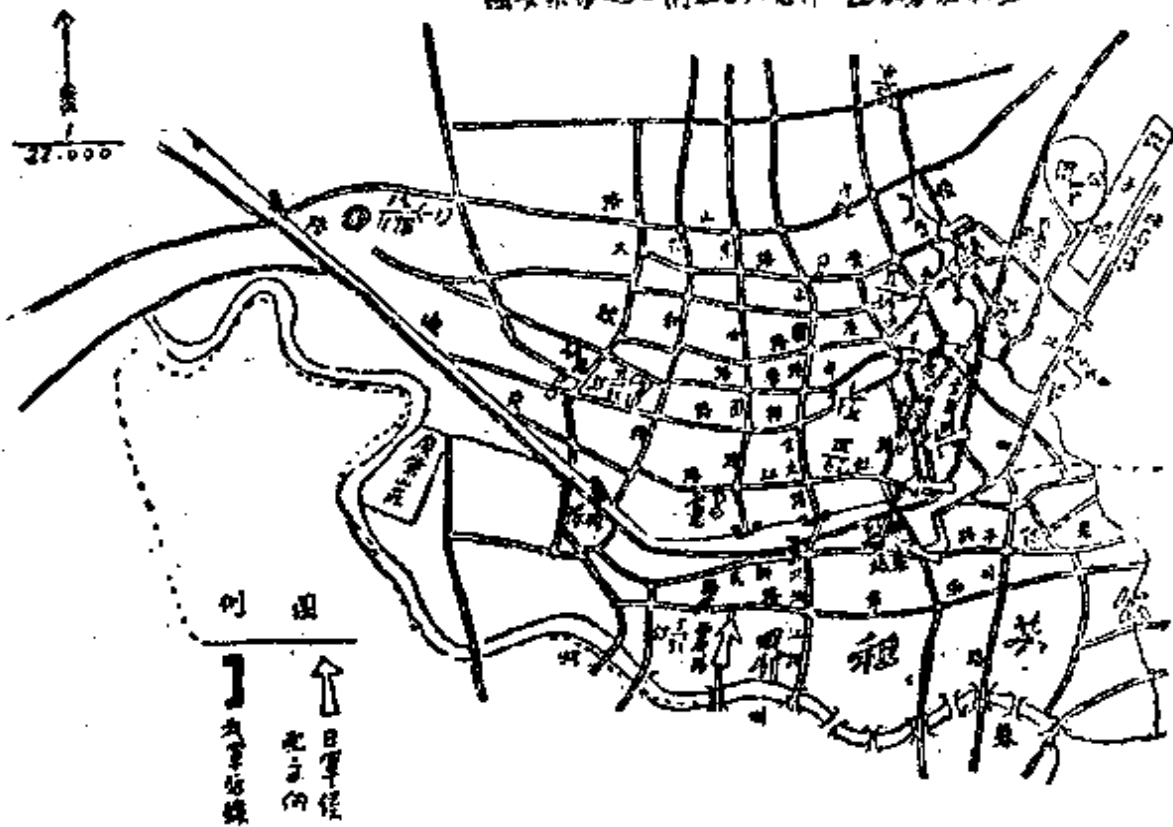
我們與其徒然痛恨敵人，不如反而求諸自己。

### 三 一月二十八夜

因為知道日本軍事當局積極圖謀進犯，所以我們亦在各個扼要的路口，佈設防禦工事。直至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兩方對峙的形勢，已到了劍拔弩張的時候了。這似乎給大日本帝國海軍陸戰隊的莊嚴以一種侮辱，中國的軍隊，竟敢作抵抗行動的準備。在上午九點鐘時，橫浜路左近的日本小學校，調來了二百幾個海軍陸戰隊，和我們對峙着。江灣路的日軍司令部附近，亦有日兵四五十名，機關槍三挺，向我江灣方面警戒。同時我們亦加緊注意事態的變化，因為在這一兩日間，日本當局容一再聲明將採取所謂「必要的手段」以實現他們的五項要求。

但是，在這時候卻來了一個大轉機，把我們腦裏所預備去接受的一場血戰的幻影都一掃而光了。在下午三點鐘時，我們接

圖要宋伊之北同在日八廿月一國水第旅六五



總司令的迷電

「奉天駐日總領事、軍政部長劉感午奉電回統部，並上海開去一急電，

已令道總長一覽即日開往擔任，所有該地之第七十八團軍隊，若即

往駐防，兩州將將辦理情形具報，又據廣東谷司令感午電回，

已派軍隊，駐防於明（二十七）日趕到海防各營回。

「第七十八團應即派命許開北一帶防務，奉交張長第六團後

赴備防務交齊完畢，即轉駐天津或廣州附近。

我當時接到上項命令後，即轉飭第六團團長張君密

遵照辦理，張團長當時打電話給我：

「旅長，我們給調開到真茹去麼？」

「是的。」

「哦！」

「哦！」

雄心勃勃的張團長顯然有些憤慨，如其（上）一封進  
攻的命令，我相信他一定穩穩地大笑的，但這時日軍進犯  
的企圖卻更加明顯了，日軍司令部附近的警戒更加嚴重，  
配備了五輛鐵甲車和三十幾輛馬達自由車，具備進攻的  
姿態，寶樂安路口亦設有機關槍四挺，武裝馬達自由車十  
餘輛，士兵三四百人，同時日本小學的海軍陸戰隊亦增加  
至三四百人，日僑紛紛從開北區域搬出，租界當局亦因恐  
察事態的嚴重而於下午四時宣佈戒嚴，日本的便衣隊等  
更東奔西逐，到處出現，這時只需任何方面先發一槍，便可

以造成全部的激戰了！

有人以爲倘若憲兵第六團能於當晚趕到接防，則戰事可不敢發生，這是錯誤的。午夜進攻，佔領開北，這是日本軍事當局的既定計劃，必須執行的。無論當之者爲十九路軍或憲兵團，戰事都是免不了的。除非我們屈服不戰。當日午後八點鐘時，我接到張團長的報告，說是憲兵第六團已有一營到達真茹，一方面因爲接防時間太晚，一方面又因爲憲兵兵力不敷分配，已經用電話商定明

(廿九) 日拂曉開米接替等等。我便令張團長要繼續嚴密警戒，不要因爲快要接防便，疎忽起來。實際上，這時兩軍間的空氣已是非常緊張。張團長這時一方面在準備移交，一方面仍在施行嚴密的警戒。午夜事發以後，士兵能夠沉着應戰，愉快勝任，實有賴於張團長之佈置得法，自然亦有賴於他的勇敢。

日本圖佔開北的野心，果然已到了圖窮匕見的時候。晚上十一點時，我接到戴司令的電話，說是據報日軍有佔據開北的企圖，將於晚上向我軍施行攻擊。囑我轉飭部屬，嚴密戒備。我這時雖尚未見到日軍司令「派兵護僑」的文告，便早已判斷日軍今晚必有所動作了。我接戴司令的電話後，便由參謀主任下通知如下：

一、據報今晚敵有佔領開北之企圖。

二、本旅決在原地固守，如敵來犯，即以全力撲滅之。

三、第六團應即進入陣地，嚴密戒備。其他各團，應在原地準備。

十一點二十分時，張團長用電話報告已遵令依原來配槍，飭

各營進入陣地，另飭第三營營長吳履遜，派兵一連，防守寶山路，協同駐北站的憲兵第一團之一連，及鐵道砲隊，固守北站，爲我軍左翼的據點。並說日軍已經在北四川路天通庵車站一帶集合。我當時告訴他說：

「好好的準備，機會快來了！」

「哈哈，機會快來了！」

我知道時他是滿心高興的，只恐日軍不肯先啓戰端。

十一點三十分時，忽然，在靜默而又緊張的空氣間，聽到一陣極清亮的步槍聲，接着便聽到密如聯珠的機關槍聲……立刻又接到張團長的電話：

「日軍已開始向我們攻擊了！他們由虬江路，廣東路，寶山路，橫浜路，天通庵路，齊雲路等處，用鐵甲車掩護，向我們這邊衝過來……」

「打罷！不許退走，守住原有陣線……」

這便是戰鬪的開始！

我一方面令第六團奮勇作戰，絲毫不可示弱；一方面又第五團準備增援。

在戰事未發動以前，我亦曾考慮過我們的戰鬪力是否能夠和日軍對抗？我的結論是「能，如其我們能排除了自餒的心理！」我歷次對我的部屬訓話，都和他們說明日軍的如何不足怕，如何處有其表，意思就是在排除他們體外的成見。我們每天早晚都憤

怒地高呼打倒日本，的口號，亦是在養成自己的氣概。我在日本住過好幾年，並且在他們的士官學校畢業了業，對於日軍裏面的兵將，將領，缺乏實際的戰鬥經驗，我是看穿了的。日本士兵以能吃苦耐勞名於世，但在這一點上，若和中國的士兵比較，就差得遠了。日本士兵是知道某種事項為勞苦而努力去忍耐，我們的士兵則是長處於勞苦之境，把勞苦二個字的意義都忘記了。我雖然亦曾想到戰事的終局，我們總非失敗不可，但我又想到在中日一切的爭論的總結帳中，我們將無疑地得到最後最大的勝利，眼前雖則戰敗，卻是向最後的勝利前進了一步（我是一個積極的樂觀者）。

何況我們是處在一種成敗利鈍生死榮辱都不暇計及的境地。戰爭約莫開始了半個鐘頭，突然的激亂漸漸於鎮定，檢閱一陣一陣的加密。這時大部的日軍，用鐵甲車數架掩護，由北江路、寶興路、廣東路等，向我們正面的陣地進攻，橫濱路、天通路、青雲路等處的敵軍，約莫六七百人，亦用幾架鐵甲車掩護，向我們陣地衝鋒，來勢俱非常之猛。在這時候，日軍的確是勇敢非凡，他們跟在鐵甲車後而不慌不忙的前進，但這是因為他們還不曾與過中國軍隊的虧，以後他們在前進時，便不敢和這次一樣的毫無戒心了。

我們的士兵是初次看見這種威風凜凜，式樣整齊的敵人，他們眼裏放着光彩，如像獵人發見美麗的鳥。噹噹噹噹撲撲撲撲撲撲撲撲……這是他們日夜所高呼要打倒的敵人，這是侮辱我們的國家，欺凌我們四萬萬同胞的敵人，這敵人就在目前，這預備來屠殺

我們自己，預備來佔領我們的土地，殺戮殺戮殺戮！一陣威聲，一陣槍聲，撲撲撲撲……一陣機關槍聲，跟着來掃張皇的敵人，一個一個的倒下去，倒下去……

鐵甲車在突停了一下之後，又衝進來了五十碼了，三十碼了！手榴彈像雨一般的飛出去，在一陣巨聲震耳和灰塵飛騰之後，鐵甲車回轉了頭了，驚慌無措的敵人，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逃走，撲撲撲……機關槍又活躍起來，從左邊掃到右，又從右邊掃到左。一剎那，除了錯錯落落橫着許多敵人的屍骸外，什麼都沒有了。

在這一剎，我們在報告上寫着道：

「敵敵三百餘人，傷敵數百人……」但我們還未嘗捉住他們的鐵甲車，只把他們炸傷了兩三架。

這是我們和日軍初次的一番試戰。我們最大的發見是：自己的士兵的不可思議的勇敢，和敵人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懦弱。在選初次的戰役中，我們便產生了好些勇猛驚人的戰士。第五團第一營第二連的下士班長潘德章，當敵人在廣東街口，用鐵甲車來衝鋒時，他沉着用機關槍掃射，擊斃了好幾十個日軍，後來一顆敵彈打中了他的左臂，他仍舊不走，咬住牙根，繼續射擊，終使敵人狼狽而退。同連的上等兵伍培伍，全兄弟二人，在湖北寶山路和敵人肉搏，他們奮不顧身，左衝右突，見一個刺一個，刺斃了約莫十幾個之後，終於為害人所害，因為敵人比他們多十倍。第三連的中尉謝附，紹平和上士班長張桂標，在湖北寶山路寶源路口，當敵人衝

過來時，他們嚇唬如狂，在擊倒十幾個敵人之後，他們亦着了傷，同伴勸他們退去，他們卻反而走上前，終於在一陣敵方的砲火之下，以身殉國。其他像第二營第五連的連長鐘國華，第三營第八連少尉連附，都在截擊敵人的鐵甲車上，顯出特殊的勇敢和造成可讚的紀錄。此外奮勇殺敵，慷慨犧牲的不能指數。他們臨陣的勇敢，是他們自己所沒有預想到的。

日軍經過一次的挫折後，必定用更大的力量，更凶的形勢，來作第二次的衝鋒，這是我們所立刻預料到的。這時除正面的力量足資支撐外，我又另調駐在江灣附近的第五團第二營，推進至江灣前面勞動大學附近，并由該營派出一連至八字橋，對敵人作伴攻之勢，以牽制敵方的兵力，同時並掩護在天通路沿雲路一帶的第六團第二營的左翼。

我們的判斷沒有錯：敵人果然在午前一點四十分時，由虬江路口，廣東路，寶興路口等處，向我正面第一營的陣地衝鋒，人數約在一千五百人左右，仍舊用鐵甲車掩護。同時並佔領附近扼要的洋房，架住機關槍，向我們的陣地射擊，復在洋房上面拋擲手榴彈，炸燬我們的防禦工事。在這樣猛烈的衝鋒之下，我們的士兵仍然一步不退，用手榴彈和他們對擲，用刺刀和他對格，有時則轟然一聲，使敵人和自己都碎身於手榴彈的爆炸之下。

他們的鐵甲車直衝過來，突破了我們的陣地，把我們的士兵分成兩段！但誓死不退的士兵，反而跑上前去，用手榴彈向車上拋

擲！他們為想炸燬敵人的鐵甲車，每肯讓自己炸得粉碎，這種犧牲的精神，真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有時鐵甲車衝過來了，他們一點不慌張，只是一顆顆的手榴彈，向眼着車後前進的敵人拋去。等待他們走得近了時，便將刺刀衝上前去肉搏，所以到後來就是有鐵甲車掩護着的敵人，亦張皇畏縮不敢前進了！他們的鐵甲車一連衝了五六次的鋒，都沒有把我們的陣線衝退，因為我們的陣線給衝破了之後，接着是一場白兵戰，白兵戰之後，陣地又給我們奪回來！一次，二次，三次……我們死亡的人數雖然多，但他們陪着死的更多，到後來，我們一共炸燬了他們五架鐵甲車，他們的衝鋒這才停止。

但我們的損失亦是很大的，在危急時，該營的預備隊亦調上來增援。後來我們佔領了各路口的商店樓上，用機關槍對準他們射擊，並在上面拋下手榴彈，給敵人以極大的損失。可是在敵人狼狽地退去時，我們亦不會追趕，一則因為是深夜，二則自己的損失亦實不少！兵士傷亡甚多。最可痛的是機關槍連的連長張金山和該營的營附陸彬，均在這一役裏陣亡。張連長和陸營附都是我們隊伍最勇敢的份子。陸營附在中了彈時，還是繼續前進，口裏大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走了幾十步，才倒地身死。張連長給敵彈射中臀部後，仍負痛指揮，大呼殺敵，至不能支持時，始仆倒地上。

同時天通路，青雲路，橫浜路等路口我們左翼的陣線，亦遭受敵人猛烈的攻擊，他們的人數約在五六百左右，同樣地用鐵甲車

捷護街等。經過了幾次的肉搏之後，青雲路和橫浜路兩處路口的防禦工事都給他們的鐵甲車衝毀了。這是敵人付了很大的代價才做到的。但我們的士兵並沒有卻走，他們靈捷地攀登了兩旁的屋頂。繼續用手榴彈和猛烈的射擊阻止敵人的前進。橫浜路的窪坑，光明玻璃廠都是最扼要的據地。敵人在遭受了相當的死傷以後，便紛紛地向來路退卻。在他們的意見，一定是以為中了我們的伏兵，所以才不敢戀戰。我們把陣地恢復後，把防禦工事又重做起來，依舊據險而守。許多士兵奪獲了日軍的盔帽，高興地把它戴在頭上。

各處的槍聲，一陣密一陣，繼續地響着。敵人雖則不再頻仍地作猛烈的衝鋒，但仍想以猛烈的炮火將我們壓退。我們則趕這個時候從事於更堅強的新的佈置。在虬江路附近，設置了兩門迫擊砲。第六團第一營的營長利長江指揮，在青雲路亦安置了兩門。歸國團第二營的營長吳康魁指揮，另外還飭第五團團長丁榮光派第一營（缺一連）開赴剛北，歸張團長指揮。該營於二時許到達嘉興路。當時張團長因為他的第二營死傷甚多，能力減薄，便令丁團的第一營在寶興路和橫浜路一帶接防。他的第二營向左面縮短防線，警戒天通庵路和青雲路兩處。令新開來的五團第一營營長熊慶，將一連的兵力附機關槍一挺，接防寶興路。右面與第六團第一營連絡，並用同樣的兵力接防橫浜路。左面和第六團第二營連絡。其餘的兵力都為預備隊，控制於中興路附近。我想日人決

不肯就此罷休的。他們收集了新的勇氣之後，一定再來比較一下。因此，約莫三點鐘時，我便下令着第五團的團長丁榮光，把該團的第三營全部率來剛北，增厚兵力。丁團長於三時五十分時，率兵到達青雲路，便命第三營的營長陳德才，將該營增加在青雲路至八字橋之間。右翼連絡第六團第二營，左翼連絡以前在八字橋之一連。同時張團長並將所屬第二營，撥歸丁團長指揮。此時丁團長的陣地是從寶興路口，沿天通庵路，青雲路，直至八字橋。丁團長這種佈置是極為適當的。這樣的佈置清楚之後，我們便洗着地等待着敵人的主力部隊，來作第三次的周旋了。

這時除了正面的陣線，仍有多少敵人在作無效可期的攻擊外，其他方面都轉歸沉靜。我們在正而的力量是可保無虞的。

經過這數小時的激戰之後，我們得了兩種經驗：第一，應以要沉着。敵人的衝鋒是一鼓作氣的，只要經過十幾分鐘的激戰便崩潰起來。他們情形非常慌張，動作又極遲緩，這完全是缺乏實際的戰術經驗所致。第二是應付鐵甲車的辦法：鐵甲車是掩護衝鋒的利器，敵人憑藉鐵甲車的活動，常幾次衝過我們的陣地，而我們遭受了相當的損失。但我們的官兵隨即聰明地發見抵抗的辦法：第一種是俟鐵甲車迫近時，用手榴彈將牠炸爛，手榴彈拋在車底下的炸燬力最大。另一種是讓鐵甲車衝過，先以全力對付車後的步兵，然後以一部分迫近車旁，將車炸爛，或則是預伏着機關槍，讓他們一直衝過之後，從後面痛快地射擊。這時前後夾攻，敵人一



定突卻了抵抗的力量。

敵人飛機的出動是在二十九日早四時四十分左右。牠們對住我們的陣線，拋下炸彈和燃燒彈，但並不很準確。這初次飛機的襲擊，的確曾給我們以甚大的威嚇，這是一種我們不能肉搏的東西；一種使我們的步槍和機關槍的力量，減少到差不多等於零的程度。東西軋軋的聲音，使我們的心慌動，使我們不得不接起頭去看。但我們的官兵仍保持着常度，我們的陣線沒有絲毫的鬆亂。機彈大半拋在民房上，一候時間，廣東路、橫浜路和寶山路一帶的商店民房，紛紛着火，並且迅速地蔓延開來。這時我們一面積極應戰，一面從事於救火的工作。但後來收效甚少，東邊撲滅了，西邊又燃燒起來。

敵機一出動時，我立刻令駐在大場的高射砲連李連長率領所部高射砲兩門，開來阿北前線，擔任防空，同時並通知各團，就所在陣地附近，指定輕機關槍，專司擔任射擊飛機，以補高射砲之不及。在空戰一方面，我們祇能採取消極的抵抗。我常常想到這回松滬之戰，倘如我們有了和敵人力量相等的空軍，我相信我們的戰績一定超出一般人的意料。不必講到炸燬他們的戰艦和航空母艦，就是阻住他們的飛機，使他們不敢在空中自由偵察，自由擲彈，亦就夠使我們佔優勢了。飛機對於一個沒有抵抗的敵人，所發出的威力，真是不可思議的大。

敵人的飛機在我們頭上盤旋約莫半個多鐘頭，擲下了好幾

顆炸彈之後，我們知道他們的步兵一定又來衝鋒了。果猶在，五點三十分左右時，他們又用鐵甲車掩護步兵，向我們正面的陣地攻擊；我們在應戰了十幾分鐘之後，決定轉取攻勢。在猛烈的砲火中，我們的隊伍直衝至松滬鐵路東邊，企圖截擊敵人的後方。而將他們全部撲滅。這樣一來，敵人完全慌亂失措，一部分流水一般的向北四川路潰走，還有一部走不及的，便給我們圍住。他們伏在廣東路的洋房內，負隅頑抗，同時並在廣東路口鐵道附近一帶，縱火焚燬民房。火勢之烈，使我們後來沒法撲滅，我們亦因為恐怕太深進了，讓他們截住後路，所以在追擊了一陣之後，仍舊退駐原防。

在這幾次戰役中，我們的陣地有失而復得者，特別是天通庵車站為爭奪之要點；在戰爭初起時，該站曾一度給日軍佔領，但當我們第五團的兵士趕到時便奪回來了。此外，廣東路口等處的陣地，亦曾為敵人的鐵甲車所突破，但我們終用苦戰而使敵人退卻，並且使他們遭受嚴重的損失。此時我們為準備應付日軍所最優為的拂曉總攻擊起見，不得不有相當的後備隊以資調遣。可是我們兩團的兵力都已完全用在前線陣地上了。後來我用電話請師長加派隊伍以為後備，師長隨令第一五五旅的第三團第二營師我指揮，該營於七點左右時到達大場，聽候命令。這時我為振作士氣和便利指揮起見，留鎮阿北第六團部，並隨時出外巡視各處工事。勉勵士兵，令參謀主任丘國珍初在大場指揮新到的三團二營策應後方。

這時天已微明，敵機又在天空出現，他們到處偵察，毫無忌憚，並隨意灑下燃燒彈和炸彈，使各處起火。除了一彈中在湖州會館內的軍警聯合辦事處，一彈中在第六團第一營營部外，其餘部中在民房上，引起極猛烈的火禍。這時我們的高射砲亦極活躍，各處的步槍和輕機關槍，陸續地向空中射擊，據報告說，敵機有兩架受傷，一中機翼，一中機身，但仍能安全地飛回去。

在上午十點左右時，又開始一場劇戰。敵人知道急切地不能衝破我們的陣地，所以先用極強烈的砲火向我們壓迫；同時敵機亦在空中到處擲彈，許多民房和商店都陸續起火，煙霧漫天，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就是在這個時候着火的。我們仍舊用高射砲、步槍和機關槍向空中射擊，但這種射擊反而向敵人表示我們對於防空方面力量幾等於零。敵機繼續擲彈，我們的陣地亦有幾處炸壞；一會兒，北火車站的鐘樓和大廳亦起了火，停留在站內的中央鐵道砲車，亦給炸壞兩節，同時防守北站的憲兵一連，因為受不住砲火機彈的壓迫，便紛紛崩潰下去。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的火焰漫天，已成無可救滅之勢。我國文化的寶藏無端遭受了這樣的浩劫；我們對於日本軍閥的殘暴無理，是永難有忘記的一天的。

在這樣強烈的砲火和兇猛的轟炸之後，敵人又仍然藉着鐵甲車的掩護，用千餘人的兵力，向我們寶山路、虹江路各路口猛烈地衝鋒，目的是在佔領北站。在憲兵退去之後，北站已是空虛得很，

所以當時張團長急調該團第三營營長吳履遜率師部（缺一連）預備隊，增加在虹江路口和寶山路口等處，同時兼顧北站方面。我們正面的陣地，本來是極為堅固的，外加士兵對於屢次抵抗的勝利，產生了極大的自信心，由這種自信心產生了勇敢和鎮定，所以雖則在這樣強烈的砲火和衝鋒之下，仍能沉着應戰，毫不示弱，一直維持到敵人的氣盡力竭時，才又轉守為攻，用槍口厲聲敵人的背後，並且自戰事發作以來，他們對敵人的憎惡更加深切起來，因為他們之間，有許多在陣地上犧牲了，有許負了傷給擄了回去；他們因為日常相處非常親密的伴侶，受了敵人的殘害，激起了極端強烈的復仇的願望，所以他們在陣地上，沒有一個肯先行退走，有許多營長官下令教他們退卻時，他們寧願違背命令，繼續在原地作戰，一直到他們擊退了敵人，或則是為敵人所殘害在衝鋒時，他們更爭先恐後，發狂一般的大喊，每至肉搏的時候，便是他們所最快速的報復的機會。

戰事正到激烈的當兒，憲兵的第六團第一營恰好從蘇州趕到，我便令他們歸張團長指揮，並令該營營長李上珍率領所部前往北站，確實將該站偵領，另以一部分佔據該站附近的洋房，據險死守。這樣我們幾瀕危急的右翼據點便恢復了。

這時正面陣地上的砲火仍舊猛烈，日軍一次衝鋒失敗之後，又重新的來過一遍；照例是先來一陣強烈的砲火和轟炸，接着是用鐵甲車掩護着的步兵。這樣的反覆演了六七次，一直戰到下午

一時左右，才斃了下去。這次敵人死傷二百餘，我們一百餘，無辜的平民給炸死的沒有確數。我們還犧牲了一個勇敢的上尉，第六團第三營一九連的連長林玉。他讓敵人射中了頭部，即時身死。他中彈後，他的所部即刻反守為攻，使當面的敵人終於不支而退。

第六團第一營第二連有一個二等兵宋德洪，在虬江路和強敵頑抗，他的精準非常正確，一連擊斃了十幾個敵人，敵軍紛紛散走後，他趕出來拿敵軍的槍械，為一個受傷未死的敵人所襲擊，他於負傷之餘，仍將該敵人擊斃，拿回了好幾枝槍，這件事許多士兵都在談着。

另有一個連長，他在戰得酣興淋漓時，他除去了衣服，只管向前衝去，但他並沒有碰到敵軍。

敵人在經過這幾次痛苦的經驗之後，雖則決不肯就此罷休，但亦非重新鼓起新的勇氣和收集新的力量，不再輕易地來嘗試了。但敵機因為活動無礙的緣故，仍舊在空中偵察和擲彈，這時只有清亮的高射砲聲和散兵線上的步槍聲陸續對答，偶然亦聽到連續的機關槍聲，但在一番激戰之後，這些機關槍聲並不能使空氣緊張起來。各處的民房仍舊焚燒着，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的上空，籠罩着濃黑的火烟，紙灰隨風飛揚，四處皆是。我們的教育界，特別是我們全國奮發有為的青年學生，將永遠不能忘記日人這種暴舉。

敵機繼續活動，據報在下午三時左右，我們的高射砲又擊中

敵機，但並沒有將牠擊下，各處仍然有小接觸，槍聲一陣緊一陣的響着。

下午六點鐘時，奉師長轉下軍長命令，將六十師第二團第一營歸我指揮。該營在六點三十分時到達開北，由我撥歸張團長指揮，在寶興路附近各陣地增防，同時中央鐵道砲隊亦從後方閉圍北站左近，當即令其控制於共和新路口附近，警戒北站西南一帶，掩護右翼的陣地。

七點三十分時，有一百左右的敵人，向八字橋附近的日本玻璃廠進攻。那裏我們有兵一排，便用機關槍向敵人掃射，戰爭只延長到十幾分鐘，敵人便從天通庵路方面退去。此外在別的陣地上亦有小衝突，敵人的隊伍中者有幾個中彈倒死，其餘的便潰散了。

八點左右時，我接到軍長的電話說：敵人托英美各國領事出任調停，要求停戰。我們尊重各國的領事的請求，已經答應了，前線的兵士，看即停止放槍……我即轉令各團如下：

- 一、軍長要電請各師停止放槍。
- 二、如敵不向我求戰時，除嚴密監視外，應即遵令停止放槍，備敵來攻，仍就地撲滅之為要。

這時我們全線便奉命停止放槍，聽候上方的消息。

對於停戰，我們完全不抱樂觀，但亦不因之而抱悲觀。停戰只是敵人在屢次失利之後，深怕我們乘勢反攻，聊為緩兵之計，以候待大批援軍來滬的計劃。敵人決沒有停戰以持和平解決的誠意。

若是有這樣的誠意時，這次的戰事根本上就不會發生了，何況他們在屢次挫折之後，所謂世界第一等強國的聲威已無形中受了損辱，他們豪誇的大言，變成了對於他們自己的嘲笑，所以非大大地打了一場勝仗，是無以解嘲的。並且在這時候，他們軍事發動的目標，一點亦沒達到，反而遭受了損失，這在心胸狹隘的日本人，是萬不甘心的。他們只是希望在停戰的時間內，佈置一場更大的戰爭罷了。所以敵人的詭計，在我們是完全看穿了的，不過因為權衡的關係，我們仍然接受這種請求。

雖然是停戰，只是停止規模較大的戰而已，實際上敵人的小部隊，仍舊不斷地向我們各處的陣地進襲；自然我們這邊亦不會示弱，凡進攻的敵人，都使他們受多少損失，敵人這種舉動，完全是怯弱的表現；因為怯弱，所以反而向我們示威，使我們不敢乘虛進攻；我們因為上方的命令，只要他們不來挑撥，便亦不去攻打他們。但在十點鐘時，戰事又忽然急劇起來。

自早上敵機到處轟炸，以致引起極大的火災外，敵軍還在廣東路、精浜路和寶山路一帶縱火焚燬民房，火勢浩大，終日未息。我們原有的陣地則被，差不多都被焚燬。火燒所及，士兵不能立足，所以只好將陣地向後路為移動，亦許是因了這個原因，日軍以為有機可乘，所以不顧信守，在晚上十點時又大舉來攻，日人的狡猾高

端，是我們所知道的，雖然在停戰時間，我們的戒備一點未常疎懈。這時除一面奮起迎戰外，一面即令大場參謀主任丘國珍率領第三團第二營，開來河北，命令同時因為瀏河全無敵蹤，所以把在瀏河警戒的一連亦調回，丘參謀主任十一時先自趕到，三團二營則在午前（三十日）一時，由李營長與吳率抵開北，太陽廟即駐嘉興，寶善館為總預備隊，瀏河之一連則在午前二時歸回原營。

刺戰繼續着直至機曉，北站和虬江路一帶的砲火最為猛烈，但雙方陣地並無變化，同時敵艦向我們繼續開砲，賊艦連日，但不曾與我們以若干損失，天通庵路和青雲路一帶稍為安靜一點。

我因為判斷敵人停戰之計，在於獲得時間以從事佈置及等候援兵到滬，決非有誠意可言；兼之破壞約言首先開方者為日軍，所以向軍長報告日軍背約作戰後，並陳述轉取攻勢的計劃。我的意思是就在廿九日的晚上，對日軍施行猛烈的襲擊，佔領敵人的江灣路司令部和北四川路日本小學一帶的根據地，使敵人因失其根據地而運動失效，並進一步將他們全部趕回滬上，事實上我已經作這樣的佈置，但因為係在停戰期內，未蒙軍長允許，後來敵人的援軍大增，種種的防禦工事亦增加了強度，這種計劃便不易實現了。

（本報完全文未定）

# 淞滬 血戰回憶錄

(二續)

翁照垣



在三十日這一天，雖則是在停戰的期間內，敵人仍然向我們這邊射擊，步槍聲和機關槍聲，時起時息。自然這些槍聲裏面，亦有我們的在內。這頗使我們詫異，為什麼正式作戰時，攻擊精神並不見得如何旺盛，卻在停戰的時候，大顯其威風。大概是因為流遠的射擊，比肉搏來得安全一點罷！我命令我們的士兵，對於敵人零星射擊，不必打理，但如他們試着想衝過來時，便應當不讓他們回去。自早至晚，他們的飛機繼續地偵察着。對於這種往還低翔自由出沒的敵機，我祇覺得痛心而已。

### 四 停戰和停戰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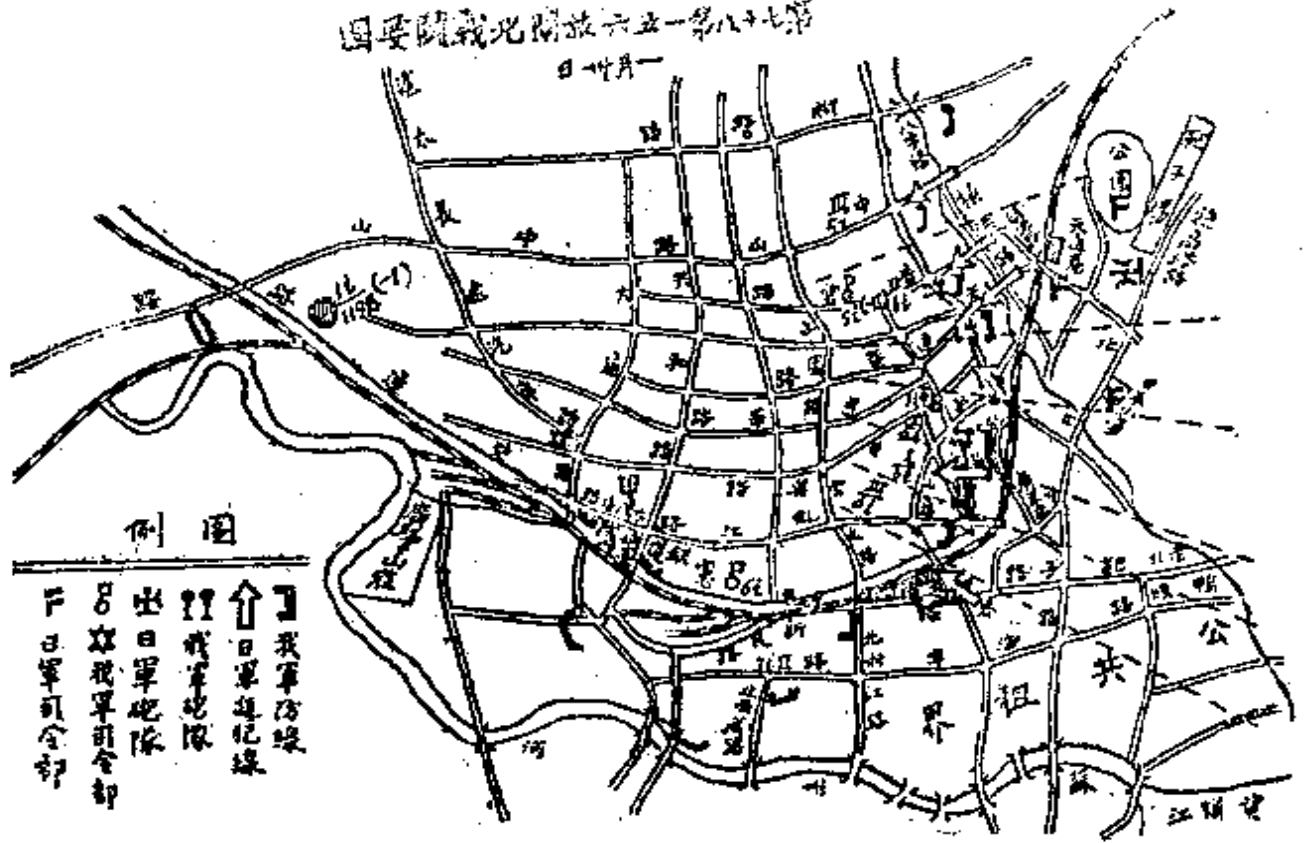
我上面說過，停戰只是大戰的醞釀，日人決不能毫無所得而結束這一場不體面的爭鬥，我們亦決不能接受日方無理的要求。各國領事的好意，是沒有力量來銷滅這回戰爭裏面的貪狼的跡

機，不過上海是一個國際市場，陸陸的砲聲，免不了驚擾外人的好夢，所以才有停戰這一幕，而實際亦只是停一停而已，戰則仍是

要戰的。

這時寶山路一帶的火，還繼續地燃燒着，我們的士兵除一面加緊構築強固的工事外，另一部分從事於撲滅火患。許多房子都給燒剩一些碎瓦頽垣了。

下午六點鐘時，據報敵人的陸戰隊，用十幾架卡車裝載着，由租界經過，運往滬西，並向滬子灣方面前進，好像將從中山路進攻我們開北右側的樣子，同時並聽說敵人有便衣隊一千多人，將由



垃圾橋通過北兩鐵路，襲取北站，這實在給我們以一個大威嚇，但這個消息後來證明不確。當時我便派第三團第二營的一連，前往恆豐路對麥根路一帶警戒，另外派一連，附機關槍一排，前往北西藏路一帶警戒，同時並呈請師長加派隊伍警戒中山路，掩護河北的右側背。後來軍長加派了六十師第一團（缺一營）由真茹開到中山路附近一帶嚴密警戒。

敵人這次破壞了租界莊嚴的中立性，利用租界掩護，向我們進攻退守，是一件極不公道的事。租界當局之放任日軍依據租界作戰，是一件極大的失職。但我們知道租界當局實際上是沒有力量去干涉日軍的行動的。我們嚴守租界中立的行動，雖然可以博得國際人士的同情，但實際上我們是受了損失的，不單使我們在戰國上處於被動的地位，並且使以後的外人，過分信任租界的力量；因為同一在上海的範圍，剛北是夷為一片平地了，但租界上仍然洋樓高聳，歌舞昇平。使人們想到租界是中國的天堂，而租界以外是地獄。這種心理的影響，至使有些中國的人民，驟然贊成自由市的計劃。事實上，中國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都受到租界的危害，這回的事件，正是租界存在的必然性罷了。

當時我確實主張：不管他租界不租界，凡是日軍所在的地方，無論以之向我們攻擊，無論以之策劃或運送，我們便有所進去而把他消滅的必要。如其日軍的槍聲係發自蘇州河

以前，則我們亦無須乎因為他們是英、美或是任何國的隊伍的防區而停止在不抵抗的地位以自誤。日軍的砲從什麼地方打來，我們的砲亦向什麼地方打去，這是最公道的，這亦是事實上所必要的。如其租界當局以力量不足制止日軍的行動為言，則我們正好盡一點義務去幫助租界當局完成他的責任。所以在晚上我又向師長具陳計劃，以為日軍的要求停戰，決沒有誠意可言，只在等待援兵以圖大舉而已。我們犯不着上他們的大當，況且自停戰以來，日軍還是繼續地向我們放槍以掩飾其虛弱，語言已自彼之行動而破，我們更沒有遭受的義務。所以正應該乘敵人的援兵未到以前，將蘇州河以北至楊樹浦一帶的日軍全部廓清，使敵人援軍到時，失去了作戰的根據地，同時並請師長再請軍長增派隊伍，以便即晚實行這個計劃。但軍長因為一則係在停戰期間，二則因為係進攻租界，所以這個計劃並沒有實現。

就是從今天開始，我們接受民衆的鼓勵和慰勞，有許多民衆的代表和個人，來向我們表示極極的同情和擁護，並贈許許多極有意義的東西。接受這種真誠的慰勞的聲言，這是我們生平的第一次。許多民衆的代表中，有的陳說了許多讚美和勉勵的言詞；有的甚至連話都說不出，只是用神情來表示他的極極的擁護。他們的意恩是這樣：我們所做的，是他們所想做而做不到的，我們代他們做了，所以他們要表示感激。這種意恩是極為偉大的，他們給我們以極大的鼓勵，極大的啓示。我們為什麼打戰？為什麼犧牲？自然

是為國家，亦即是為民衆，使我們成爲衛國的工具，成爲民衆的僕人。這是我們的天經地義。我們應為國家爭護，使爲民衆伸冤抑。這是我們的光榮。值得我們用生命去爭取的。我不能形容民衆在這四所給我們的鼓勵的深切，亦不能形容民衆用我們身上的熱情，將永遠生出良好的效果。自這種不宣義的戰爭所引起的軍隊的奮起和民衆的關係是金石一般堅固團結着的。自這戰開始至終結，民衆所表現的力量是比軍隊的大。我敢說，是比軍隊的大。這種力量是為全開，這種波動，使整個民族的靈魂漸漸覺醒，漸漸奮起，以至於中華民族完全的復興。這種力量是民衆給與軍隊，暗示軍隊，驅使軍隊，而使之將這種力量表現的。要是不然的話，何以這四的戰爭，我們的士氣特別旺盛？何以許多戰士都以陣亡為光榮？何以他們能堅持於這次戰爭的重義與他次的根本差異？他們這種內心的驅使就是民衆的力量。由這種內心的驅使所表現的，就是民衆力量的表現。而民衆的偉大的同情和實際的援助，更使這種力量表現得有力和恆久。我永不能忘記軍長有一天對我們的訓話：「這四戰爭上所表現的力量是民衆的，所以，如有光榮可言，亦是民衆的光榮。惟民衆的力量才是偉大的真實的力量，離開了民衆，我們便失去了內在的生命和存在的價值了……」

——直到現在，民衆都對我們維持着最深厚最親切的好感。給我們以最寬大的原諒和對我們作最深切的期望。我常常想：在這個小小的國際戰爭裏，我們所表現的力量，正是微薄得無可形容。

但已經能獲得民衆這樣偉大的擁護，我們的民衆真是容易滿足得！這真是一件可傷的事；如其我們不是一個積弱的國家，不是受慣了人家的欺壓的，則像這回這樣的戰績，正是應該受民衆所唾罵的。但是從此亦可見中國軍人報國的容易和機會的多了，我們還不知要有多少次對外的戰事，我們身爲軍人的，嘗着這許多可以成功立業報國救民的機運，我們自己應當如何的慶幸，如何的奮勉！

晚上，日軍仍間斷地向我們的陣地放槍，但沒有猛烈的襲擊。

三十一日的拂曉，仍可聽到極疎落的步槍聲，但此後便歸沉寂，一直至上午九點左右，天空裏又佈滿了日機了。這次日機出動，一共是十七架，目的在於示威；在我們的陣地上盤旋將近一個鐘頭，並在租界的上空往來好幾次。下午三時左右，牠們又在空中出現。這時各國的領事和雙方的軍事代表，正在某領事館如何休戰，這些飛機便是在空中隱示日方的條件的。我不知道調停者有什麼法子融合雙方的意見，使日軍廢然而返。這未免汗了一等強國的威風，使他們懼奪開北以去麼？我們還有一絲抵抗的力量，用強力取去則可，拱手讓人則不可。這中間如其有所謂公允的和平辦法可尋，則戰事根本就不發生了。我相信中國和日本間的糾紛，只有從事戰爭以求最後的解決，以前這樣，以後亦是這樣。對付日本，無所謂大盪或慷慨，無所謂容忍，無所謂和平，只可在將其整個擊破之後，然後再來和他們講求親善。那時候日本便會成

爲一個愛和平講信義的國家。我們已受了多少的教訓，歐美亦有同樣的經驗，對日本只有武力的解決。

所以對於停戰，我們絕對不能留有什麼結果，但我們亦終於提出唯一合理的辦法，就是日軍先行撤退，我們除此之外，絕對沒有別的話可說，因爲這時日軍的腳，是站在我們的領土上面的。日方對我們的要求自然不用說了，他們那裏有誠意，只是一心在等待援兵罷了！

停戰三天期滿後，我們將碰到更大的逼迫，這是一定的。好在我們都準備着。師長在午後三時來了一個命令，各部應該將預備着的子彈，安放在陣地附近，並預先分散開藏，以避敵機的轟炸。一方面並盡的增加防禦工事的強度，並多築掩蔽部。大概在停戰期滿之後，敵人將有一度海軍猛烈的砲擊和飛機兇狠的轟炸。

民衆方面的慰勞更加熱烈起來，各種食物紛紛運至，有些並直接在前線分發給士兵，這在兵士們亦是初次的經驗，他們的感奮之狀，自然是不必說了。許多食不完的東西都拿來分濟難民，難民們亦爭先恐後幫忙士兵們工作。這是一種極爲動人的現象，在這種危急的國難中，無論那一階級的人，都會自然而然的結合起來。同時這些難民的處境，卻成爲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他們時常壓迫一處，特別是飛機在頭上飛來時，他們不特不知道趨避，反而聚攏起來，好像可以互相倚仗一樣；有時都整批地犧牲在重炮的敵彈轟炸之下，因爲敵機只以表示威力爲目的，不分武裝的士兵和



赤手的平民的。其次，他們的食料亦成爲問題，所以當時我當面請宋子橋許世英二位先生，請他們設法把這些難民送往後方，這工作以後是做得極爲完滿的。

二月一日的狀況同昨天一樣，我們繼續增加防禦工作，特別是對於防避飛機方面。敵人的步哨仍然零零落地向我們這邊射擊，第五團第一營給敵方擊斃一名勤務兵，擊傷一名士兵。

在這時候，我時常和我們的連排長談話，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想不到東洋兵這樣容易打！」我問他們爲什麼呢？他們說：大戰時，日軍的標準異常不準確，甚於把顆彈在鐵軌裏，儘管向前面亂放，他們所依賴的完全是砲火，沒有砲火和鐵甲車的掩護不敢前進。砲擊方面，我們自然比較喫虧，所以我們的策略全在引誘日軍前進，來和我們用機關槍手榴彈以至於刺刀決個勝負。果然在一陣猛烈的砲火過後，我們這邊一點動靜亦沒有，於是敵人認爲我們是受了重創或則是完全嚇住了，他們便蹣手蹣腳的跟在鐵甲車後面過來衝鋒。到相當的距離，我們的機關槍和步槍便一齊活動，再近時使用手榴彈，在這個時候，敵人鮮有不張皇失措的，他們沒有向前衝擊的精神，只管尋覓掩蔽的地方，而且他們的運動又非常遲緩。凡此種種，除了因爲沒有實際作戰的經驗以外，還有一種原因，就是他們沒有一種內心的鼓動，他們不明白爲什麼好好地要向中國人進攻，要把中國人殺斃，他們是普通的士兵，不能完全理解日本軍閥的心理，如其他他們明瞭戰爭的理由時，則這

戰爭完全是侵略和壓迫的行爲，不能鼓動他們的勇氣。日本軍閥利用他們來作戰，所鼓動的，就是他們平常厭惡輕蔑中國人的心理，以殘殺下等動物的態度來殘殺中國人，用這樣的心理時，若不是碰到強烈的抵抗，亦許可以一直殺下去，但不幸而碰到意外的敵手——這在他們真是完完全全的意外，做夢亦沒有夢到的——所以便沒有方法掩飾他們內心的怯弱了。從前日俄戰爭時，每個日人都以新戰死的精神去衝鋒陷陣，他們在出發時，他們的家人亦勉勵他們去戰死，不要活着回來和他們見面，那種悲壯果決的情形，真是使敵人聞而膽戰；但兩年他們出兵濟南以及這回出兵淞滬，這種精神一點亦見不到，他們自己既不願意去戰，他們的家人更傷心流淚，囑他們珍重保身，後來聽說竟至有索夫團的組織，從這一點看起來，就可明瞭日軍這回的不能戰和不敢戰的最大原因了。我們的被壓迫，比日俄戰爭時代的日本痛苦得千倍萬，而日本的高壓和侵略亦比當時的俄國橫暴得千萬倍，因爲地位的轉移而影響精神的衰旺，不然的話，像日本這樣訓練嚴緊配備周全的陸軍，若是有着我們這種被壓迫者的高張的救國情緒，在內心流瀟着，則他們的力量，簡直是不可抵抗的。不要說是關北就是歐戰時的凡爾登罷，不要說是我們武器單薄的隊伍，就是守凡爾登的法軍罷，恐怕亦是抵抗不住的。日本軍閥沒有把這一點打在算盤內，所以他才敢說出幾小時內佔領關北的話，我們自己亦沒有把這一點打在算盤內，所以一向總是壓自己的氣，我記得

去年在警衛軍第四旅當兵時，有一個德國顧問和我說過：中國的軍隊要訓練到可以和歐洲的軍隊打戰時，起碼要六十年的工夫。我當時嚴正地對他說：只要六年就夠了！這回的戰爭，並不是要十九路軍才能夠這樣戰，中國的軍隊，無論那一軍那一師，只要能夠排除自餒的心理，只要能夠決心去犧牲，都能夠同樣的戰，這是我敢於斷言的。

實在說起來，這次日軍作戰的精神，還不及江西的共匪，雖然他們憑藉銳利的戰具，能力比共匪的大，我們最初預備用兩三人去拚他一個，後來便想用一人去拚他們兩三個了，其實如其用兩三人去拚他們一個，在他們已經是一定要失敗了，所以我說只要我們能從被壓迫淪辱的地位奮醒過來，不要自餒，決心去犧牲，莫說不要六十年，就是六年亦不要，我們眼前就可以同心一志，去和壓迫我們的敵人清算一百年的舊賬了！

停戰果然沒有雙方可以接受的條件，只約定休戰三天，雙方請示政府而已。我們的士氣，並不因戰爭一停而冷淡了下去，他們興高采烈，磨拳擦掌，態度又緊張又安閒。他們眼見高級的長官都來在前線督戰，軍長師長向他們訓話，他們真是又堅決又鎮定。

二日午前一點時，接到師長的命令如下：

一、奉 總指揮部二月一日午後五時三十分命令：

1 在上海租界分向西北虹口路等處之敵，經我軍痛擊後，退回租界及江灣

以東一帶，據各方報告，敵方已頗具二種，有由吳淞上陸登陸，大舉進犯之企

2 本軍以待機殲滅敵人之目的，對佔領虹橋、老新橋、大楊、胡家莊、陸渡之線，保持主力於鐵道以北之地區，待機將敵一舉而殲滅之。

3 七十八師附小炮一連（欠第一四兩團）佔領虹橋——北新橋——江新

橋——江蘇車站之線，保持主力於鐵道以南一帶地區。

第一五六旅第四團佔領吳淞，為我軍右翼據點，前死守之。

第一五五旅第一團佔領南市，各要點前死守之，後據報告如下：

第一五六旅附小連連（欠第四團）經吳淞（欠一營）佔領閘北，其前線

陣地，敵向吳淞，曾候命令。

4 六十師佔領吳淞車站北端——大橋——初家莊及其北方之線，保持主力

於中央（派出一部至閘北，擔任警戒，注意敵艦之行動）

該師應派一團至中山路口，對曹家渡日本紗廠方面警戒，並與前線各切實

聯絡。

5 作戰境界之區分及警戒：

七十八師六十師間以閘北沿鐵路之線，讓上屬七十八師。

各部隊應於其陣地前方，掃蕩派出警戒部隊，構築防禦式之堅固工事。

6 各部隊本陣地，須構築堅固之掩護障礙物，及障礙之外，尤須注意從敵假

工事，以收破壞。

7 六十一師之一二二旅為預備隊，集中南浦橋，（連師一二一旅防務修

交完畢，撤開南浦橋中）

一師基於上命令之要旨，決定處置如左：

1 一五五旅（欠第一團及第三團第二營）應佔領虹橋——江蘇車站之線，

左翼與六十師協同聯絡，第一團佔領南市各要點而前死守之，掩護後軍

右翼。

2 一五六旅（欠第四團）應兵部六區（欠一營）及一五五旅第一團二營

又小砲一連，連發砲時，砲聲連綿，砲團與砲團，行機命令。

第四團附小砲一連，工兵一連，隨砲團前進，砲團與砲團，行機命令。

這樣地全線佈置完畢之後，就只得敵人的生力軍來試驗了。在我這一旅，陣線沒有移動。

這一天是停戰最後的一日，敵人仍然用示威式向我們的陣地射擊，在砲落的地步槍聲中，偶然雜着小小鋼砲聲和機關槍聲，雖然沒有激烈的戰爭，但空氣是一步步的緊張了。

陳副院長，軍長，戴司令，師長，八時左右來前線視察，對官長加以切實的訓勵。陳副院長是十九路軍的創造者，他現在雖然不在十九路，但他的威德仍然統被全軍。軍長的蒞臨，使全軍更加振奮。凡是軍長行到的地方，便造成一種肅穆親切的空氣。過去十九路在劇戰中，以軍長的親臨指揮而挽回危局的極多。他是我們全軍信仰的中心，是一個有認識有魄力的革命軍人。他的決心造成這一次的光榮的犧牲。戴司令和師長指示我們作戰的機宜，師長的和藹的慰勉，使戰士們增加了犧牲苦鬥的勇氣。同時有許多民衆的代表更使我們鼓舞，他們一種超乎敬愛以上的態度，使我們益加警惕；辜負了民衆的真摯的熱情，應該是人類中最無恥的東西。

下午一時左右，敵人似乎決定向我們作總攻擊了。最初是空中忽來敵機四架，在湖北上空往返偵察，約莫經過兩小時之久，以後敵人在天通庵附近的砲兵，便開始向我們雲路，天通庵，寶興路，寶山路一帶的陣地射擊，同時敵機亦在上面拋擲炸彈，槍聲

一陣密似一陣，我們許多士兵都在掩蔽部下，壓待着敵人的衝鋒。敵人趁着砲火猛烈的當兒，仍然用兩架鐵甲車掩護，向我們第五團第三營第八九兩連的陣地衝進，目的在包圍我們的左翼。在一陣劇戰之後，他們終於不能支持，便潰退了下來。同時在天通庵附近的我們第五團的迫擊砲連的陣地，因為適當敵人砲火的要衝，連中三砲，陣地幾乎完全炸燬。在這場戰役中，我們損失了第五團第三營第九連的連長張福甫，張連長當時在陣地上受了重傷，一直到四日後才逝世。他是一個最得部屬愛戴的官長。回國機關槍第三連的特務長亦受了傷，士兵陣亡的六名，傷的亦六名。

七時左右，師長派砲兵連長吳丹率砲二門趕來湖北增援。令他在中興路附近佔領陣地，向敵司令部，日本小學及虹口公園一帶轟擊。在這晚上一共發了五十餘砲，江灣路的敵司令部和北四川路的日本小學都實讓我們的砲兵擊中多處。兩方的砲聲終夜不絕，但在黑暗中，敵人沒有來襲的企圖。

敵人的砲聲一直繼續到天明，拂曉時尤為猛烈。我們第五團的迫擊砲連，亦在天通庵陣地附近洋房上，對正面敵軍司令部射擊。後來據報告說，該連一共發五十餘砲，命中甚多。

下午二時左右，敵人的砲聲更加猛烈，我們全線的陣地都發見敵彈，特別是天通庵路一帶，那裏我們所佔據的洋房，大半為敵砲摧毀。同時敵人的飛機亦四處擲彈，一時轟炸之聲震耳。發音不絕的湖北商店和民房，又重新遭過一遍，敵人炸燬民房和商店的

目的，是在使我們失去作戰的根據地，起初我們亦曾因陣地附近烈火所及的地方，不能立足而移退，但現在我們改變了策略，不將陣地縮退，反而向前推進，仍舊依據頑垣殘壁，猛力抵抗，因此我們的陣地，並不因敵人的焚燬而動搖。反之，在火藥、瓦礫之中，和敵人銜鋒肉搏，敵人更加喫虧。到後來，敵人的焚燒政策，除了炸燬多量的民房外，對我們的士兵簡直不生影響。就在這激烈的砲擊之中，我們祇傷了一位排長，六名士兵和陣亡一名士兵而已。

這天我發出告全線官兵書：

忠誠義勇的官兵們，中國民族之生死存亡，已在我們的肩膊上了。大家要確實的負起我們的責任，發揚我們鐵軍的精神，保持我們過去光榮的歷史。日本的陸軍，在世界上算是第一強硬的，我們務要把這世界上最強硬的陸軍，來衝滅，奪取世界第一的地位，創造新的鐵軍榮譽。忠誠義勇的官兵們，機會是難得的，為國家民族而犧牲，雖死亦光榮，大家不要錯過了這個報國的機會。大家盡量發揮奮鬥的精神，不慌不忙，把槍瞄準，務要一彈一敵，最低限度，亦要使子彈從敵人耳邊飛過，嚇得他不敢掉頭。子彈用完了，上起刺刀來殺敵，刺刀殺斷了，用槍桿來殺敵，槍桿擊壞了，揮拳去打敵，兩拳打殘了，還有你們的牙齒可以咬敵，忠誠義勇的官兵們，寧為槍下鬼，不作亡國奴，努力奮鬥，堅持到底，民族之再造，就在這一回了。大家殺上去，殺個痛快淋漓，我們的口號：

軍民團結一致

反抗日本侵略

誓死為國家求獨立

誓死為民族求生存

中華民國萬歲

但是今天的戰爭，是我們這一旅在關北和日軍周旋的最後的一次了。從上月二十八晚起，一直對抗到現在，我們的士兵實在亦有相當的勞瘁了。我們的兵力剛夠分配，沒有機會抽調輪流休息，他們間有許多是幾日夜都沒有合過眼的。在精神上，他們雖然仍舊極度奮興，但在身體上是有休息的必要的。不過這是長官們替他們設想，他們自己是會體諒淋漓，不嘗想到休息這一回事。

下午一時五十分的時候，我們接到師長的命令：

- 一、茲奉軍令，派六十師一百二十旅郭旅長才，率所部前往關北援助。
- 二、仰該旅長轉關北防務移交郭旅長接收，即即開全旅向關北進發，整理休息。
- 三、該旅長於本晚十一時以前，移交完畢。

我接到命令後，即偕第五第六兩團遵照辦理。同時郭旅長亦已率一百二十旅官兵趕到，我們正在趕辦移交之際，又接到師長的命令，這是晚上六時左右的事：

- 一、仰該旅長率部在關北進發，有攻擊我軍全團。
  - 二、仰該旅長率部在關北防務移交郭旅長接收，即即開全旅向關北進發，整理休息。
  - 三、仰該旅長率部在關北防務移交郭旅長接收，即即開全旅向關北進發，整理休息。
- 其詳各處，仍照本（五）日午時一命令辦理。

我即令第五團丁團長榮光，在防務移交完畢之後，用汽車運兵，是夜至吳淞增防。第六團開往金家角數日休息，我自己亦帶了旅部職員，連夜趕到吳淞。

閩北方面，以後便由鄧旅長志才，率領一百二十旅的官兵，繼續作光榮的抵抗。鄧旅戰鬪力的堅強，終於使敵人因無法襲取而轉採攻擊的重心。

以上是我們這一旅在閩北作戰的經過。從第一顆子彈起，到全線移防止，我們亦遭受了嚴重的損失，但比起敵人的損失來，則我們的損失是輕。我們可以自慰的是：我們是抱了犧牲的決心而作戰的。我們每個人都預備陣亡，每個人都發誓要殺一個敵手。所以無論戰勝或是戰敗，我們這種決心是可以使我們告無罪於同胞之前的。使閩北成爲灰灰瓦礫之場，這是我們所極爲痛心的，但是這是日人應該負擔的責任，因爲戰端是日人開的，我們不過被迫而採取了自衛的手段罷了。我敢說，我們寧願使閩北在我們掌握之內成爲荒墟，而不願他完完好好地歸到日人的手裏；就是對一般閩北受禍的難民，我亦還是這樣說。犧牲了閩北，無形中一定救回許多其他的地方。我們的親愛的難民和一切因這次戰爭而受禍的同胞，你們一定明瞭這次戰爭的意義。炸燬你們的商店的，是日人的飛機；焚燬你們的房屋，是日人的砲火；殘殺你們的家人的，是日人的刀彈；你們應該永遠不會忘記。這是國仇，比我們任何私人的仇來得重，你們是一定蓄着報復的心理了。這是對的，爲國

家復仇。反之，若沒有這種心理，便不是我們的國民了！爲公，爲私，爲中國爲世界，我們都必須向日人算清我們的血債。時期快到了！我們快要脫離在敵人砲口刀尖威嚇壓迫之下的生活了！中華民族快要取得自由平等的地位了！我們是有力量的，有使我們民族復興的力量！不要自餒！不要懷疑！準備繼續來決戰！

## 五、吳淞一月

### (一) 如何守

有幾位外國朋友曾問我說：

「你們守吳淞是怎麼守的呢？」

在他這樣的問話中，是帶着驚異的成分的。他的意思是說：吳淞爲什麼能夠守，並且能夠守這樣長久的時間？我的答語是：

「因爲我們要守，所以守下去了！」

除了這樣答覆以外，我找不出其他的話。這正如說十九路軍爲什麼能夠和日軍對抗，就是因爲他要對抗一樣。（"Why had we stood firm, there in Wuhu?" 就是這樣的意思。）

總指揮的命令是「死守吳淞」。這幾個字已經深入在當時各個戰士的腦經裏。吳淞亦許失守，但這是在我們人盡彈竭之後，敵人亦許佔領吳淞，但他一定要付一倍以上的代價——這是我們當時的態度。守吳淞不是戰略上的成功，亦不是工事上的堅固，自然更不是戰具上的精利。簡言之，守吳淞只是一個決心，一個抱

性的決心而已。

在當時，我們上下一致的態度是（一）但願戰死，不求生還。

（二）見一個敵人，殺一個敵人。（三）必殺死一個敵人而使自己可

以死這種堅決的態

度使敵人放棄了在

吳淞登陸的企圖。在

事實上，敵人若希圖

直接確實地佔領吳

淞，是非犧牲比我們

多一倍至兩倍的生

命不可的。

但我們終於從

吳淞撤退了，這是使

我非常抱憾的一件

事。我們死守吳淞的

精神沒有盡量地表

演，死守吳淞的計劃

亦沒有完全地實現。

當時我們全線和敵人激戰至最後數日時，因為兵力不夠分配，江

灣廟行一帶非常喫緊，所以把守吳淞的第五團抽調向江灣方面

增援。以至後來實際上在吳淞防守的部隊連義軍在內，還不夠一

千人。如其我們當時還有兩團以上的兵力，則雖然敵人由瀏河穿

陸之後，我們仍然至少可以多守半個月，而於敵人實行佔領之際，

抱同歸於盡的態度，使他們遭受最嚴重的損失，使世界上再無人

敢輕視中國的軍

隊，使全人類都從

新認識中華民族

的精神，但我們這

種計劃竟沒有實

現的機會，我們的

兵力單薄到無可

為戰的地步，使我

們不得不退卻而

為掩土重來之計。

以後我時常嘆息

這種壯烈為國犧

牲的機會，竟讓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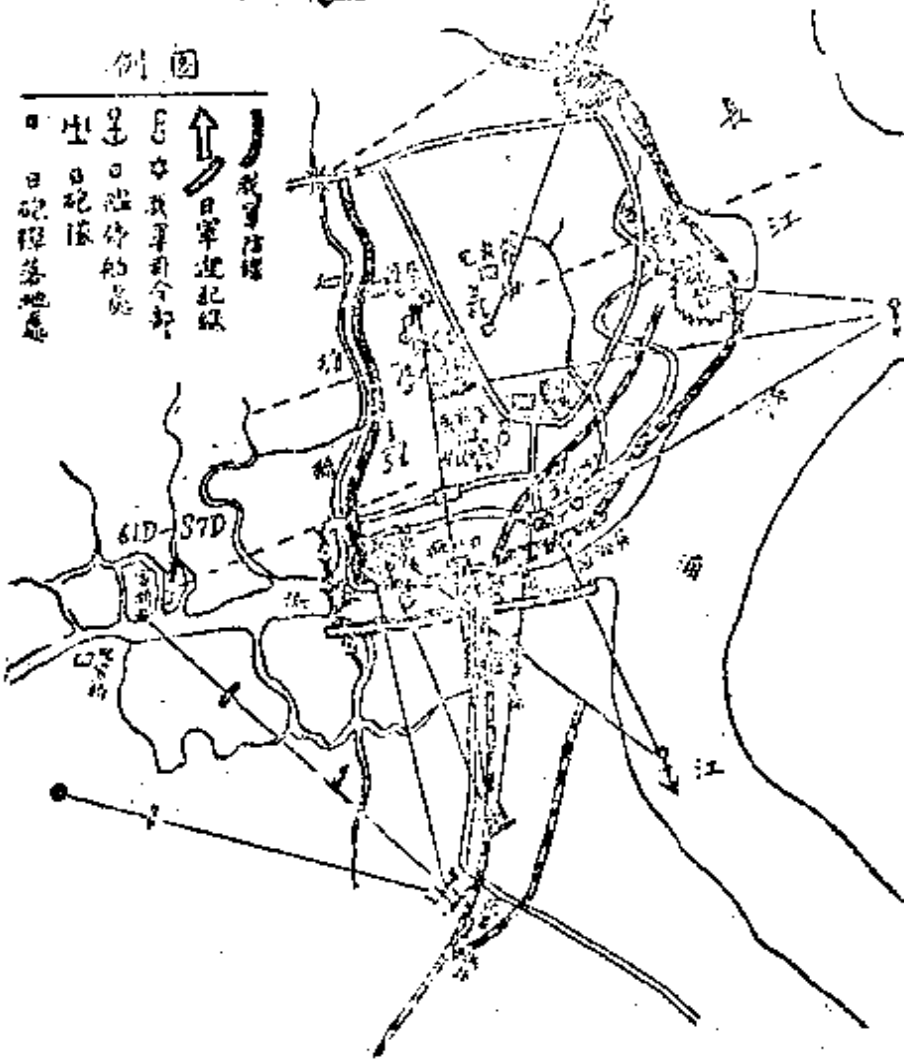
錯過了，痛心得很。

在這一月的

支撐中，團副師長啓秀的謀略和指揮，正參謀主任國珍的策劃與

佈置，鍾團長經瑞丁團長榮光以及其餘的官兵的勇敢和堅決，都

第一至六次吳淞亂戰圖



吳淞方面的戰事是在二月三日上午九時以後開始的。當時

關北方正在激戰，敵人用極猛烈的炮火向我們的陣地壓迫，我們不甘坐受損失，亦令砲兵連、迫擊砲連和鐵道砲隊一齊向敵方還炮，同時爲使我們的砲擊發生充分的威力起見，我並命吳淞砲臺向楊樹浦的日本羅山碼頭一帶轟擊。到十時左右，我們已經發了十餘砲了。旋據鎮江長瑞報告，停泊在吳淞外的敵艦六艘，已一致開始活動，排成一字形，紛紛向我們的吳淞砲臺射擊。我們的砲臺亦奮力還擊，同時守砲臺的第四團第一營，亦開機關槍助戰。劇烈的砲戰，約莫經過兩小時之久。敵方的驅逐艦一艘受了重創，不久即沉沒，另外還有砲艦三艘受傷。我們的砲臺燒砲三門，第四團全無死傷。鎮江團長爲防避以後敵艦的砲擊和敵機的轟炸，而以鎮靜的態度，誘待敵人登陸作戰。起見，命兵士們（一）非俟敵兵登陸時不要放槍；（二）增加工事，的強度，並須多掘地窖；（三）上午六時前早餐，下午六時後晚餐。這樣敵機和敵艦便不易得到射擊轟炸的目標了。

這時第四團的陣地是這樣：

第三營及第四連，固守右自滬寧河，太興橋，滬寧鐵路，五洲，吳淞，北橋碼頭附近止之線，另由鎮江派第八連附機槍兩挺，在滬寧，滬東車站，佔領前進陣地。

第一營在第四連右翼起，滬寧，滬江左岸至砲台右側止之線。

第二營（欠第四連）佔領寶山，砲台，右與第一營，左與獅子林砲台守備，切取寶山。

因敵艦砲臺頂端，位於寶山砲台。

我在三日下午六時接師長的命令後，除令第五團即用汽車運載向吳淞增防外，自己便連夜先率同旅部職員，在四日上午一時到達吳淞的朱家宅第四團團部，至早上六時，我下了如下的命令：

一、鎮江砲臺在吳淞登陸，有攻我砲臺企圖，我六十餘砲臺在滬寧正與敵相持中。

四、寶山在太興，滬江一帶警戒。

二、本旅（欠第六團）以掩護我軍左翼之目的，決在吳淞死守，敵如來攻，即以全力撲滅之。

三、第四團在原陣地固守不離，第五團（欠第二營）應沿滬寧河左岸掘築工事，爲預備陣地，對江灣方面，由該團派出警戒，并與劉家切取聯絡。

四、第五團二營在朱家宅附近掘築，爲預備陣地，各團務將工事據點堅固完畢後，即在駐紮行營，加緊訓練及操演。

五、米糧應速運後方。

旅部並在這個時候移駐張家宅，在我們的意想中，敵艦不久一定來作大規模的攻擊的。

（二）四日之戰

上午十一時左右，敵艦十三艘和商船一艘，在黃浦江口內外往來移動，好像有向我方進攻和乘隙登陸的樣子。戰艦既開，我們是無所用其客氣的，便命砲臺向敵艦隨距離射擊。我方發了幾砲後，敵艦即分一部分退出口外，一部分駛進口內，在佔領了適當的陣地之後，即一齊向我們的砲臺還砲。一時砲聲大震，愈戰愈烈。第四

國的迫擊砲連亦發砲助戰。同時我們沿江一帶的守兵，亦用機關槍向敵艦射擊，敵艦也用機關槍還擊。這次砲戰的劇烈，是我們以前所未見過的。重量的砲彈，在陣地的前後左右，紛紛雨下，有許多敵彈準確地擊中我們的砲臺，但我們的砲臺仍然發砲，一直到敵艦出現後，這才幾乎全部被燬。當時的敵艦一共有二十四架，在砲臺的上空往返轟炸，拋下重量炸彈無數。激戰約莫二小時後，我們的砲臺已陷於不能動作的地位了。砲臺上的大砲一共給炸燬了六門。要塞司令的參謀長藤××，就是在這一役陣亡的。此外還有副官二人，亦一同殉難。砲臺守備營的官兵，傷亡的亦極多，其餘的在砲火猛烈時，因為實在沒法支持，便都潰散了。

敵人因為戰具上佔極大的優勢，便輕易不肯把機會放過，在我們的砲臺失去了抵抗的力量時，敵艦還是繼續發砲，敵機亦繼續轟炸，希圖乘機登陸佔領陣地。這時我便令第四團守砲臺灣之一營，派兵一排，扼守砲臺，協同在砲臺左右防守的部隊，死力制止敵人登陸。可是當這一排人爬上砲臺時，即為敵機所炸轟，死傷過半。但留着的仍舊扼守砲臺，奮勇應戰。同時各處陣地，雖然在這種猛烈非凡的砲擊和轟炸之下，仍然堅守原有陣地，不稍搖動。敵人終於沒有法子上岸。一直到下午一時左右，敵人才死心塌地放棄上陸的企圖。砲聲亦漸漸落，但仍繼續地發射，直至五時許才完全停止。這場劇戰中，我們第四團第一營陣亡戰士十名，傷六名，就是扼守砲臺上的那一排的。

從這次劇戰後，我們的砲臺便失其效用。我一面派兵把守，拒絕任何人參觀，一面對外交表示砲臺仍繼續在活動中，並且在裝設新式的大砲。這真其說是用來欺欺人，無寧說是用來安慰自己的軍心和民心。後來有人奇怪我們的砲臺為什麼老是不發砲，對於緊靠江邊的敵艦不與以射擊，不知道其實那時的砲臺已經巡邏軍人的威力都沒有了！由此我們亦可見後來譚副師長堅持奮鬥的艱難！

這時第五團兵力的配備如下：

第一營佔領在白火與橋右邊圍家填補止之地區，右與第三營，左與第四團聯絡。

第三營佔領第一營左側至木橋大橋止之地區，圍圍聯絡為預備隊。

因為第四團第一營在砲臺灣，第二營（欠一連）在寶山城，防線都是很長，而兵力又過於單薄，恐怕敵人乘夜登陸襲擊，兵力不夠應付，所以我命第五團第二營營長黃康，撥出步兵二連，歸團長指揮。黃營長撥出五六兩連，在六時左右趕到。團長即命第五連為第一營的預備隊，第六連接替第四連的陣地，調第四連回寶山城歸第一營建制。

晚上是絕對的寂靜，使人不相信日裏曾經過激烈的戰鬥。

五日上午十時左右，有敵機四架，在我們吳淞鎮陣地上擲了十幾顆炸彈，但一會兒即停止拋擲，大概是因為不見動靜的緣故。同時敵艦五艘，在黃浦江口移動時，亦皆向我們開砲四五十發。我們亦相當還砲，但戰事並不趨於劇烈，除了敵人有上岸的企圖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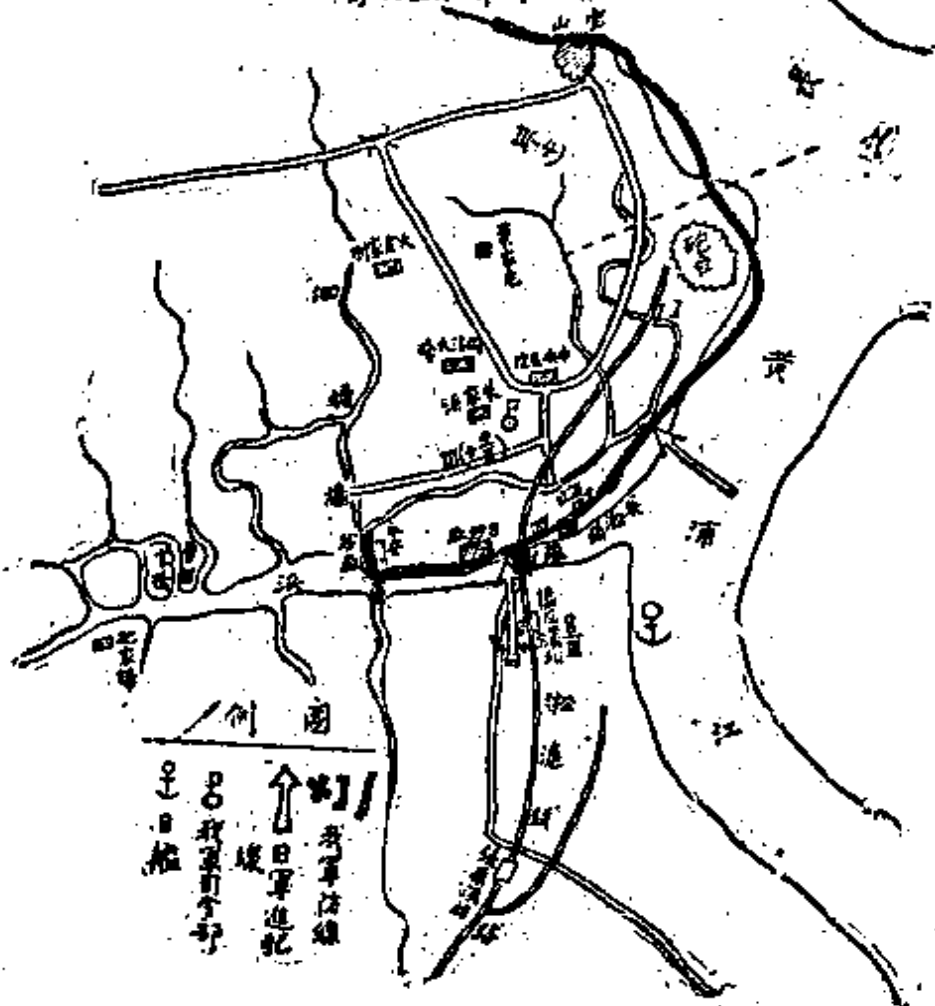


我們都迷不在意，而其實我們對於敵艦和敵機的抵抗力量亦是極有限的。在這一天，我們祇傷了第四團第一營的士兵三名。

這時吳淞鎮上簡直可以說還沒有什麼損失，敵人的砲火都集中在砲臺一帶，鎮上還未嘗成爲砲擊和轟炸的目標，我們的士兵都在各村落構築堅固的據點，並挖掘地窖，以避敵機過速的砲火和從空中擲下的炸彈，對於這些，我們都不能作積極的有效的抵抗，只能採取消極的防衛，但我們都以嚴毅的雄心和鎮定的態度，靜待敵人登陸來和我們肉搏。

六日的拂曉，據前哨的報告，敵人的陸軍約莫四千多人，夜裏在張華浜登陸，有向我方陣地進攻模樣，但後來亦沒有什麼動靜，只是在遼闊的太空中，有敵人的飛機四架盤旋偵察，自由的江面，有敵人的軍艦四艘進出巡視而已。我們沒奈

第一五六一號吳淞鎮要圖  
一九三七年五月廿一日



他們何，但他們亦沒有法子佔領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士兵嘲笑地用迫擊砲機關槍，步槍向敵艦射擊，但這完全不能給敵艦以損害。

下午六點時，師長令撥八十七師高射砲二連趕來吳淞鎮。

指揮，我便轉飭師團長指揮，在吳淞鎮附近佔領陣地，掩護鐵橋頭一帶。

我們已經覺察到戰事的重心漸移來吳淞方面，這是敵人屢次傾其全力以攻襲開北而屢遭失敗，遂不得不變更戰略的結果。在這天內，我們只管努力增加工事，加強砲臺，以減少敵機和敵艦的效用。所謂守吳淞，真是

完全安全的守，一點也不能採取攻勢，我們的唯一的戰略只在等待敵人登陸，即起而殲滅他們，他們不登陸，我們就像沒有事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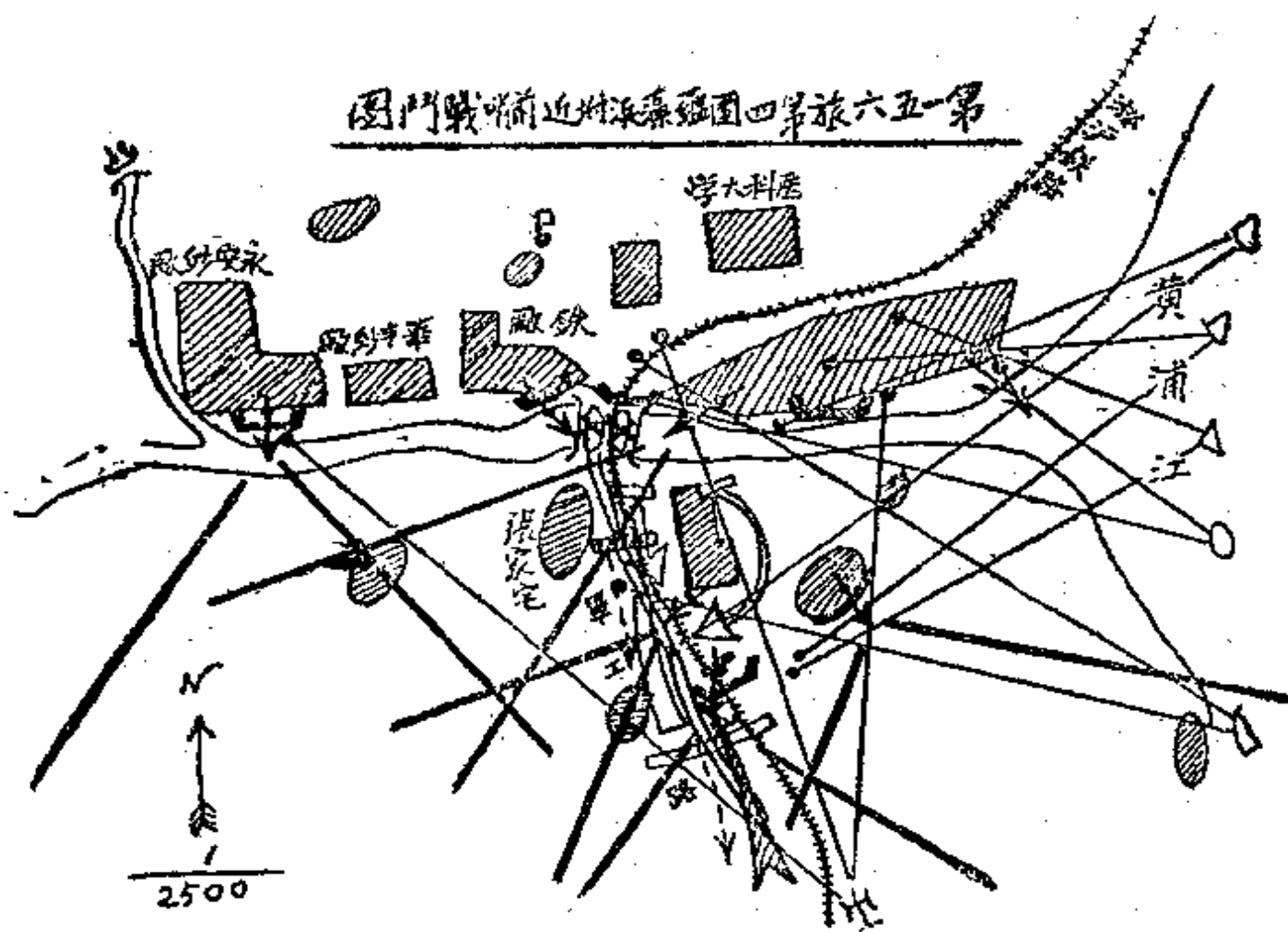
### (三) 七日之戰

一夜的寧靜，只是一場大戰的準備。敵人正在計劃着向我們作大規模的進攻。早上據前哨報告說是在張華浜附近發現敵人鐵甲車六架，步兵甚噪雜，有向我方陣地進攻的樣子。我除令前線守兵嚴密監視外，即飭第五團第一營進入泗塘河陣地，因為恐怕敵人在蘆藻浜上游偷渡後，向我方右背側包抄。八時許，天空突現敵機二十四架，在我們吳淞鎮陣地上空盤旋數週後，即擲下重量炸彈數十顆。這天雖然下着帶雪的微雨，但敵機仍能活動，只要稍為可以作為標的的地方，都不能免牠們的轟炸。我們雖然構築了極多的掩蔽部和假陣地，但因為敵機擲彈甚多，仍然有相當的損害。同時，泊在張華浜碼頭附近和吳淞對面三夾水等處的敵艦二十四艘，亦一齊向我們全線作猛烈的轟擊，砲彈紛如雨下，隆隆之聲，更震耳欲聾。吳淞鎮便在這樣猛烈異常的轟炸之下，燃燒，崩裂，

震塌，急遽地變成一片瓦礫橫橫的廢墟。張華浜車站附近，旋亦發現敵人的重砲八門（據報另有野山砲二十四門），集中火力向吳淞鎮和鐵橋頭一帶的陣地射擊。這時吳淞鎮上山搖海湧，上空籠罩着濃濁的黑烟，彷彿就將沉沒一樣。據我們的經驗，在一陣猛烈的砲火之後，接着的是一次兇狠的衝鋒；我們的士兵都照常地鎮定陣地一點亦未肯搖動。

果然砲擊正烈的時候，在張華浜的敵人的鐵甲車，便掩護了敵軍二千餘人，用移山倒海之勢，向我們蘆藻浜第八連的前哨陣地猛撲，好像預備一口氣吞下吳淞一樣。第八連的連長趙金聲督率所部，依據工事，沉着地向敵人射擊，希圖阻止敵人的前衝。在苦戰將近二小時之後，到底因為衆寡懸殊，漸近不支，而該連這時亦早已死傷過半了。敵人的來勢更加兇猛，已到了不能抵抗的時候了。趙連長設法，遂將殘餘的隊伍散退至鐵橋前端，預備渡河歸回本陣地，繼續抵抗。趙連長這種決斷是極對的，在敵勢過猛設法支

第一五六旅第四團圍攻蘇州附近前哨戰鬥圖



持的時候應該放棄前哨陣地，這於全線上並無多大影響。但當時第三營營長梁文用電話將前線情況向我報告時，因為砲聲震天，電話聲不清楚，我誤聽為全線撤退（把前線聽成全線），我當時厲聲說道：

「無論如何，不能撤退，死在那邊就算了！」

實際上在當時撤退和不撤退都是一樣的，到處都是砲彈和炸彈，前線和後方沒有多大的分別。不過前哨是應該讓他撤退的。我當時命令梁營長轉飭趙連長仍率餘部反攻，無論如何，務須固守原有陣地，不准撤退，否則便須以軍法從事。但是這時敵已經乘機推進至蘆葦浜附近，想以單薄的兵力，從正面將敵人擊退，已屬不可能的事實。趙連長遂率領餘部，從蘆葦浜車站背後，繞過車站前邊一帶商店，在商店前面用機關槍向敵人猛烈掃射，這樣一來，便將敵人分為前後兩截。敵人以為中了我們的伏兵，一時異常慌亂，只知潰逃，完全失卻了戰鬥的能力。我們這邊乘勢推進，敵人只管潰走，狼狽之狀，不可形容。大概他們總免不了有六七百人左右的死傷。這時正面的敵人，便這樣奇妙地的讓我們撤退了！

這時正面的敵人雖然擊退，但敵機和敵艦仍舊繼續轟炸，我們的工事，有許多地方，都給炸得完全毀

並且沒有一處不受炸，我們堅苦不拔的士兵只是鎮靜地守住原有的陣腳，他們看着同伴在轟炸之下身裂頭碎，只增加了他們復仇的決心。在吳淞鎮東北端的第五團第六連的濠溝中，當敵艦的巨彈飛來時，整排的士兵都被活埋在濠溝裏面，屍身和槍械都無從收獲。其他各處炸死炸傷的官兵亦甚多。第四團第三營的營長梁文在鐵橋頭附近指揮作戰時，敵機的炸彈炸倒了他身旁，他給壓在碎塊底下，後來經他的部屬挖掘出來，竟沒有感覺。營長現在還是像以前一樣的精幹。其他如同營第八連的中尉連附馮玉山和他部下的班長士卒，第九連的班長左桂生和士兵張齊梁海等；機關槍連的班長李錫先，王玉林，鍾善華，邱慶賓，王學成，馮宮強和士兵楊全勝，孔祥勝，鄧明大，宋長發等等，都是奮勇作戰，爭先殺敵而從死裏逃生的戰士。第五團第二營營長黃康作戰的勇敢，甚至使敵人見而生怕。

戰事一直延長到下午六時，砲聲才漸歸於稀疏，我們前哨的士兵死傷過鉅，力量單薄，敵人的主力部隊，又仍聚集在張華浜一帶，難保他們在晚上不捲土重來，所以我令他們在黑暗裏，用小船渡過蘆蕩浜，回歸本陣地休息。

此次戰役給我一個極大的感觸，當日人的飛機向我們恣意擲彈時，牠們滿天亂飛，得心應手，絲毫無所顧忌，雖則不能彈彈命中，但在精神上給我們以威嚇，在實際上與我請以損害，卻是極大的。我們雖然一共有七架高射砲，並且陸續發射，但不曾打擊牠們

一架，亦不曾打傷牠們一架，不但是這樣，我們的高射砲彈為發炮太多，自身反而炸裂了兩門，高射砲之不能擊中飛機，這是無可如何的。因為高射砲之於飛機，只是一種聊勝於無的設備。要對付飛機，在我們還沒有別的發明之前，只有飛機自己。我們若有一半的飛機，敵機便不能從容擲彈；我們若有同量的飛機，敵機便不敢輕易出動；我們若有優勢的飛機，便可以操這次戰爭的勝算。日本人在瀨戰之後，他們自己驚奇地發覺飛機的威力有如此偉大——他們以前亦知道飛機的效用，但經這次的自由應用後，才更親切地感到飛機的力量——所以他們無論政府民衆，都竭力提倡充實空軍的力量；他們的民衆現在正在努力決捐，以協助政府之所不及。我不知道中國的民衆，在看了關北和吳淞的戰後的情形以後，發生了什麼感想？還是徒然的喊航空救國呢？還是將以全國力量，上下一致，互相信任，以竭力擴充空防呢？還戰不是最後的對外戰爭，飛機的效用將來愈大，難道我們將於第一次領受了這樣嚴重痛苦的教訓之後，再以同樣的眼睛，看我們許多無抵抗的大都市和民衆，受到第二次的損害麼？

晚上的情況，仍然非常緊張，敵人在蘆蕩浜對岸時時止地向我們射擊，可是並沒有徹底的企圖，倒彷彿地是在向我們表示他們還有準備的，教我們不要去進攻。第四團第三營，知他與隔河對峙，亦不談他們安寧。

一直至八日早上六時左右，敵人買昨日的餘勇，用砲艇六艘，

飛機二十幾架，向我們第三營的陣地射擊轟炸，以為步兵前衝的序幕。不多一會，便用鐵甲車數架，掩護步兵千餘人，向第三營的陣地猛烈進攻。炮火一時異常緊密，激戰至三個鐘頭左右，我們的陣地一點沒有動搖，終於鎮定地將敵人擊退。但敵機仍然在空中揮舞，竟日不止，敵艦亦不時發砲，第五團第二營駐地中彈數枚，略有死傷，總計兩團陣亡士兵五十三名，傷二十三名，有官長在內。

九點鐘時，接到師長親自真茹的命令：

一、頃奉總指揮部二月七日午前十時二十分命令如次：

1 總各才續戰，敵陸軍的一師，將沿江浦、觀河之線，趁我軍左翼，續戰觀察內之殘敵殘部，有佔領吳淞及觀北之企圖。

2 本軍以保護國土，實行自衛之目的，及關於上海附近，應嚴防南北之通，係以主力於鐵道以北地區，對北之敵，應所痛擊，應迫於黃浦江畔而殲滅之。

3 六十師擔任北站，觀北江浦之線，以一師列守北站，觀北主力集結於大場東北一帶地區，預備迎擊由觀北江浦之敵，左翼與敵軍切取聯絡。

4 七十八師除前線（欠第六團）死守吳淞外，其餘在北站，觀北之線，對中山區實施警戒。

5 六十一師以一團設置於滬店，派出一部至觀河，小川沙沿身一帶警戒江面，主力則置於八日橋，嚴密監視於對行正大橋一帶地區，如沿河方面，無敵情時，則相機回至六十師。

6 八十八師（計三團）及八十七師宋旅（計二團）均於預備隊，位置於南炮台、紅橋間。

7 派美第六團擔任海區，嚴密一帶警戒，仍歸我師司令部指揮。

8 八十八師士廣旅古旅長任紅橋至新市之警戒，成防隊，嚴密監視。

9 總指揮部，對各師之警戒，應嚴密監視，如有敵情，應隨時報告。

10 總計計劃如左：

二、本師遵照右命令：

1 一五五旅歸紅

命，但須派一團

右與古團切取

2 一五六旅（欠

3 一五六旅歸

4 其餘直屬隊在

總指揮部的命令，

1 駐情及友軍情

2 本旅（欠殘部

3 各營應注意之

(1) 加強工事

各自為戰

(2) 嚴密警戒

(3) 無長補足

我們當時所採

房屋，多做據點，以備

裏面，構築堅固的工

因為我們兵力單薄，

他們作大規模的會

人於實行占領時，不

出各處指揮士兵將

從九日起，接着好幾天沒有激烈的戰事，只是些零落的砲戰而已。九日的上午自九時起，不斷地有敵機向我們的陣地偵察。因為我們的士兵都在掩蔽部裏面，沒有成羣的隊伍給他們做標的的目標，所以他們亦省起了多少炸彈。但偶然發見多少人影時，他們便在上頭開機關槍。敵機在出入口時，亦隨意向我們發炮。總計這天共發二十餘砲。我們第四四五兩團一共死士兵七名，傷十名。敵機每於往還偵察之後，在空中作假說，以為敵艦發砲的標的。在最初幾天，我們的士兵有在日裏發飯的，敵機發見了炊煙後，不一兩分鐘，敵艦便隆隆地出陣處轟擊，所以我們以後不許在日裏發飯。敵機在上頭偵察時，大概莫然是如無人之境的。但敵機既然找不到人，在找到目標明顯的房屋時，亦必炸燬之而後已。所以日裏我們把士兵分駐在掩蔽部裏面，夜裏才讓他們住在房屋裏面。在夜裏，當敵機失去了偵察和轟炸的能力時，是我們最活動的時候。

下午六時，師長接地雷隊一排歸我指揮，我特飭營長圍攻。他們把蘆溝溪各段的橋樑都炸毀，並在沿河各要點安設地雷。十日上午九時，敵機仍舊在英倫的晴空上向我們的陣地偵察。時時以零碎的機關槍向下射擊。敵艦三艘，在進出黃浦江口時，一共向我們發了二十餘砲。同時並用機關槍向我們沿江的陣地射擊。射着這樣靠近河岸的敵艦，令人想到重砲固可愛。這一天，我們

陣亡的士兵一共四名，傷六名。

這時六十一師已有一團進駐楊行，他們派出一營在曹家橋、紀家橋沿蘆溝溪北岸一帶施行警戒，使我們吳淞陣地的右翼更為堅固。

十一日早上，據第四團第三營營長梁文報告說在蘆溝溪附近發現敵人二千餘人，並且有一部分向右方移動。遂令梁營長嚴密注意，但後來並無變化。一天的情況和昨天差不多。敵機三架，去來頻仍，在我們陣地上觀察頗密。敵艦在出入口時，照例向我們開砲，一共開了十幾發。我們仍然有少數的戰士在敵砲下犧牲。第四團死士兵六名，還有一位排長受傷。在砲戰方面，亦正如空戰一樣，我們只有設法減少敵方的威力而已。每每在接觸時，我們便極力企圖和他們的步步接近，短兵肉搏，混成一線，使他們的砲火失其效用。至於敵艦上的砲，單獨遙擊時，我們只有習慣之而已。一月前後，都是這樣。本來在國際戰爭上對方還有一個數一數二的強國，但我們卻只有步槍、機關槍、手榴彈，以至於迫擊砲來守住我們最重要的要點，這一回事，想起來只有苦笑而已。

這時我們旅部的駐在地，是在同濟大學以北，曹家宅以西，東向對砲臺成爲直線的一間小村落上，名字叫大金家村。在這個小村落裏只有四五個人家，掩護在竹林裏面，但我們旅部所佔的地方面積不過是兩間極小的房子。在小房子的一角，我們挖了地窖，敵砲和敵彈來時，我們就暫時鑽進地窖裏面。可是這樣的地窖，若敵

彈炸在附近的地方，自然可免波及，若是不偏不正的打在上面，就只好當是活埋了。地窖只夠容兩個人睡覺，是我和丘參謀主任用的。不過有幾次洞上的民衆代表和朋友來看我們時，我們亦曾請他們暫到地窖裏來屈膝，這是當敵砲隆隆不絕的時候。地窖裏面裝有軍用電話，我時常在那裏聽取各方面的情報。同時參閱圖樣，那是憑藉一根小白蠟燭的微光的映照，才看得見的。我記得我貧苦的兒時生活，嘗有一次在山洞裏過了好些時，食野菜，飲溪水。地窖的生活使我起了極趣味的回憶。我們的糧食亦有他們自己的地窖，他們並不是想挖來避危險，簡直是挖來好玩的。

另一間小房子是我們辦公的地方，亦就是會客室（雖則是危險萬分的戰地，但時常有熱心的同胞來看我們）。那裏面只有一隻方桌和兩三條長凳而已。方桌上面除了一點文件外，是兩三罐已經開了封的冷食品。壁上貼了幾張圖表，我記得還掛了兩頂日軍的鋼帽。就在這樣的土房子內，我們高興地生活着。

那是還有一個小廚房，但除晚上以外，是不舉火的。我們長是喫着米膏，炒米，罐頭，餅乾，牛乳——一類的東西。這些都是愛國的民衆惠賜給我們的。他們代我們設想一些最便當最好喫的東西，使我們喫了又有氣力又高興。

但是我們並不是如何的緊張和忙碌的；自然緊張和忙碌的時候亦有，那是在我們有了殲殺敵人的機會的當兒。其餘的時候，我們倒是閒暇不過的，白天比黑夜更為閒暇。我們時常說些好笑

的話來混雜敵人的砲聲；在戰壕裏的士兵更悠閒地唱曲，這是去參觀過的人都知道的。後來丘參謀主任閒得不過了，竟在地窖裏著起書來。他著的是一本游擊戰術，我亦隨時供給一點意見。砲聲起來時，他一手掩了耳朵，一手不停地寫下去。這本書在兩三天裏就完成了。丘參謀主任這本書是特為東北的義勇軍而寫的，他對於眼前在戰國中的吳淞倒若無其事，卻是在為東北的義勇軍操心。

我們的政治工作人員，這時亦緊張地工作着，他們在各處宣傳鼓勵，寫標語和做文章，我們旅部出版的血潮日報，在戰爭期間內，不管停過一天。裏面除了刊載長官的訓話和鼓勵的文字外，還報錄每日的政治新聞和軍事狀況。許多官長和識得字的士兵們，都拿來在戰壕裏當讀物。這種工作是有相當的力量的。

砲彈亦曾光顧到那座小村落裏，有一顆砲彈擊折了一株樹。另外在竹林裏，有一隻白山羊亦給砲擊死了。飛機曾在上面拋下炸彈，在屋東的小塘旁炸了一個大窟，把那小塘擴充了。此外不管受到別的災害。屋外在向北面郊野的路口，我們築了一道堅固的防禦工事，那是預備敵人就是打到我們的面前來，亦還是有一場惡戰的。

這時在曹家渡警戒的六十一師的部隊的前哨，已經開始在和敵人接戰了。同時紀家橋一帶亦步步喫緊。一直至十二日早上，敵人愈戰愈兇，企圖在那裏強渡。紀家橋亦是我們的六十一師防

地，兵力充足，可操縱夜間的第四團爲牽制在紀家橋進攻的敵人，分散他們的力量，見命迫擊砲連和第三營用猛烈的砲火向蘆蕪浜對岸的敵人射擊，敵人亦相當還槍，同時敵機即來偵察並拋擲炸彈數枚，敵艦十艘亦在黃浦江往來移動，向我們發砲三十餘響，我們祇陣亡士兵二名，傷一名。

這一天，爲救濟閘北戰區難民起見，雙方同意停戰四小時，從上午八點鐘止至十二點止，但吳淞方面的砲聲並沒有因爲停戰而靜止，敵機仍日飛翔，並用機槍向下面射擊。

九點多鐘時，總理夫人親來前線慰勞我們，她們在我們的土房子裏面坐着時，敵機在上面亂轟地響着，我率陪她們在外面巡視了一週，到十一點多時，她們才回去。在田野上行着時，在她們頭上重複地飛過的敵機，曾向她們放槍，師長和丘瑞琛旅長亦來視察指點。

下午八點鐘時，吳淞鎮上忽起大火，四處延燒，我們疑心這是漢奸的賤行，在滬戰中，我們最大的恥辱，是有着許多漢奸，供給敵人使用，這真是在我們潔白的民族的靈魂上，撒了一個汗點，但這些都是一班沒有受教育的可憐的愚民，他們腦裏從來沒有國家的觀念，臨時又爲飢寒所逼，所以幹出來這樣忍心害理的事。這次的事是過去了，倘如將來對外作戰時，仍然有一班所謂漢奸，則不但那班漢奸們該殺，就是我們那得負相當的責任的。

我們派一部分的士兵，從事於救火的工作，好容易才把牠撲

滅了，但是吳淞鎮上經了這些的砲火，大半都只留着幾堆土了。

#### (四) 紀家橋之戰

從十一日起，紀家橋和曹家橋一帶驟形緊張，直至十三日遂激成一場酷烈的大戰。

拂曉時，敵人利用煙幕的掩護，在曹家橋一帶偷渡，因爲煙幕蔽天的關係，我們的前哨發覺時，敵人差不多已偷渡完畢了，這次敵人來攻，人數約在二千以上，是不得手即不能手的。曹家橋紀家橋一帶爲我們六十一師的陣地，當即奮起應戰，當時雖然發覺稍遲，但幸而未遲至使敵人有構築堅固陣地的機會，接觸一會後，我們的部隊即向前衝鋒，企圖將敵人一氣衝退，但敵人人數既多，砲火猛烈，機關槍彈如雨亂射，阻止我們的前進，我們陸續的作了幾次嘗試，都歸失敗，犧牲了相當的力量。同時，敵人亦猛力來衝，再接再厲，我方奮死抵抗，屢次陷於苦戰。在這時候，我們陸續增加隊伍，再次衝鋒，無如敵人據地已穩，終不得手。從上午八點鐘激戰至下午一時，槍聲未嘗稍疏，衝鋒至數十次，我們的兵士傷亡過多，形勢頗爲危殆。但我們始終採取攻勢，企圖將敵人趕回，六十一師的一二二旅，用兩團的兵力，攻擊敵人的正面；一二一旅派出兩營由廟行一帶，攻敵人的背後，尙未能將敵人搖動，而敵人愈戰愈衆，我們各處的部隊，則因爲反攻的緣故，損失都很多。激戰至二時左右，敵人聲勢愈猛，砲火加烈，更使我方難於接近。曹家橋和紀家橋



都在敵人佔領之中，沒法奪回。

下午一時左右，我營令丁團派一連，前往曹家橋和六十一師的部隊聯絡，該連到達時，恰好該處的部隊正在和敵苦戰中，該連即加入援助作戰。至二時左右，我再調第五團丁團長率所部（欠一營及一連）由吳淞向曹家橋方面，側擊敵人的右背側，企圖援助六十一師克復紀家橋。恰好這時張副師長因為看出形勢艱難，一時無克復希望，着了丁團無須開來增援，當時丁團已到達蔡家宅，遂重調回原防。

張副師長的意思是：白日反攻，以敵人之衆，頑強相持，恐怕不易得手，反損失自己的實力。所以他計劃着一個巧妙的夜襲。晚上九點鐘時，他自己親帶了兩營人，用手榴彈和手槍，靜悄悄地往敵軍的宿營地。整天疲勞的敵人，這時正在沈沈的酣夢中，一直到手榴彈的炸裂聲在耳邊震撼時，他們這才驚起亂竄。在白天萬分兇狠的敵人，這時才一點抵抗力都沒有，他們驚慌之狀，達於極度，只顧奔突逃命，所以不到一點鐘的光陰便完全解決了！

本來此次是可以把敵人全部殲滅的，但冥冥之中，還給他們留了一條生路。因為這時蔡家橋值退的時候，派水涸淺，使他們有機會涉溪而過，在事實上，他們是有一大部分逃脫的，但亦夠死傷了！特別是在黑夜裏，出其不意地攻其無備，所以戰利品非常的多。機關槍，步槍和彈藥以及敵旗之類。

當六十一師在進行夜襲時，我第四團第三營和追擊團連，

開始緊密的射擊，伴作進攻聲勢，以遙助紀家橋方面的進襲。到十時許，已經接到張副師長的電話，說是在九點四十分時，便已經把敵人全部解決了！這真是神速之至，而張副師長的勇敢多謀，亦是不可及的。

夜襲是在我們這方面最有利的戰路，因為一則使敵人的飛機、大砲和多量的機關槍，失去或減少其效用。二則我們利用熟識錯雜的地形，運動和白天無殊，使敵人張皇迷失，進退狼狽。所以夜襲是我們制敵最妙的方法。

在這天下午的戰役中，我們委實遭受很大的損失。六十一師營長李榮熙就在二時許的激戰中陣亡。李營長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和我同一年級的。他是一個沉着寡言，實事求是的革命軍人。他平來最憎恨日本，所以這次作戰他特別奮勇，以至在前線殉難。他的死亡，委實是我們的損失。他的朋友吳營長履進在火線上爲他作了一篇弔文，附錄在這裏：

「李營長榮熙，廣東台山縣人。民十四年，東渡學軍事，入陸軍士官學校騎兵科，十七年秋學成歸國，服務於第三師司令部（即今之六十一師）爲上尉參謀。士官學生回國服務者，至少爲少校。李營長受上尉職，同學多非笑之，而李營長以做事非做官，處之泰然。後以在花縣戰張發奎之役，受知於蔣總指揮，不三月，擢升爲少校參謀。半載後，任第六十師第九旅第八團第三營營長。李營長沈實而能幹，其奉上極下之得體，尤

爲他人所不及。在後時除研究軍事外，尤注重於國際及國內政治。其論事多切時病，而結論必以中國青年宜實事求是，不可徒尙空言相勉同學，同學以是多教愛之，而許其將來必能爲中國創造一番真正事業。今不幸竟以抵抗倭寇之侵迫而成仁，享年三十有三。嗚呼痛哉，因爲詞以哀之曰：

嗚呼，榮熙哥，你成仁消息傳來，遑不自知悲哀之何從也！國家  
貼危之秋，從此乃少一真正愛國之士矣；末世道義不張，從此  
乃少一誠敬對友之人矣；軍隊腐敗，從此乃少一堪作模範之  
軍人矣；空談遍天下，從此乃少一實事求是之國民矣；自私自  
利滿社會，從此乃少一爲公犧牲之仁人矣。嗚呼，榮熙哥！你成  
仁之消息傳來，遑不自知痛恨之何從也！倭寇之兇殘未摧，從  
此乃少一殺敵之健將矣；國家之地位尙未臻平等，從此乃少  
一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關士矣；人民之痛苦未除，從此乃少一  
爲民衆謀福利之使者矣。嗚呼，榮熙哥，你成仁消息傳來，遑且  
悲且憤，且想而且喜也。人莫不有死，死或重於泰山，今哥之死，  
死得其所矣。哥之死，乃爲軍人爭人格者也；哥之死，乃爲民族  
求生存者也；哥之死，乃爲國家樹威嚴者也；哥之死，乃爲公理  
作保障者也；哥之死，乃爲正義求伸者也；哥之死，乃所以振  
國魂而醒人心者也。嗚呼，榮熙哥，中華民國之人，將因哥之死  
而勇敢向前流血，將使所流之血如洪水巨濤，以沖蕩國家之  
恥辱於無有之鄉，而使哥含笑於九泉。哥之同胞弟兄骨肉朋

友，榮熙哥之死，固更死如歸，以竟哥求死之志，哥所流之  
血，以真祭於哥之靈前，嗚呼，榮熙哥，哥其瞑目可也，哥其瞑目  
可也。

鄭團長爲吳亦在陣地上受傷，他受傷之後，仍奮勇指揮，不  
肯退陣，後來是人家強擄他運到救傷床上去的。

敵人受了這次的創傷後，對徐渡蕭漢溪的全團，雖然覺得是  
佔領與松最好的法子，但亦像無味的靈柩了！

十四這一天，他們採用了最安全的攻擊法：用十幾架飛機在  
上面擲彈，十二艘敵艦，向我們紛紛地砲擊。對於這些，我們是如常  
的鎮定的。只有第五團第二營第五連的連長羅彬，因爲太鎮定了，  
所以讓敵機炸死。羅連長當時在砲台灣附近陣地，督率士兵工作；  
他穿的是官長的長外套，成了一個極明顯的目標，飛機在上面飛  
過時，他悠閒地觀玩着，不求掩蔽，所以終求遭了無妄之災。本來我  
們在那裏，爲求減少目標起見，官長是和士兵穿一律的服裝的；飛  
機來時，我們都得停止工作，靜伏不動，或則是跑進掩蔽部裏面去  
的。這一天，我們一共陣亡官兵四名，傷四名。

鐵血軍亦在這天上午趕到吳淞，七師長關來幫我們工作的，  
後來證明這鐵血軍有很大的用處。

十五日早上六時左右，敵人便又來向我們攻擊了。敵人的用  
意好像是在使我方應付勞瘁，然後企圖佔領。這時有敵機十三架，  
不斷地在吳淞寶山一帶轟炸，同時敵艦八艘，亦一齊向同樣地轟

射擊經過一陣緊密炸擊後，敵人用炮仗數十隻，滿濺陸戰隊，企圖在我們的炮台正面登陸。我們擊退了第二次，第三次，第二次擊退了，第三次又來，一直嘗試了十幾次，結果都被我們擊退。其實當時就是放任他們登陸，亦是在我們掌握中的。蕪蕪渡車站附近的敵砲，更不斷地向我們第四團第三營的陣地轟擊，目的是在將我們前線的陣地炸塌。但除了砲擊之外，他們並不前來衝鋒。敵人的砲擊，固然能給我們以相當威脅，致我們以相當死傷，但死傷之數，若和敵彈的數目比例起來，那就覺得微乎其微了。他們前後一總所發砲不下數萬發，但我們的死傷總算頂多亦不過二三百人而已。敵砲一直至下午六時左右才停止射擊。我們統計共陣亡士兵七名，傷官兵十一名。第四第一營的營長鄧啓忻亦受傷，當他勇敢地在指揮士兵擊退敵人的砲板的時候。

這時廟行方面的形勢亦緊張起來了。我因為我們守吳淞的部隊，應戰至今，傷亡甚衆，但敵卻正積極增厚兵力以圖襲取，爲死守計，兵力不能不加厚一點，所以請師長將第六團調回建湖。旋奉師長的命令，准予調回該團第三營來吳淞增防。營長吳履遜即率所部，在十六日上午三時到達。該營即住在離旅部不遠的費家宅，作爲旅的總預備隊。

這天上午，方振武、張子廉、吳邁三先生代表民衆團體來慰勞我們，爲我們談說湖上民衆團體的救國工作的狀況，給我們以極大的欣慰。我亦向他們陳述我們的犧牲的決心，吳代表竟至於離

座向我下跪，但亦是一件使我極爲感動的事。同時我也感想到中國民衆的可憐，到底我們曾建樹了什麼功績，而值得他們這樣的寵愛推崇？

十六日的情況較爲寧靜，但敵機仍然四處偵察，敵艦亦有無意的向我們發了幾砲，那是跟着飛機的信號而發的。同時並在張華浜一帶巡視，我們照例有幾個犧牲者：死一名，傷四名。

十七日的情況一如十六日，我們陣亡士兵三名，傷一名。

大概日人亦感覺到固有的兵力不夠使用，不願意作徒然的犧牲，所以暫時靜止不動，以待他們新到的生力軍配備完畢之後，再圖大舉來犯。所以雖然在靜止到，我們已先預感到更劇烈更長久的戰鬪了。

下午十時接到師長從吳淞發來的命令如下：

奉總指揮十六日下午十二時命令：

一、據報敵軍第九師團，及久留米第十二師團之一混成旅團，由康寧第九師團長田澤吉指揮，於本月十四日全部到達，據報約三萬人，連合蘇州軍團戰線之殘部，企圖進佔吳淞及上海兩市。

二、我軍以保土自衛之目的，擬各戰線如下：  
北——江灣——吳淞——寶山——川沙之線，保持主力於鐵道以北之地區，應軍由北——江灣——吳淞方面進犯之敵，待機出擊，陸軍之於黃浦江畔而進之，其兵力編制分如左：

甲、右翼軍

吳淞由南——寶山——北——川沙——打之線，保持主力於大場附近之鐵道，應軍當面之敵，待機出擊，陸軍之於川沙方面向鐵道之

但須以一既有方部隊，死守南前——總率，俾全軍右翼之要點，其作類之兵力，配屬如下：

1. 八十八師獨立旅（欠吉團）——雙原第六團，担任雙南前，龜壩，虹橋，可北，新河，河以河屬之之線，但須以有力部隊，死守南前，龜壩，有右翼之據點。

2. 七十八師（欠滿旅）——雙古團，担任雙南前，龜壩，河以北，可南，東流，中山，路，武，車站，北端之線，主力應位於武，龜壩，四方附近，相繼切擊當面之敵及雙原。

六十師（暫歸師前司令）

3. 六十師佔領武，龜壩——河，武，八，中，橋——江，河，武，龜壩之線，主力應位於中央，雙原，江，河，武，龜壩，向虹橋，引，所，作，方，面，出，擊。

4. 六十一師為右翼軍預備隊，應位於大，武，龜壩，四，圍，一，帶，以，一，部，死，守，江，河，武，龜壩，作，戰，地，境，暫，不，規，定，惟，各，師，之，左，右，翼，須，與，師，部，切，實，聯，絡，為，要。

乙，左，翼，軍。

據，佔，領，江，河，武，龜壩，向，虹橋，引，所，作，方，面，出，擊——雙，南，前——胡，家，宅——青，家，溝，之，線，主，力，應，位於，大，武，龜壩，北，橋，行，橋，南，及，新，來，行，之，間，迎，擊，山，江，西，北，方，地，區，來，犯，之，敵。

乘，機，出，擊，向，敵，軍，行，營，附，近，阻，擊，敵，人，於，黃，浦，江，畔，而，殲，滅，之，但，須，以，一，部，在，雙，店——新，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河，之，警，戒，相，繼，切，擊，敵，軍。

要，擊，地，區，守，備，隊，左，翼，軍，預，備，隊，須，以，有，力，部，隊，乘，機，出，擊，向，敵，軍，行，營，附，近，阻，擊，敵，人，於，黃，浦，江，畔，而，殲，滅，之，但，須，以，一，部，在，雙，店，不，獲，已，則，死，守，吳，淞，實，地，之，要，點，以，為，全，軍，左，翼，之，據，點。

丙，作，戰，地，境。

右，翼，軍，左，翼，軍，以，江，河，武，龜壩——大，武，龜壩，之，線，為，作，戰，地，境，線，上，有，右，翼，軍。

丁，航空，隊，須，努力，防，擊，敵，機，之，活動，而，擔，負，殺，擊，之，任務，如，能，擊，擊，則，努力，殲，擊，引，誘，敵，機，附，近，之，墳，墓，場，及，其，運，送，隊，地。

戊，上，述，各，部，須，於，明（十八）日，午，前，三，時，以，前，突，擊，一，切，戰，門，準備。

己，本，部，對，敵，以，死，守，吳，淞，實，地，及，魯，北，新，河，武，龜壩，北，橋，之，線，相，繼，切，擊，敵，軍。

之，敵，及，佔，領，六，十，師，之，目的，其，兵力，配，屬，如，下：

1. 第一，五，五，旅，車，二，二，團，屬，木（十七）日，下，午，十一，時，以，前，移，駐，國，際，條，約，電，台，四，路，王，手，風，宅，附，近，得，預，備，隊。

2. 第三，團，担任，北，新，河，（河，不，在，內），以，北，五，五，旅，車，沿，山，路，進，擊，新，車站，在，內，之，據，點，並，須，努力，加，強，及，改，良，已，構，成，之，工事，右，翼，與，八，十，八，師，獨立，旅，左，翼，與，第，六，團，切，實，聯，絡。

3. 第六，團（欠，第，三，營）——擔任，武，龜壩，車站（車站，不，在，內），以，北，五，五，旅，車，（大，武，龜壩，不，在，內）之，線，之，警，戒，並，須，努力，加，強，及，改，良，已，構，成，之，工事，右，翼，與，第三，團，左，翼，與，六，十，一，師，切，實，聯，絡。

4. 第一，五，六，旅，旅，部，車，第，四，五，兩，團，及，第，六，團，之，第三，營，死，守，吳，淞，實，地，並，須，以，有，力，部，隊，乘，機，出，擊，向，敵，軍，行，營，附，近，阻，擊，敵，人，於，黃，浦，江，畔，而，殲，滅，之。

5. 各，部，隊，應，嚴，密，防，守，仍，照，現，在，地，點，擔任，原，定，警，戒，任務。

四，訊，報，及，聯絡。

以，電，話，為，主，各，部，隊，應，遵，前，令，及，作戰，計，劃，辦理。

五，補，給。

1. 糧，食，各，部，隊，無，論，何，時，須，存，貯，半，個，月，以，上，糧，食，由，各，部，隊，死，守，探，測，若，不，獲，已，由，師，軍，部，派，隊，採，辦，發，給。

2. 彈，藥，總，庫，在，武，龜壩。

六，衛生，事項。

1. 各，部，隊，在，前，線，設，置，醫，務，所。

2. 師，在，武，龜壩，設立，野，戰，醫院，在，南，部，設，方，醫，院，軍，醫，區，分，隊。

3. 右，翼，軍，抽，調，第，十九，路，軍，兵，務，務，總，隊。

六十，師

六，十，一，師

七，十，八，師（欠，第，三，營）附，八，十八，團，獨立，旅，古，田

八十八師(欠一旅) 附屬兵第六師及兩旅一營隨營  
去軍軍糧(第五軍軍兵糧)中

八十八師(欠一旅)

軍軍糧(現在對河橋)

軍軍糧(現在對河橋)

一五六旅(欠第六團(缺一營))

軍軍糧(現在對河橋)

午夜的時候，又接到右美軍指揮官張軍長本日下午四時發

### 於兩翼的命令：

一、軍軍糧(二月十六日下午十二時命令(附軍隊區分)……(命令內容如

上)

二、本右美軍佔領江橋北岸，所有江橋南岸，胡家宅，曹家橋之線，主力控

置於大橋北橋行向南及對家行之間，連擊江橋北方地區來犯之敵，乘機

向敵行營前進，迫敵人於黃浦江畔開關滅之，以一師在顧店對河小川沙

方面，擔任江面之警戒，阻擊渡江之敵。

三、本友軍軍兵力編制如左：

1 第八十八師(欠一旅) 應佔領江橋北橋南岸，並包圍兩岸之線，右與

十九軍，左與八十七師，應佔領江橋北橋南岸，並包圍兩岸之線。

2 八十七師二六一旅，應佔領由北岸起，應佔領江橋南岸之線，右與八

十八師，左與八十九師，應佔領江橋南岸之線。

3 二五九旅，應佔領江橋南岸，並包圍其主力，應佔領江橋南岸。

4 應佔領江橋南岸之大橋，應佔領江橋南岸。

5 應佔領江橋南岸之任務，如說相軍命令所規定。

6 中央軍收發部應將軍軍糧，應佔領江橋南岸，並包圍其主力。

四、各師須於明(十八)日午前三時以前，分別與我十九師接防，將完成一

切之戰鬥準備。(餘略) 注意：

目前我軍與敵軍，在江橋南岸，應佔領江橋南岸，並包圍其主力，應佔領江橋南岸。

戰野戰尤須隨時與敵軍，對敵施行一點衝破，及無異包圍，敵軍對此，

須應預防，其方法如左：

1 兵力應佔領江橋南岸，須重兵於江橋南岸，力求縱深圍困，以期於敵軍，

敵軍便利。

2 敵兵應佔領江橋南岸，應佔領江橋南岸，並包圍其主力，應佔領江橋南岸。

3 用木障地，應佔領江橋南岸，應佔領江橋南岸，並包圍其主力，應佔領江橋南岸。

4 指揮之重要者，為各級官之通訊，故其設備須力求完善，尤其應佔領江橋南岸。

5 軍官之職務，須十分成功。

這時美法美各公使的調停，顯已到了絕望的段落，政府和民

衆都不能接受敵人無理的要求，倘如我們可以自動撤退無論若

干遠，倘如租界周圍可以設立中立地區，則根本就不用和敵人衝

突。我們還沒戰敗，自然不能接受這種要求，我們即使戰敗了，中立

地帶的條件仍然不能接受，所以這幾天的調停，仍然是製造一場

更大更烈的決戰而已。況且敵人以新增援兵之故，方想得一逞，

以洗雪以前屢戰屢敗，須換主將的恥辱，所以這時已經有日政府

當局訓令橋田，向我們發哀的美救書的消息，我們這方，亦早已看

出調停的決無結果，所以只是準備着來接受一場新的血戰而已。

不過，因為在停戰的進行中，所以這幾天來都無劇烈的戰況

可也。

在師長的命令中，我們是要以有力部隊，乘機進佔張華浜車站，協助友軍以殲滅敵人的，所以在十八日的上午十時，我令第四第五兩團，各派官長，偵查出擊的道路，和蘆蕩浜可以渡過的地點。

我們預備在必要的時候，決以第四團固守原有陣地，而以第五團（欠一營）及第六團的第三營擔任出擊。後來據鍾團長報告，說是蘆蕩浜河水深約丈餘，闊約五十米，並且對面有敵人強固的防禦工事，向我衝鋒，正面極難渡過。將來出擊時，必須由永安紗廠及胡家宅的紅屋附近，暫行強渡，比較容易。丁團長亦有同樣的報告。我使令丁團長準備一切，機會到時，我們便要在吳淞以外的地區活躍了。

下午四點鐘時，師長撥由梅二西趕來吳淞歸我指揮。該項山砲在晚上九時左右到達，我當即轉飭鍾團長，着在同濟大學西方約三百米遠的一座小村落，佔領陣地，準備掩護我們渡河出擊。在十八這天晚上，軍長便接到敵方的所謂哀的美敦書了。這哀的美敦書是我們所應該記得的，所以把來錄在這裏：

「本職基於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達到任務之熱烈希望，茲對於貴軍通告左開各件：

(一) 貴軍應即從遂中止戰歸行爲，於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時以前，將現駐之第一線撤走完了。於二月二十日午後五時以前，從蘆蕩浜江兩岸，由租界西北端，連絡曹家灣、周家橋、蘆及

蘆蕩浜之線起算，黃浦江東岸，由連絡蘆蕩浜及張家樓之線起算，各從租界境界線，向北二十磅羅米突之地域（包含獅子林砲台）內，撤退完了。且在該地域內撤去砲台及其他之軍事設施並不新設之。

(二) 日本軍於貴軍開始撤退後，不行射擊轟炸及追擊動作，但用飛機之偵察不在此限。又貴軍撤退後，日本軍僅祇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含虹口公園之周圍）

(三) 貴軍第一線撤退完了後，日本軍爲確認其實行起見，擬遣有護衛兵之調查員於撤退地域，該項調查員攜帶日本國旗，以資識別。

(四) 貴國對於該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財產，應完全保護之。此項保證如不完全，日方當採適當之手段。

(五) 關於在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區域）外國人之保護，容另商議。

(六) 關於禁止排日運動，一月二十八日吳市長對於村井總領事之約諾，應嚴重實行。關於此項，當另由帝國之外務官，對貴國上海行政長官，有所交涉。

如以上各項不能實行時，日本軍對貴軍，不得已採自由行動，其結果所生一切責任，應由貴軍負之。昭和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大日本帝國司令官植田謙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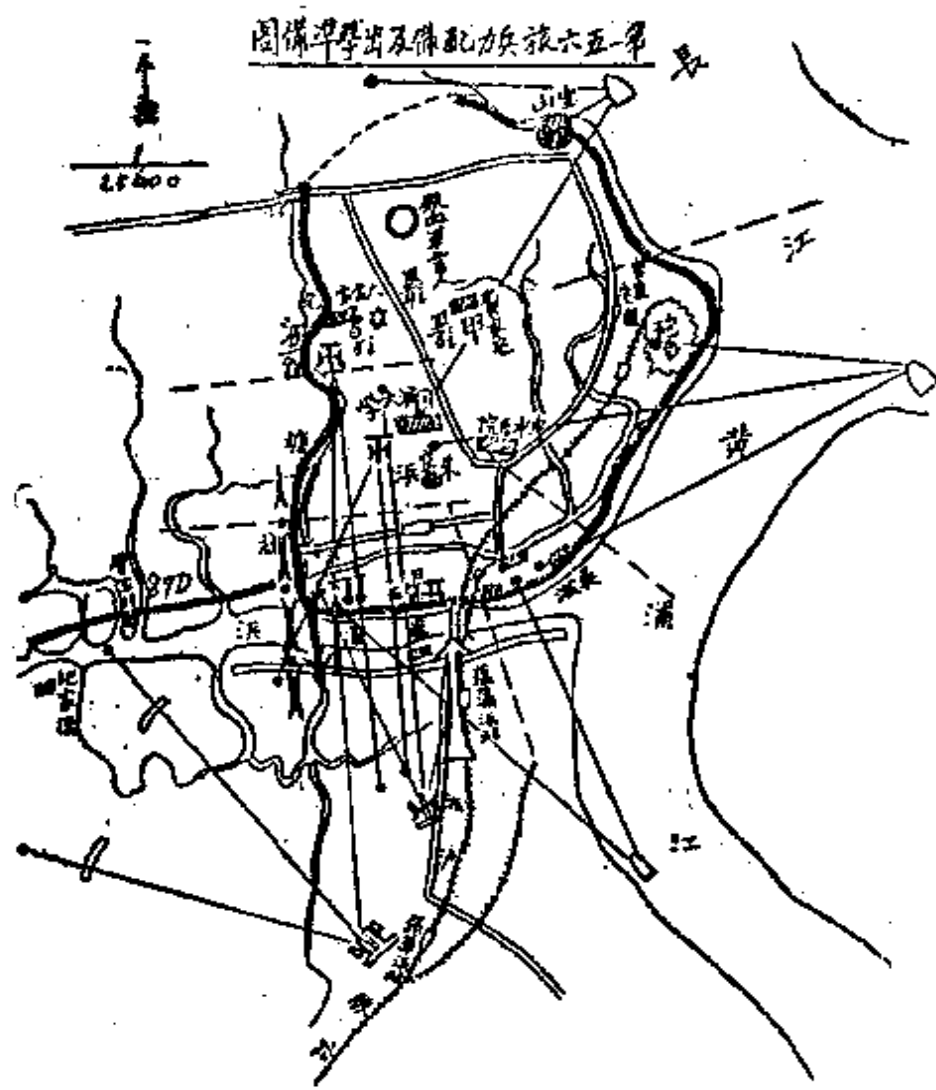
第十九路軍司令蔡廷鍇閣下。

在不宣而戰已經過二十多天，戰事損失已非常嚴重之後，日人才來向我們下哀的美敦書，這是一件又可惱又可笑的事。他們的目的，不過是想向世界人士掩飾以前的敗績為不足數罷了，其次則是想給他們以

後更殘暴的行爲，作一種完全沒有理由的藉口。再次則是想對於我們一致的戰線起挑撥離間的作。用在這封哀的美敦書中，我們亦可見日人的驕誇，狹隘，陰險和陰狠了，軍長給他們一個最得體的答覆，市政府亦給他們一個最嚴厲的駁斥。這哀的美敦書的提出，只是敵人最拙劣的表現而已。但在這樣情勢之下，一場惡戰是免不了的了。

十九日雖然還是敵人在等待我方對於哀的美敦書的答覆的期間，但他們仍然繼續軍事的活動。早上敵機在空中偵察，在

的天空中向我們示威。同時黃浦江裏的日艦七艘，一齊向我們吳淞沿岸的陣地轟擊。因為發見我們的守兵遊擊的緣故，又用機關槍向岸上掃射。張華浜車站的敵砲，亦繼續地用重量的砲彈擊毀



晚上師長撥來八十八師榴彈砲二門，即轉撥歸丁團長指揮，

在金家宅西端的小村落佔領陣地。

我們轟擊黃浦沿岸的陣地。後來我們發見敵人有在蘆蕩浜車站附近埋伏地雷的樣子，第三營便用機關槍向該處掃射，敵人有二三十人左右的死傷。我們這邊一總是陣亡士兵一名，傷三名。第四團的中校團附高強斌亦受了傷。高團附是一個極能耐勞忍苦的軍人，這次守吳淞，團長得他的協助極大。

(五) 二十日之戰

對於哀的美敦書，敵人大概亦知道我們不會屈服的，這不過是一種希圖捨棄責任的舉動罷了。軍長的答覆是在十九日午後七時，大概在十九日的晚上，日人便決定二十日的決戰了。

二十日的早上七時，是敵人哀的美敦書滿限的時候；就在這時，敵人傾海陸空軍的全力，向我們關北江灣，吳淞全線開始作總攻擊。在關北方面，以八字橋激戰為最烈，敵人用坦克車十餘，掩護步兵千餘人衝鋒，我們用機關槍飛快地射擊，同時並奮勇用手榴彈轟炸。並施放地雷，炸毀他們的坦克車兩輛。劇戰終日，我們的陣地全未搖動，而敵人卻受了極大的損失。在江灣方面，敵人用最大的兵力向我們八十八師陣地的陣地壓迫，他們同時用坦克車、砲隊、騎兵和飛機，以崩山倒海之勢，向我們的陣地進攻，我們方面因為兵力比較的單薄，所在陣地竟被敵軍破壞，但仍奮勇支持，至

下午二時左右，我方略為向後撤退，在這時候，敵人嘗進佔江灣砲馬廳，但後來我們六十一師增援的部隊開到後，便會同反攻，把敵人擊退殲滅之外，還奪獲得極多的戰利品。

在吳淞方面，在早上七點左右時，便有敵艦十二艘，向我們的陣地猛烈砲擊，同時敵機二十八架，亦在空中彈彈助威；張華浜的重砲八門，野山砲二十四門又復出現，緊密地向我們的陣地射擊。這幾乎是敵人所能向我們進攻的火力的總力了，我們亦盡所有的砲類，向他們密密地還擊。寶山城、獅子林一帶，尤為敵人砲彈最烈的地方。在這樣強烈的砲火之下，我們的士兵還能夠沉着地等待最後的結果。有一些士兵，竟因為砲火的巨聲所震，至於耳聾。但由砲火所激起的殺敵的熱情亦極度高漲，有幾個士兵竟因接納不住，不待命令，在狂烈的彈雨中，狂呼前進。

強密的砲戰一直繼續至下午三點多鐘，這時敵人用裝甲車、船三隻，掩護民船三十餘隻，每隻滿載陸戰隊三十餘人，在張華



艦掩護之下，希圖在我們炮台附近的江岸，強行登陸。這是我們最活動的時候，我們用強烈的機關槍向他們密集地射擊，不讓他們有接近的機會。他們的飛機在上面所擲下的炸彈不能命中敵艦的砲彈多半落在無效的地方，所以我們能夠鎮定地將敵人擊退，充分發揮我們的機關槍的威力。

這樣的將敵人擊退後，戰事才好像到了一個段落，但敵艦仍然無聊地射擊着，一直到晚上八點鐘時才漸漸靜止。敵人在下哀的美敦書後的全力總攻，總算是失敗了。

這次我們在吳淞方面並沒有若干的損失，只是砲臺軍在他們的駐地潘家宅，被敵人的砲彈擊中，死了四人和傷了十五人。

二十一日仍續有戰事：從早上六時起，敵人在張華浜車站附近的砲臺，仍向我們第四團第三營的陣地斷斷地轟擊。前後共發數百砲，但我們損傷微乎其微，照常靜守不動。敵艦十三艘和敵機十八架同時亦向我們吳淞全地轟炸。戰爭至於此時，吳淞鎮以及炮台一帶已經是一千窟百孔，已經是炸無可炸，擊無可擊，所以敵機和敵艦的轟炸，已經是多餘的了。雖然對於民房損失難計，但對我們的戰士都極其微細，並且後來因為習慣見慣之故，竟至連示威作用都低少下去。這種不斷的砲擊只是表示他們沒有法子實行佔領而已。

這時蘆溝浜方面發現敵軍四百人左右，有乘陳渡河進攻的樣子，但為我們的機關槍和步槍，不費力地擊退了。他們的攻擊精

神根本就不旺盛，經不起強烈的反擊。若像張副師長那樣疲弱的精神，他們是沒有的。這回的戰事，亦許給了他們以改良陸軍的很大的教訓罷！

但在下午的戰事中，我們以前血戰敗敵的第四團第三營第八連的連長趙金聲，卻終於以身殉國了。連長自七日戰後，晚上即由蘆溝浜撤出，位置於永安紗廠內，沿紗廠的週圍，構築壕溝，並在牆上鑿槍眼，據險固守。不幸在下午三時左右，砲戰正烈時，有一顆從張華浜方面飛來的敵彈，穿過鐵窗，在廠內轟然炸裂，連長和他的排長劉德攝及士兵六名，都肢裂身碎，血肉橫飛，至於不能辨識。尤其是連長自身，頭顱和四肢均不知去向，無從尋獲，祇餘一段殘肢而已。

此外，在這一天中，士兵傷亡的總共十二名，第三營的機槍連連長陳錫榮亦受傷，陳連長苦戰多天，功勞亦是極大的。

第三營，在守吳淞的戰役中，是居在極勞苦的地位的。他們位置在吳淞鎮鐵橋附近，沿蘆溝浜北岸，和對面張華浜一帶的敵軍相持，已經經過了二十幾天。每次敵機和敵砲——尤其是敵砲——向我們轟擊時，多半以該營的陣地為焦點，死傷之大，是不必說了。就是留存着的官兵，亦已疲憊不堪。十七日那天，我因為他們的死傷過大，力量減少，而該營防線，又因敵人進攻的要衝，所以抽調駐守寶山的同團第二營的第五連，前往增防，還沒有將全部調換。這天下午接獲團長的電話報告，說是該營死傷已多，不死的

官兵，亦因為砲火不斷地激發，精神體力，均非常勞瘁，其中有因為砲聲的刺激而成耳聾的，有因為奮勇過度而致發狂的，許多士兵的動作都失了常態，若不嚴防，恐怕防務有礙等等，我當即調第五團第三營和他們對調，並就在晚上黑附裏秘密接換，十一時完畢。敵人的砲火直至下午六時左右才稍為停息，但機關槍和步槍還是繼續活動，終夜不絕。

從這兩天後，一直至三月一日，吳淞方面已無激烈的戰爭；戰事的重心，和以前從關北移到吳淞一樣的，此後已移向江灣廟行一帶我們中央的陣地了。

二十二這天，仍然有敵機十二架，敵艦七艘，間斷地向我們的陣地擲彈砲擊，但只是劇戰後的餘氣而已，但第五團第一連的駐所，卻不幸為無目標的敵彈所中，死士兵一名，傷一名，並炸壞了一些武器，駐所的房屋都倒坍了。

這幾天內，即使在劇戰當中，上海的民衆代表，仍肯冒砲火的危險，前來慰勞我們，送給我們極多的過於美好的食物，並告訴我們民衆方面對內對外的種種活動，給我們以極大的安慰和鼓勵。我亦轉以樂觀的論調去安慰他們，我說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是無限的，是鮮活的，永遠是中國人的自由的中國。我說上海的戰事，亦許我們終歸於失敗，但我們是以這一次的失敗為將來成功的出發點的。我是一個天生的積極的樂觀者，特別是對於中國的問題，愈壞的形勢，愈使我相信中國已經接近復興的階段。

我和許多熱心的民衆談話時，激昂的時候亦有，但總是歡笑的時候多。我們在土房裏促膝面談，常有說不出來的歡快，忘記了外面隆隆的砲聲。民衆的代表初進來時，他們或則是讚美我們勇敢，或則是勸請我們珍重，但後來他們什麼話都不說了，我們只是歡快地談些關於中國人如何偉大的話。我們談起胡阿毛（大概是廿九那天），他才是一個真正的勇士。我們談起在前線的官兵，如何在壕裏唱歌，如何酣戰，如何受傷不肯退卻……甚而至於談到漢奸，我們亦還是心滿意足的，民衆對於漢奸如此其痛恨，是見他們的愛國心是如何的高漲了。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幾位先生暢談之後，我們竟想到大家喝一點酒送同事。中外的新聞記者向我們探聽最詳細的戰況，他們回去後把新聞放大起來，對於我們過分的褒獎；影片公司要我們去上鏡頭。我們這是鬧熱得不得了。我想起吳淞是我生平最快樂的時候。拿一件事來證明，在那時我們雖然沒在工夫來講究喫的事情，並且時常是冷食的多，但我竟覺得非常壯健，有點近於肥胖。現在我們從戰爭的緊張中弛緩下來了，應當可以休養一下，但我的體格和精神，都覺得大不如前，我彷彿曾做錯了什麼事，竟失落了什麼東西，我實在比在吳淞的時候瘦了许多。團長和丁團長都有同樣的感覺，他們亦都說這是在吳淞的時候愉快，我們的軍心，從未嘗有那樣地親切緊密地團結着的一種同生同死的決心和願望，把我們維繫着，不論是官長，不論是士兵，大家把生命交換着，守正這種精神狀態之下。

無所謂痛苦，無所謂艱難，無所謂犧牲，這是一種精神的勝利。真正的喜悅，為我們在平常的生活中所不能發覺的。

二十三日的情況無多大變化，仍舊是敵機擲彈和敵艦發砲而已。敵機一共是六架，在晴明的天空裏往來瞰視，牠們顯然是找不到正確的目標，所以總共只拋下了二十多顆炸彈。在下午時，敵人一共向我們的陣地發了三十多砲，我們傷亡官兵六名。對於敵機的炸彈和敵艦的砲火，似乎成爲我們的便飯和茶水一樣了，每天都得領受多少的。

在敵人的砲兵和敵艦向我們轟擊時，我們自然亦相當還砲。但後來我們發見還砲的結果，還不如不還砲的好；因爲一還了砲，敵人便有了設定的發砲的目標，而將砲火集中向我們轟擊；每每在發了一兩砲之後，在我們砲兵陣地左右，便來了一陣密如雨點的敵砲。再者，我們的砲火的威力是很單薄的，到底未能給敵人以巨大的創傷，所以還是不如不發砲的好。以前師長督撥泰山砲二門，就是因爲發砲的緣故，被敵機敵艦作爲標的，損失頗大，計陣亡四名，傷十一名，所以這天我命令他們歸回建制。

但這時在江河廟方面，卻是激戰最烈的時候，日人集中武器和兵力，企圖佔領江河廟，以達到他們在關北和吳淞所未達到的目的。昨天從午前三時戰起，今天從拂曉起，均血戰甚烈，戰事的猛烈，遠過於吳淞北者之上，特別是在廟行嶺附近的決戰。

二十四日仍舊是一套舊戲，從上午八時起至下午五時止，敵

機間斷地在我們陣地上空偵察，先後共擲下炸彈二十餘顆，敵艦二十餘艘，向台灣附近發了三十幾砲，並忽然用機關槍向該處沿岸擲射，歷二小時之久。這天我們陣亡士兵二名，傷的亦二名。

在廟行嶺方面，今天上午較爲安靜一點，大概敵人因爲廿二廿三兩天的損失，不能不從事於補充和修整了。但在下午情勢又復緊張起來，連接着二十五這一天整天的大戰。

二十五日吳淞仍然無激烈的戰事，敵機和敵艦卻是異常活動，從上午六時起，敵機十四架，向我們的陣地上偵察，擲彈，和開機關槍，敵艦八艘，向我們間斷地射擊。敵人的意思，只是在向我們欺騙罷了。這天第五團的士兵死傷各四名。

因爲敵兵驟增的緣故，廟行嶺的戰況，在二十五這天非常緊張。事實上，我們的兵力是不夠分配的，但敵人的攻擊卻源源而來。下午五點鐘時，接到師長的命令，把第五團抽調開赴大場鎮東南二千米處的夏家宅，爲師的預備隊。我即飭第五團將防務分別移交第四團和第六團的第三營接替，趕緊開赴夏家宅。這時我們與敵的陣地區分如次：

- 一、以第四團之第三營接防第五團第二營之陣地。
- 二、以寶山之第四團第二營（欠一連及機關槍一連）接防第五團第三營之陣地。
- 三、以第六團第三營接防第五團第一營及第四團第三營在滬甯河左岸之陣地。
- 四、以第四團第二營之一連及機關槍一連，固守寶山。
- 五、以第四團第一營爲預備隊之第五團第三連，歸還建制。

六、據軍軍團行跡，則敵軍本擬重圍一營之陣地。

從這樣的佈置，就可知道我們當時兵力的單薄了！但敵人已把全部的力量向江灣方面攻擊，吳淞方面已居在次要的地位，所以我們終能繼續守衛，一直到撤兵的時候。

### 第五團調開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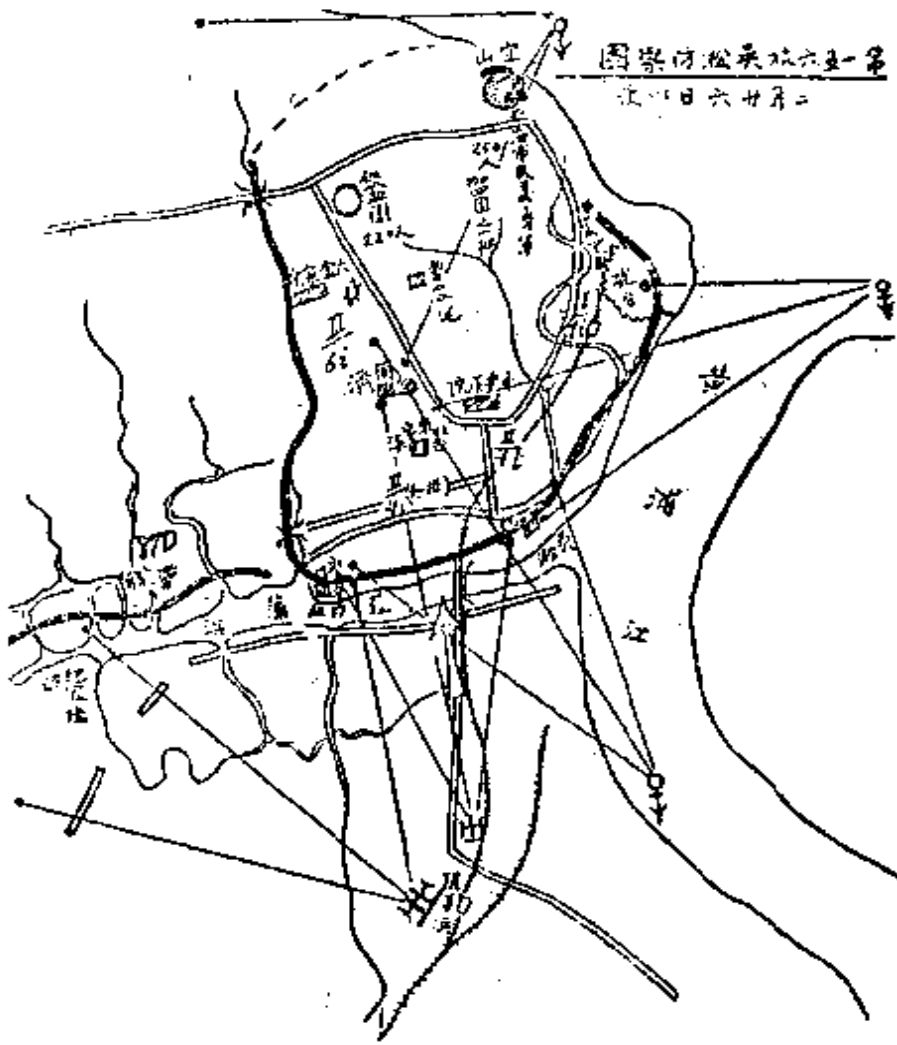
命各部特別注意戒備，嚴密地監視敵方的活動，因為敵人仍然有隨時襲擊與撤的可能，而我們的兵力又異樣單薄。

### 第二天，就是二十

六，我國上海市民義勇軍——（二百餘人，雜槍五十餘枝）——前往守衛寶山城，而把原來在該城守衛的步兵一連和機關槍一排，除

留步兵一排協同市民義勇軍固守該城外，其餘的都調歸建制。同時又調大刀隊四十餘人歸第四團第三營營長梁文指揮，準備和敵人肉搏。又由八十七師撥借自動步槍十枝，每營配備二枝，留二

第一六六次吳淞防禦圖  
一九二六年六月廿六日



校為旅部預備隊，這總算在可能的範圍內增加吳淞的兵力了。這樣單薄的兵力配備之下，是全憑一個犧牲的決心來支撐的。

以後的幾天——廿七——廿八——廿九——都沒有什麼變化，每天只是敵機的偵察和擲彈，敵艦的野砲和機關槍而已。廿七日我們祇傷士兵一名，廿八日傷亡各一名，廿九日傷四名，都是第四團的。敵人卻在這個時候大增援軍，他們的十一師團和十四師團均陸續趕到，白川大將亦在這時到滬，這是他們第三次的易帥了。

但在廟行方面，每天都在劇烈的激戰中，敵人除把全力來攻擊我們中央的陣線外，復一再增撥，使我方陷於苦戰。自從二十五日起，我們每天都有

嚴重的死傷，雖然在陣線上還無若何嚴重的變化。關於江灣廟行一帶血戰的詳情，我們可以在軍部編修的戰史中看見，我這裏只

想略說一說我們這一旅一部分參加該處作戰的經過。

我們的第五團在二十五日奉命開赴大場鎮東南約二千米 推進至孟家宅。

突的夏家宅第六團（欠第三營）亦在二十七日午十二時由

其南開抵大場東面約一千五百米突的孫家宅附近。這時我們的

一五五旅已經在燕毛

柳楊家橋、夏家窩、廣榮

山莊一帶加入作戰了。

三月一日上午九

時左右，敵人又沿小場

廟金穆宅一帶，開始向

我們中央陣地進攻，起

初仍用飛機和重砲向

我們陣地轟炸，隨後便

用坦克車掩護步兵衝

鋒，激戰至十二時左右，

我們一五五旅的陣地

差不多全為敵人所摧

毀，而敵方的炮火又一

陣一陣的加烈，敵兵向

前線衝進的愈來愈多，這時

幾有全線動搖之勢。就在這時候，五六兩團便奉命歸一五五旅

張長指揮，以第六團推進至孟家角方面，第五團則由大場鎮前宅

第六團進至孟家角時，正值該處敵人砲火最烈的時候，奮戰

近一小時，頗有損傷，同時我們第二團在楊家樓的陣地，亦被敵人

突破。第一三兩團在

夏家窩和廣榮山莊

等處的陣地，因為受

右翼的牽動，亦紛紛

潰退，敵人便乘勢渡

過小河西岸，進佔該

家宅，孟家角的一部

這時張團長君協介

他的第一營由孟家

角北端前方，第二營

由孟家角南端前方，

一齊向楊家樓下方

而增援反攻，同時第

五團第三營奉命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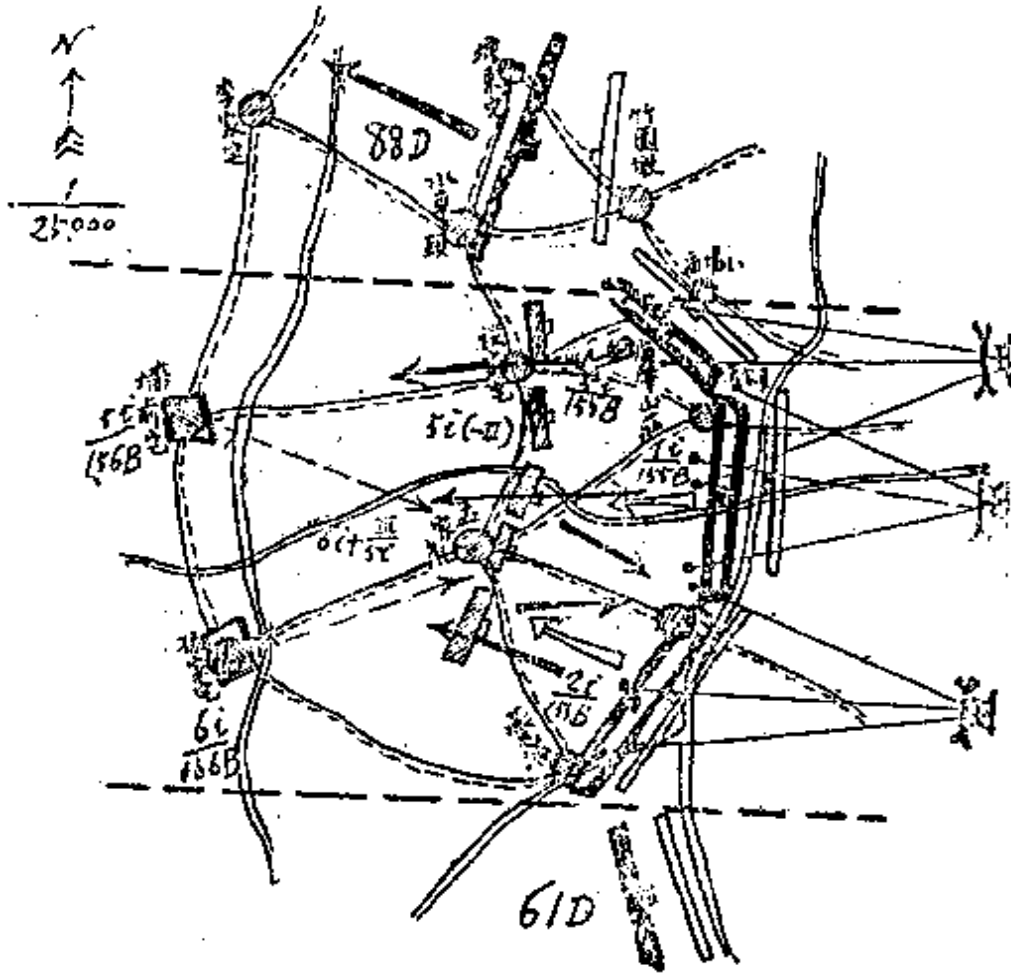
張團長指揮已開到

孟家角附近，張團長

即命該營由孟家角正面，協同第六團第一第二兩營，向前猛衝，旋

又加上迫擊砲連，在孟家角附近佔領陣地，向敵方猛烈地射擊，掩

(四) 團門戰近州灣江一月三年一十二國民華中



讓我們的步兵前進。這樣一直激戰至下午二時，才將敵人擊退至小河東岸。第二營克復了楊家樓下，但因為屢次衝鋒，均冒越過敵人狂烈的炮火，傷亡極多。第一營亦克復了孟家角被佔的一部。二時十分以後，爲指揮的便利起見，第一團全部便撥歸張團長指揮。

當第六團在進行克復孟家角和楊家樓下時，第五團團長丁榮光在騎前宅，令他的第二營向該家宅正面，第一營連接第二營左翼，向前衝鋒，激戰至二時二十分左右，第三團全部又撥歸丁團長指揮，和敵人肉搏數次，終於在四時半左右，由第二營將該家宅陣地克復。

這時我們的陣線又恢復了嚴密的連絡了。一五五旅各團及五六兩團的陣地，從該家宅、孟家角、楊家樓下至燕毛灣，連成一線。但和敵人的陣地非常接近。張團長和丁團長這時正想在五時左右，全線舉行反攻，企圖克復今早夏家灣、廣嶺山莊原有的陣地，但因為黃旅長命令在原地固守，遂將計劃打消。

就在這晚上十二時左右，因爲中央左翼的陣地，在敵人頻數多出我們一倍以上的主力加緊壓迫之下，開始潰退，全線遂呈動搖之象，遂致向第二道防線總退卻。

## 六 三月一日

三月一日的上午九時，敵人向我們全線開始總攻後，吳淞方面仍然遭受敵機敵艦的轟炸；不過敵人進攻的焦點是在廟行一

帶，吳淞方面不過伴作進擊，以爲牽制之計而已。

十一時左右，接到第五軍部參謀處通報轉到左翼軍指揮官張軍長治中從劉行發來的命令如下：

敵有一部由七了日登陸，似有擾我側背之企圖。

我四十七師之一部，由黃渡向太倉方面前進中。

本軍目的，在使敵立足未穩之前，在瀏河口北地區將其撲滅。

3 若宋旅長希速率所部兩團，由現駐地趕到瀏河口前進。

4 某校教導隊，應固守瀏河，并以一部在西望擊擊擊擊，俟宋旅到達後，即歸該旅長指揮。

5 獨立旅團應以一部在楊行北端，連派一小部進駐月浦鎮，向獅子林廟古方

向野戰，與我駐在該家宅教導隊連隊第二營切取聯絡。

敵人從瀏河登岸以襲取我們的背側，這是我們所極關心防備的，但因為兵力不敷分配的緣故，瀏河方面，這時竟是非常空虛。若敵人大部從瀏河登陸的企圖達到時，我們便沒有法停留在第一道防線上了。

在吳淞方面，敵人的砲火，多半集中在寶山和獅子林之間。至下午四時左右，敵人突用鐵甲小汽船三隻，掩護民船三十餘隻，向寶山城東門進襲，企圖登陸，來勢極爲兇猛。這時我們那裏只有上海市民義勇軍二百餘人（槍五十餘）和步兵一排，極力和他們對抗。激戰一小時以後，義勇軍雖然奮勇異常，但火力終較敵人爲弱，形勢漸趨危急。我開報後，急令第四團第二營調兵一連（欠一排）榴彈砲二挺，自動步槍二枝，用汽車趕運至寶山塔橋，敵勇

軍亦拚命助戰，終於將敵人擊敗，狼狽退去。

下午八時，奉到左翼軍張軍長電話，着我們準備撤退，並說敵

人確已從瀏河登陸。

我即轉飭各部隊將

所有預備彈藥、米糧、

行李、材料等，先用汽

車運回嘉定。

在這時候我們

的痛楚是不問可知

了，吳淞方面的兵力，

已單薄到無可為戰

的地步——我前面

已經說過——守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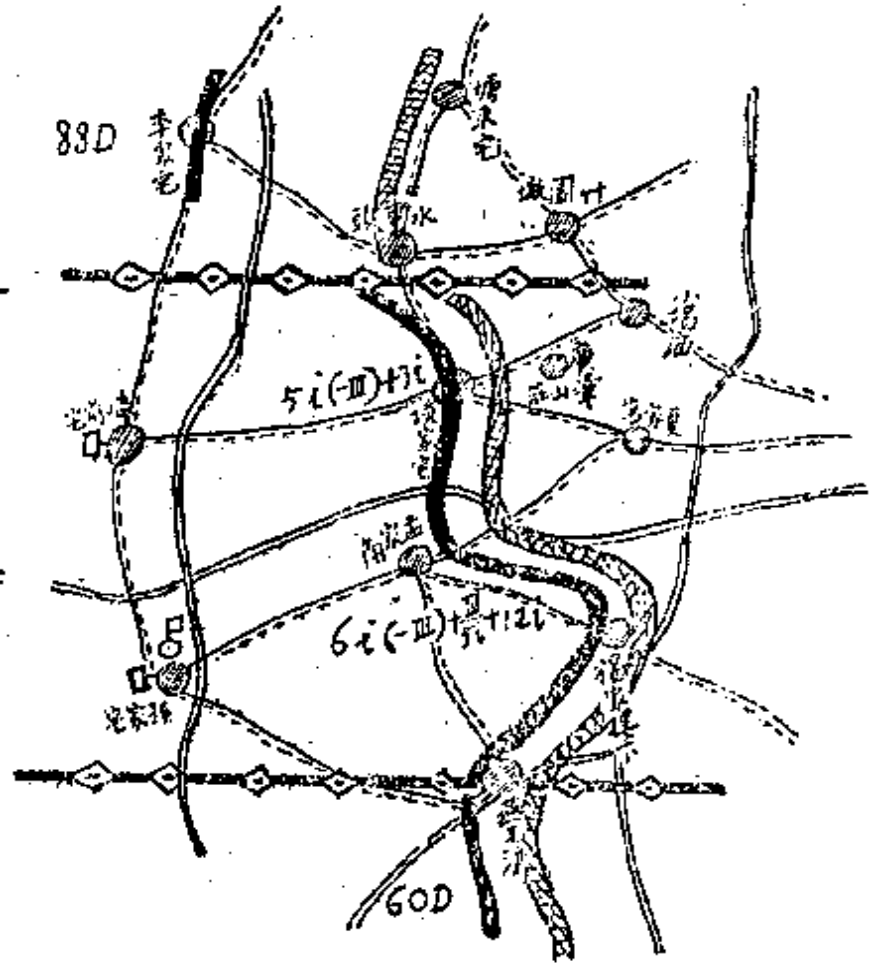
不守都是一樣的了！

旋接到張軍長

九時半發於劉行的

命令：

第五十六兩三國一月十四日十四時三十分後江灣附近戰鬥圖



與右翼軍聯繫。

四、八十七師旅長附山砲營(欠一連)經由山橋——劉行鎮——嘉定北部——

大橋鎮——沈家木橋

——嘉定城——劉行

鎮之道路，到劉行，駐營

或朱澤村——嘉定城

——四竹橋之線右翼

須與八十八師聯繫。

五、八十七師旅長及教導

總隊，經由劉行——陸

浦橋向太倉鎮駐營

或四竹橋——嘉定城

——太倉城——四湖

川壩之線，右翼須與孫

旅聯繫。

六、獨立旅第一團附山砲

連及教導隊編隊三

營，經由劉行鎮——羅

店——嘉定——外岡

鎮——劉行鎮(太倉)

門前約六千米處)在該團鎮編隊待命。

七、獨立旅第二團，應逐次在劉行鎮、羅店編隊待命，如有獲情收奪本師時，各團

隊之任務，俟全部通過羅店後，即經由嘉定外岡編隊至錢門塘編隊待命。

八、八十七師旅長，由劉行、羅店編隊，在嘉定鎮、劉行鎮編隊待命。

一本 根據總司令本軍於今晚應將陣地以備與敵作長期抵抗。

二本 左翼軍應進至四湖鎮——嘉定——太倉之線，佔領陣地。

三、八十八師經由山橋橋宅——陳家行——廣福廟——馬陸鎮——嘉定之道

路，應於嘉定、廣福廟、廣福廟、嘉定城——朱澤村之線，在劉行鎮

九、各師撤退時，皆須派出有力後衛，作逐次抵抗，其抵抗線如左：

第一抵抗線：馬橋——廟橋——劉行。

第二抵抗線：廟橋——羅店。

十、各部應於本月十一時開始撤退，不得遲延自誤。

上面的命令到後，我即飭各部隊遵命撤退，部署如下：

一、敵以優勢之兵力向我正面進攻，另以一部約四五千人在劉河登陸，我即督我軍奮勇迎擊，決於本月十一時開始撤退至黃渡，方整隊定，未倉之以，待機轉移攻勢。

我右翼軍沿鐵路撤至黃渡，方整隊定，我左翼軍沿滬太鐵路撤至嘉定，太倉之線，亦以適當於本月十一時開始撤退，經劉行，羅店，廟橋，黃渡，嘉定，太倉，八十八團，即由黃渡出發。

三、撤退之部署如下：

1 第六團第三營及獨立軍，應於十時半開始撤退。

2 第四師除應派偵查員一員，率自動步槍四枝，在敵後擾亂，掩護主力撤退外

（該師須至十二時後，始可撤退，如敵車攻，應以猛烈火力，阻其渡河）所有

主力，於十一時開始撤退。

3 寶山上海市民義勇軍，及第四團之第四連，除留掃蕩一員，率兵一班，率自動

步槍二枝，在寶山掩護主力撤退外，（該師須至十二時後，始可撤退）其餘

均於十一時撤退。

4 高射砲連統於九時五十分，先行撤退。

5 工兵排，應將沿途橋樑，於我主力撤退後，即破壞之。

四、各種彈藥材料，亦川汽車運送。

五、余在吳淞旅部，十一時乘汽車赴嘉定。

就照着上面的部署，我們的隊伍開始漸次地離開我們一月來奮鬥犧牲拚命守衛的吳淞，在這裏我必須說明的，就是我們在

撤退時的意識，一點亦沒有複雜着戰敗的心理，我們只是認爲戰略上所必要的陣線的變更，如其我們認爲這次的撤退爲最後的戰敗，則我可以說我們決不是這樣做的，慷慨赴死，這是我們從戰爭開始時便抱着的態度，我們決不肯於苦戰逾月之後，在一息尚存之前，而對於敵人作退讓之舉，所以這次的撤兵，在事實上，只是一種持久抵抗的表現。

使我們最爲感動的，是有幾位民衆代表，竟至用最誠懇最動人的態度，請求我們保全實力，徐圖後舉。我知道他們在說着這些話時，是血淚交并，悲憤無限的。親愛的同胞，你們對我們的用心是無所不至了！你們的悲憤冤抑，無窮的慘痛，我們也是了解的！你們請我們珍重，我們接受了這種美意；我們亦想轉來請你們珍重！國家的艱難，民族的困厄，是要你們來解脫的，你們的責任比我們的更大，力量比我們的更多。戰敗是我們起初就預料到的，但我們終於合力認真地戰了一次，這就是我們的成功，這就是我們的勝利。在我們和敵人關係的總賬上，這次的戰爭，應該歸在勝一方面呢，還是應該歸在敗一方面呢，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但我們所知道的是我們已經向勝利途程上，走近一步了！這次的撤退，在你們眼裏看來是失望，是可痛，是恥辱，你們的熱情是極其誠懇的；但是你們的願望卻是太高了！你們希望在中國眼前的情勢，一舉而擊敗強敵，實際上沒有這便宜的事！至少至少，恐怕我們亦還要



若干數目的犧牲去抵銷的，而現在我們已經先付了若干了，我們還要繼續努力去把牠付清就是。所以對以前的事件，我們無須乎悲痛和嘆息，只要我們樹立了堅忍的意志，勝利決不是別人的嘴！

這天晚上十時，我們的各部隊便開始先後撤退，至第二天早上六時左右，先頭的部隊已到達嘉定城了。俞師長便命令我們在嘉定東門沿北門至城外朱涇村一帶，佔領陣地，構築工事，繼續抗戰。

我這時下各部命令如下：

一、敵者向我追擊機隊。

八十七師在英特維家園至太右一帶，佔領陣地。

八十八師在東門右側沿南門至馬路一帶，佔領陣地。

二、本旅以協同各師阻止敵人，因守嘉定之目的，決於東門沿北門城基至朱涇村

一帶，佔領陣地。

三、各部之職務如次：

1. 第四團連派兵一連，附機關槍二挺，在英特維佔領前進陣地，維護主力佈防；

其餘由東門沿北門之城基，至朱涇村佔領陣地，構築工事，惟北門城外

面朱涇村，至少須一營兵力圍備之，左翼并須與英特維之八十七師緊密聯絡。

2. 第六團第三營及各連兵，集結於東門城內，為預備隊，并須隨時第四團

築工事。

3. 八十七師之高射砲二連，隨時待命；八十八師之一連，在城內佔領陣地，担任

砲擊。

4. 米糧應準備十天。

5. 交通網如舊，應即日完成之。

6. 在嘉定城內築路。

關於我們撤退時，還有一個很奇妙的誤傳，報紙都加以記載，

而外間亦相信是那樣的：當時第四團有一部分及掩護部隊，因為

失了連絡的緣故，走錯道路，誤向瀏河方面前進，被在那裏和敵人

相遇，引起一場意外的激戰，在敵人方面，以為受了我們的野算，非

常驚亂；在我們原不預期作戰，所以亦未作何巨大的企圖；但兩方

一直激戰了四個鐘頭，敵人因為出其不意，始終有些怕害，不敢進

迫，我們亦因為人數過少，所以終於脫離了敵人而四散向嘉定退

卻，一直至二日下午一時才達到嘉定，後來人們以為我們是故意

去和敵人痛打一陣之舉，才從容撤退，但實際不是這樣。

三日下午奉師長的命令，開至方寨鎮回建制，我們於四日

上午六時到達，即在該處佈防，四日下午又奉命開至馬山集中，我

們在五日下午六時到達。

七日又奉命開至六涇村，為軍預備隊。

這幾天內前方仍然有小接觸，敵機亦仍然向我們這邊掃彈，

但砲擊是可以講到了一段落了。敵人宣稱他們的目的已達（？）

無再向前推進的必要，我們除一面積極準備和迅速補充外，暫時

亦沒有大規模反攻的計劃。

以上是我們這一旅作戰情形的報告，雖然想詳細敘述，但仍

不免有許多遺漏的，譬如那些有特別戰績的戰士們，便一時來不

及借人敘寫，祇好俟詳細調查之後，再列冊留念，許多民衆代表對

我們的贈言訓話，亦不及錄在這裏，有一件事我要特別聲明的：

這篇血戰回憶錄是一篇報告，寫給許多寫信向我們垂詢的朋友和各界同胞的。這裏頭決沒有宣傳的作用，更不想提出什麼主張，只是在有些地方略抒個人的感想，以與同胞們互相勉勵而已。

總計這次戰役中，敵人由我們這一旅所受的損失：在湖北方面，死的約五六百名，傷的約千餘名；在吳淞和蘆溝方面，死傷約七八百名；在江灣附近，死傷約三百餘名，合計約二千餘名。此外在湖北爲我們炸燬鐵甲車六架，可惜因爲車身笨重的緣故，不易移動，後來仍給敵人運回去。飛機一總爲我們擊傷四架，另外還奪獲了好多軍械。我們遺失，在湖北作戰的第五第六兩團，共陣亡官兵一百一十八名，傷一百九十五名；在吳淞方面，第四第五兩團及義勇軍等，共陣亡一百九十五名，傷一百六十八名；在江灣附近方面，第五第六兩團官兵，共陣亡二百五十九名，傷二百零五名，合計共陣亡四百七十二名，傷五百六十八名。

我們所遺失的敵人，在湖北的是海軍司令鹽澤所轄的海軍陸戰隊，共三千五百人；此外還有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八艘，炮艦三艘，航空母艦一艘，飛機約一百架，鐵甲車十餘架。在吳淞方面的陸軍是久留米混成旅團長下元所轄二十四旅，人數約一萬，附海軍陸戰隊的一部分；海軍是鹽澤所轄的第一遣外艦隊和野村所率的混合第三艦隊，共約四十餘艘。飛機無定，大概後來敵人在滬作戰的飛機，當在二百架以上。在江灣附近和我們第五第六兩團作戰的，爲植田所轄第九師團的一部分。

還有一件事我們要注意的，就是十九路軍撤退之後，他的心理狀態怎樣呢？因爲退出了戰爭的漩渦而慶幸麼？因爲經過長時間的苦戰而沮喪麼？因爲損失過重而嘆惜麼？因爲爭鬪失敗而怨憤麼？不！十九路軍撤退以後，時時刻刻在準備着更大的戰爭。他們不是怕戰而是怕不戰，不是怕犧牲而是怕沒有犧牲的機會。他們戰後的實力，比戰前更堅厚，精神比戰前更高昂。他們沒有什麼損失，作成了幾千個以身殉國的軍人，這斷斷不能算是損失。這應該說是獲得。他們亦決不會怨憤，因爲他們用遠大的眼光，看到將來最終的勝利。

其次，他們亦不憐因爲獲得了民衆的同情和擁護而覺得驕傲和自滿。民衆的同情擁護，祇使他們覺得慚愧，使他們更加警惕，鞭策他們自己向前努力。但這一點的確是他們最大的慰安，最大的快樂，最大的光榮。

順把撤退的通電錄在這裏，作爲結束：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各報館、全國民衆鈞鑒：我軍抵抗數日，苦戰月餘，以敵軍械之犀利，運輸之敏捷，賴我民衆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奮鬥，傷亡枕藉，猶能屢挫敵鋒。日人猝增援兵兩師，而我以運輸艱難，後援不繼，自廿一日起，我軍日有重大死傷，以致傾全力於正面戰線，而日人以一師之衆，自瀏河方面登陸，我無兵抽調，側面後方均受危險，不得已於三月一日夜，將全軍撤退至第二線，從事抵禦。本軍決本彈盡卒盡之誓，不與日共敵一天，浴血陳詞。

尙新英將光緒葬廷楷載銜全體將士叩冬。

## 七 以後

混戰裏面的是非曲直，中國的民衆是了然於心的，不單是中國民衆，國際的人士亦是了然於心的。歐美不必說，就是一部分屬經較為清楚的日本國民亦還是了然於心的。中國的民衆因爲自身存亡的關係而採取了自衛的立場，國際的人士亦因爲他們本身的利害關係而採取了種種的立場，是非曲直儘管了然於人心，但利害得失才是決定他們行動的標準。所以中國的民衆若想像積國際的援助而取得自身的解放，這是錯誤的。事實上已經一再證明，國際的盟約等於具文，國際的決議案等於廢紙，但錯誤不在盟約和決議案自身，錯誤是在於強蠻的破壞者，尤其錯的是中國。對於這些盟約和決議案沒有恰如其分的認識，視爲固然，過分珍視以至於完全崇拜亦是同樣的錯。中國的問題，只有中國人能解答；中國的屈辱，只有中國自身才能挽救；中國民衆的冤抑，只有中國民衆自己才能洗雪；中國的命運，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中國的民衆，只有從自己的覺悟和奮鬥中，才能獲得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中國人應該向世界顯示他們獨立的精神，顯示他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顯示他們創造一個新國家的能力。這是我們應當覺悟的第一點。

本來，一個國家而頹敗至於別國敢來肆意壓迫，一再踐辱，這

與其說是壓迫者的強盛，無寧說是被壓迫者的卑怯。我們與其敢烈地去咒詛日本人，倒不如深刻地來責備自己。我們有若優越的人數，雄厚的資源，爲什麼不能造成一個強健的國家，乃至於無時無刻不在強暴者的襲擊凌辱之中，既被凌辱製殺，爲什麼不能抗戰，爲什麼不能抗戰而勝？既然不能抗戰和抗戰而勝，則我們的國土便只有讓人割奪，我們的同胞便只有任人屠殺，但我們爲什麼又不願意不願意便只有戰，只有戰而勝，難道我們真的要坐在砲火硝煙之中，靜待和平和公理來救援？若說我們眼前力量還不夠，這不能用武力來和強敵相週旋，這倒是真的；但要有這樣的覺悟就可以，不要等到第二次以至第十次的壓迫來，臨時仍然沒有抵抗的力量準備戰，準備武力的自衛，這才是有爲的國民所應當做的唯一的救國工作。我們動不動以愛好和平誇示於世界，但我們實在並不愛和平，我們以兇猛的内戰疑殘全人類，我們眼前誇說愛和平並不是光榮，而只是表示我們卑怯和長於說謊。愛和平將成爲一種光榮，但那是在我們有了充分的武力可以自衛之後。我們讓外交家在國際的論壇上去講，但我們民衆卻應當講如何充實我們的國防，如何建設盛大的軍備。至於一班高談世界的公理和人類的正義的，希望用這種正義和公理來拯救中國的危亡，那亦自有他們既高且遠的見地；不過因爲太高太遠了，我們站在地上的人的耳朵是聽不到的。我們願意正視眼前的事實而不願徒作遼遠的幻想。正義和公理亦存在的，但牠們正如一束美麗的

香花在病室裏點綴是很好的，但治不了病，這是我們應當覺悟的  
第二點。

我願意相信，中國是在一步一步的向上的，惟其如此，所以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亦是一步一步的加緊，非把我們抑沈下去不可。我們將奮起自救，使帝國主義者相顧失色呢？還是萎靡不振，讓他們生存活剝呢？我們決不能仍舊昏憤無知，麻木不仁，企圖糊塗塗地再渡過一個世紀，我們確已臨到生死存亡無可假借的時候，但是我敢說，我們始終並未下過救亡圖強的決心，我們老是雍容自在，好整以暇，任何嚴重的禍難，任何深刻的恥辱，不嘗使我們真正覺悟，不嘗使我們痛下奮鬥的決心。事變發生時，我們便張皇無措，徒然發出哀音，乞憐求救，不一而足，幾幾乎以受凌辱爲光榮。事變一過去，我們又依舊擺出大國民的態度，依舊過着鴉鳥式的生活。我們不帶下決心，亦不曉得怎樣去下決心。我們的古人曉得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我們卻連這個亦不曉得。

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們的政府已經一再宣示長期抵抗的決心了。長期抵抗的實現，實在是救國的無二法門。救國的事業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我們決不能妄冀以一年半載的努力來振起深沈久積的頹唐，所以我們的抵抗是長期的奮鬥，不斷的奮鬥。

上下一致的奮鬥，我們固然希望政府的宣示不至成爲空言，但實行起來，還是在我們民衆。如其我們能因淪職的激烈而痛下抵抗的決心，淪職便是我們一刻起死回生的良藥，這是我們應當覺悟的第三點。

淪職的經驗，是一個積弱的國家所能碰到的最深刻的教訓；這裏面所包含着的意思和所表現出來的事實，是強者對我們亡國滅種的預告，是強者對我們非人類的待遇，是極端的輕蔑和極大的侮辱。至於殘暴和野蠻都在其次。我們是應當有所覺悟了！我們若沒有澈底的覺悟，不痛下真正的決心，若再不由這種澈底的覺悟和真正的決心，進而爲實際的準備，則事變之來，只有一比一次地嚴重，終於使敵人的輕蔑和侮辱，成爲有理由的舉措。我們只有以事實來對抗事實，不要讓人家把事實來擊破我們的空論。

我在前頭說過，我是一個積極的樂觀者，我相信在中日一切爭端的總結眼中，我們將無疑地得到最大最後的勝利，我亦說過，淪職的失敗，是我們將來成功的開端。我深切地這樣相信着，並且憑着這個信心去奮鬥犧牲。我願和我們愛國的同胞互相盟誓，我們以犧牲奮鬥的精神，共同來創造獨立自由的新中國。

（全文完另有附錄三篇見下頁）

附表一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第七十八師第一百五十六旅武器彈藥消耗表

備考	計	第六團	第五團	第四團	旅部	隊		種類
						分	區	
第五團尚有消耗左輪手槍彈七十一顆未列入本表內	386675	227230	82753	75192	500	槍	步	消
	50987	21604	12396	10983		槍	步動白	
	13599	8282	7042	4875		槍	亮殼	
	3720		1370	2350		槍	團機輕	
	184180	97550	49050	37680		槍	團機	
	1229	178	204	841	8	槍	兵步	
	4346	1758	1186	1305		槍	榴手	
	433	303		140		槍	手尺曲	
	55	65				槍	手架機	
						刀	刺	
	101		88	16		彈	露鋼	耗
	2432		2132		300	槍	團機手	
	227	129	68	39	1	槍	步	
	1	1				槍	步動白	
	4		4			槍	亮殼	
						槍	團機輕	
	4	3	1			槍	團機	
						槍	兵步	
	1	1				彈	榴手	
						槍	手尺曲	
	194		102	92		槍	手架機	損
	72		72			刀	刺	
						具	器作工	
	98800	33000		85500		槍	步	
	5520			6520		槍	步動白	
						槍	亮殼	
						槍	團機輕	
	10000	10000				槍	團機	
	540	510				槍	兵步	
	304	300				彈	榴手	
						槍	手尺曲	
						槍	手架機	失
	75	75				刀	刺	
	300			300		彈	露鋼	

附表 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七日 第七十八師第一百五十六旅死傷表

考備	總計	第六團	第五團	第四團	旅部	部區	
						隊分	戰區參加人馬
A 戰區參加人員共計官兵四千三百一十五人 B 表外尚有上海市民義勇軍三百二十人 C 生不明官兵一百四十九人 D 負傷官兵三百九十四人 E 又鐵血團死團員一人傷十五人 F 及鐵血團死團員一人傷十五人 團二百五十六人 團二百五十六人 團二百五十六人	320	117	94	89	20	軍官	戰區參加人馬
	3995	952	1444	1536	63	准尉	
	26	10	6	5	5	馬匹	死
	15	8	4	3		軍官	
	379	175	69	135		准尉	傷
	9	5	1	3		馬匹	
	30	16	6	7	1	軍官	生死不明
	536	274	148	114		准尉	
	1	1				馬匹	
	1			1		軍官	
148	73	40	31		准尉		
					馬匹		

附表 三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七日 第七十八師第一百五十六旅擄獲表 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旅長劉照垣

備考	員數	區分	種類		利品
			俘	擄	
拾彈軍帽第六團第一營現拾獲留該部軍帽伍旅部備用軍帽第六團通訊排所獲即留該排備用		軍官			利品
		准尉			
		馬匹			利品
		槍			
		砲			利品
		槍彈			
		砲彈			利品
		砲彈器具			
		粗絲			利品
		北			
	他			利品	



淞滬中日血戰初集







石介蔣令司總軍空陸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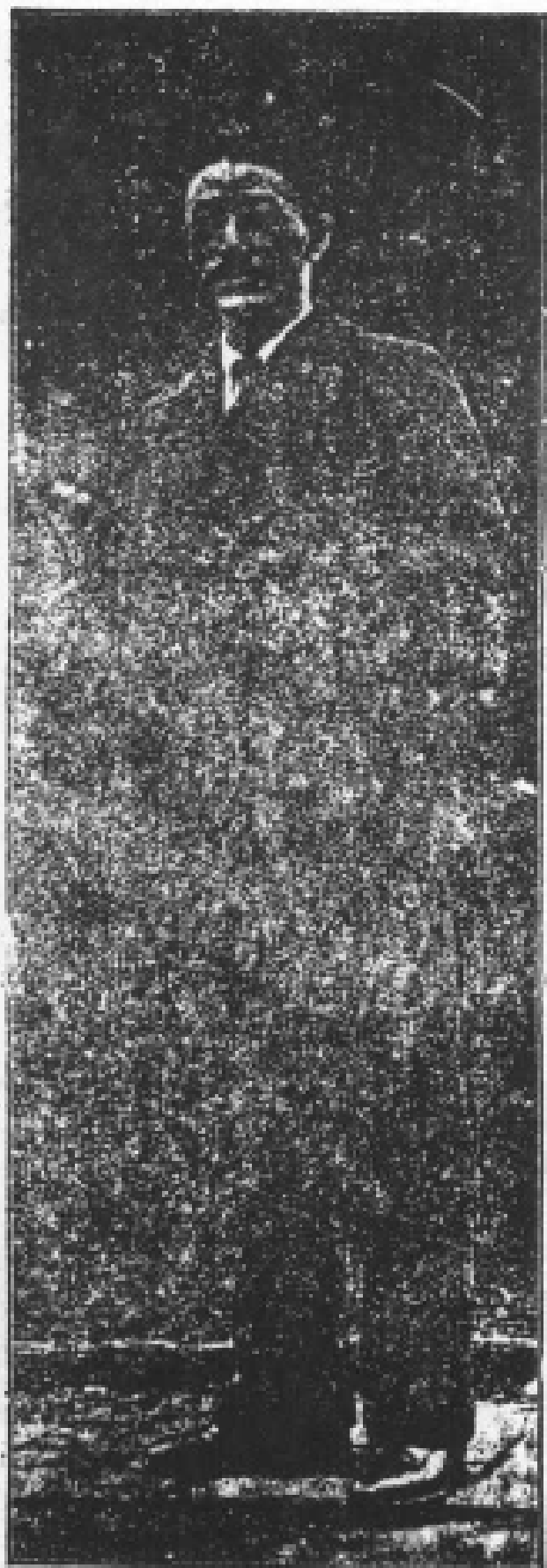
上海市長  
吳鐵城前  
任廣州市  
公安局局  
長顧著政  
績最近任  
上海市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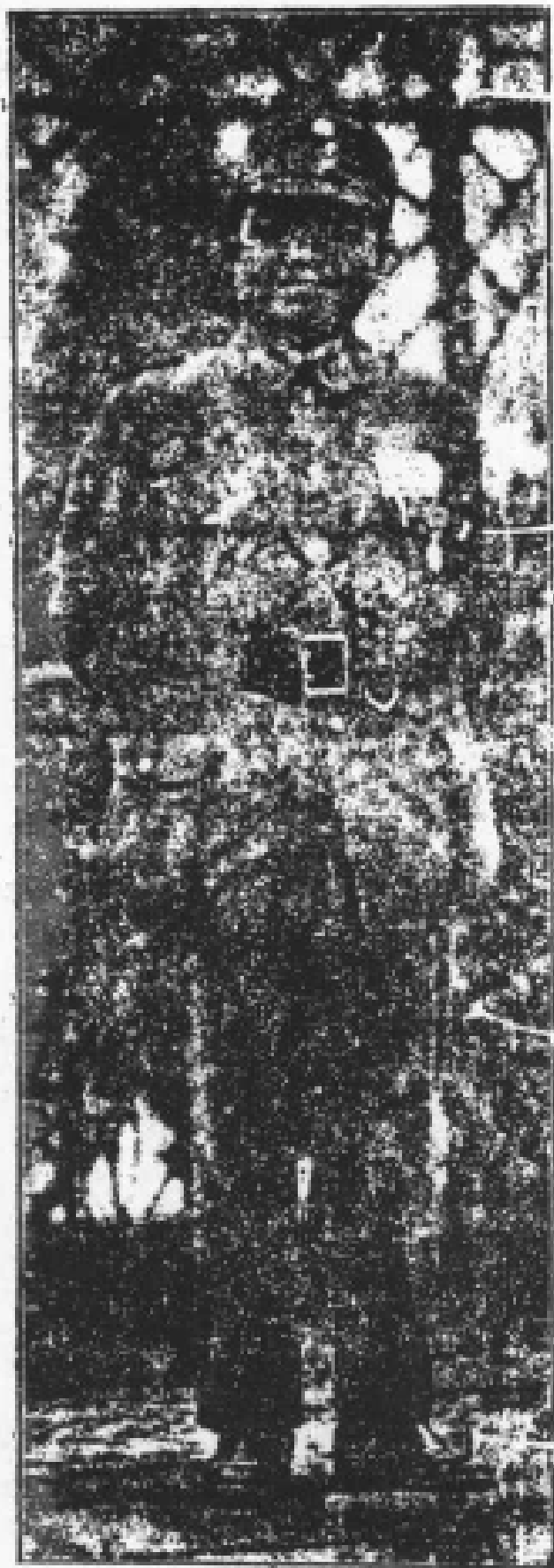
年壽區長師八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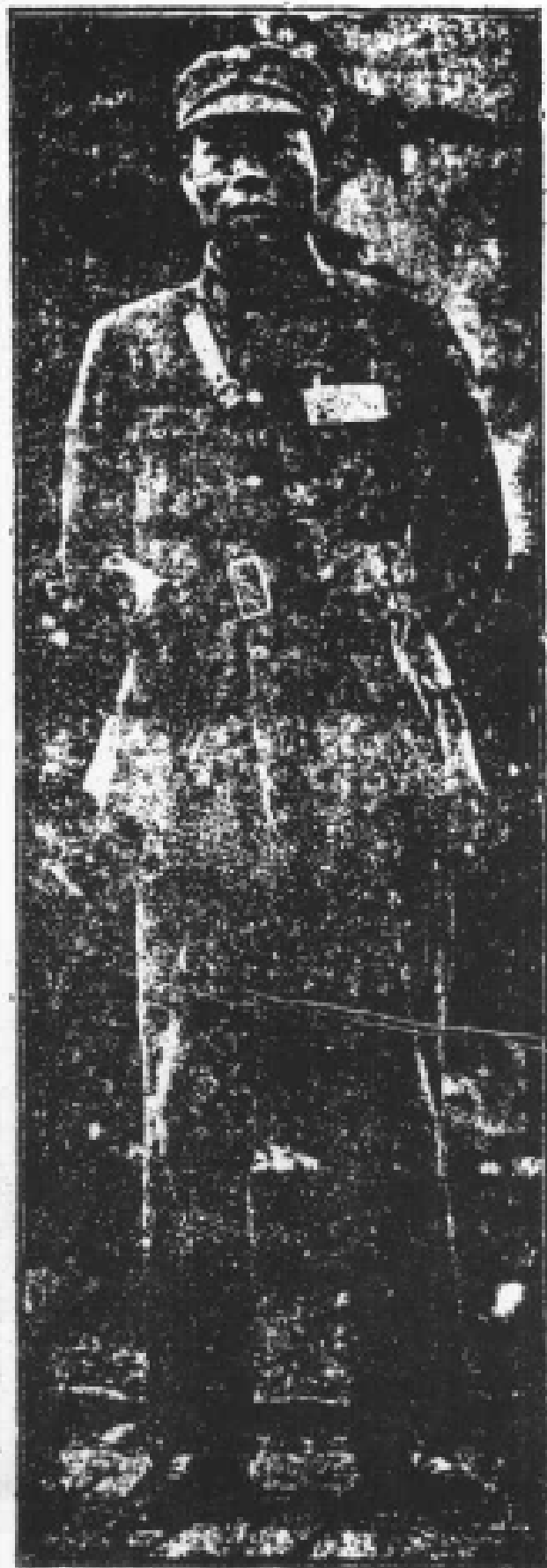
較威令司備警瀝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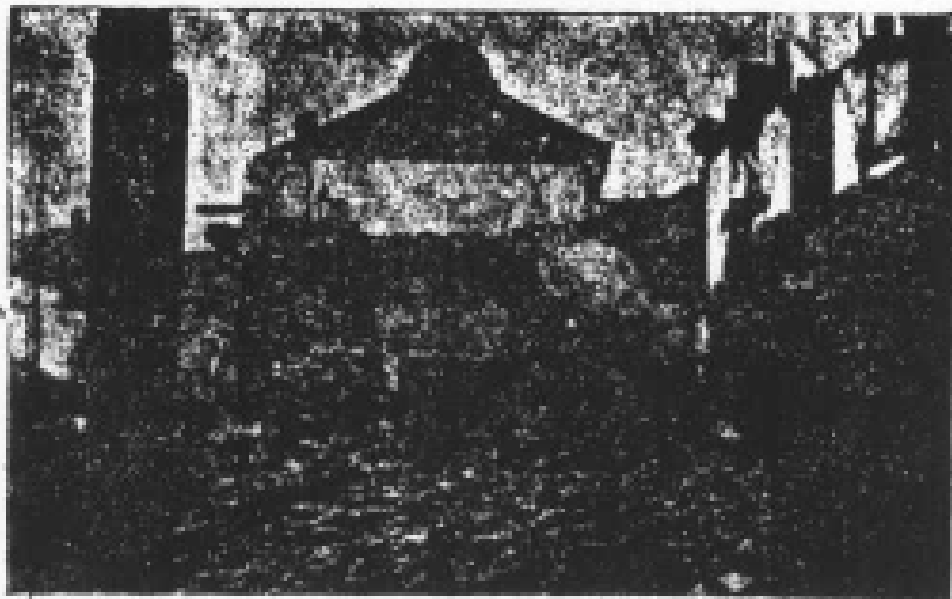
非光得揮指總軍路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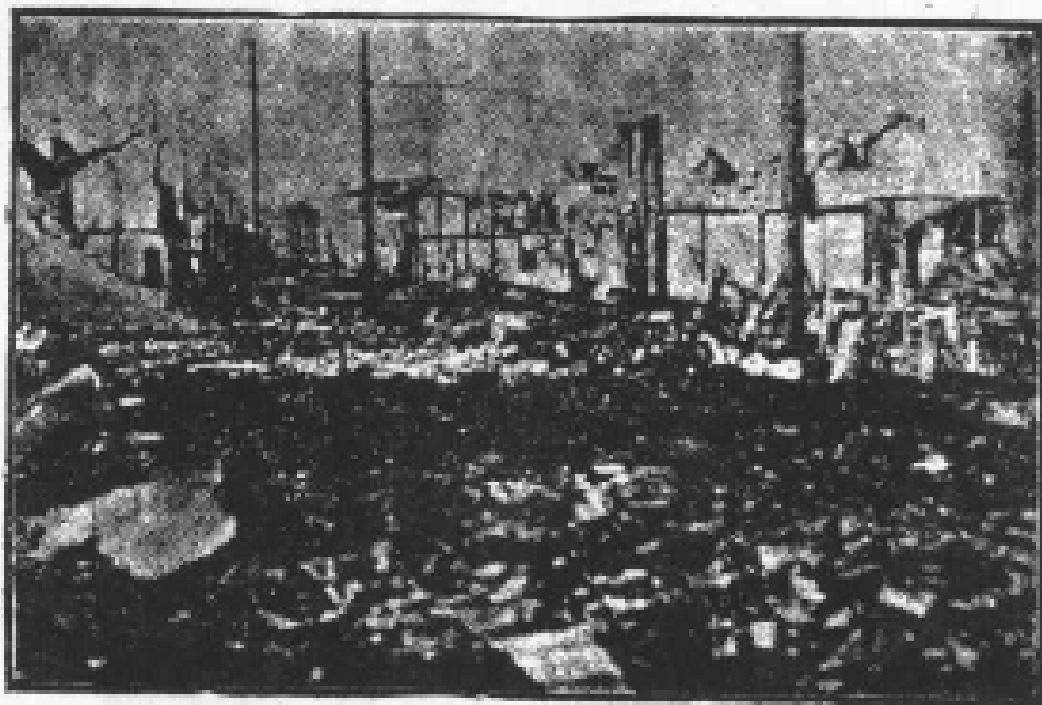
第七十八師參謀長李博



第七十八師團長譚啓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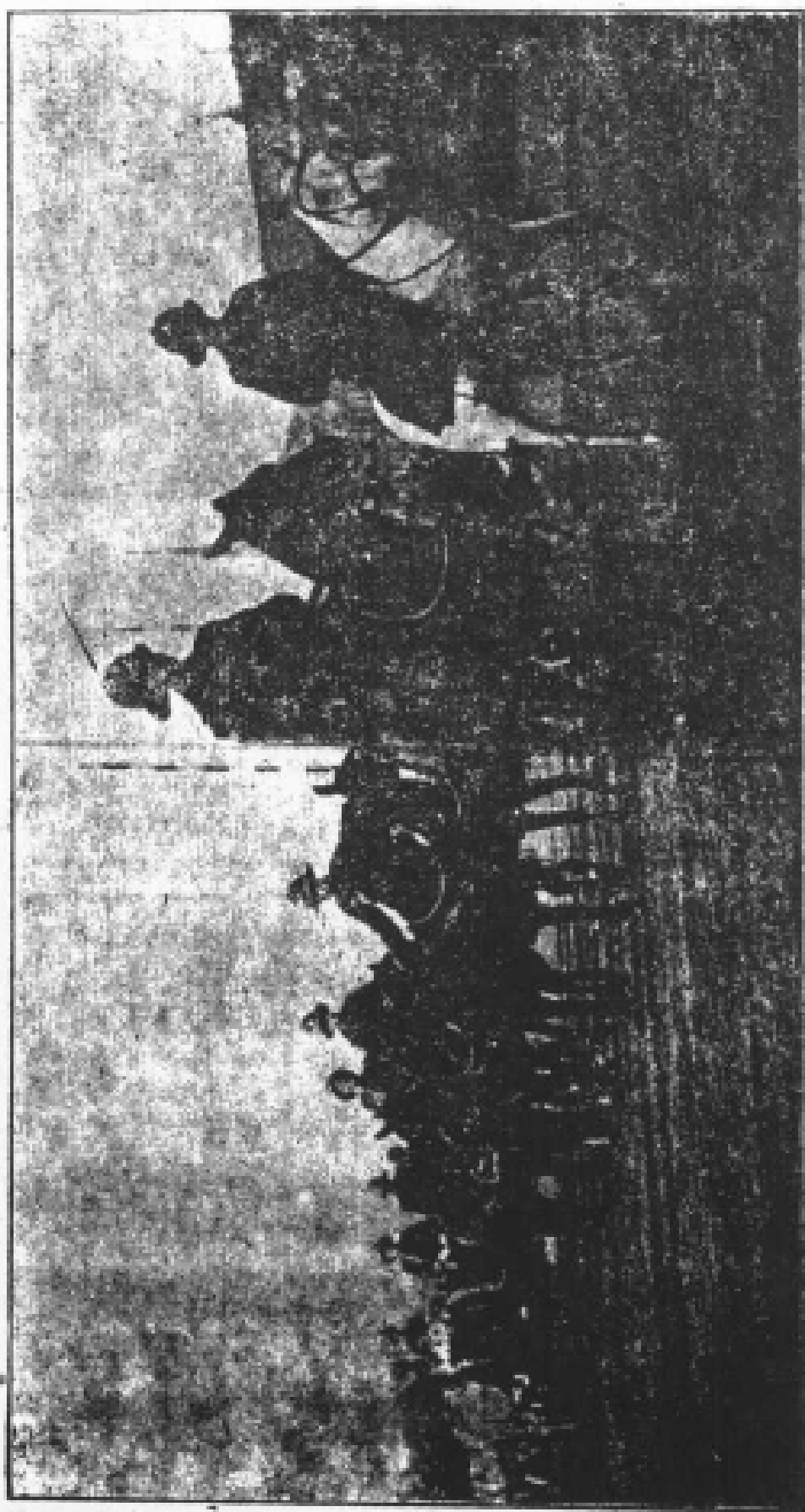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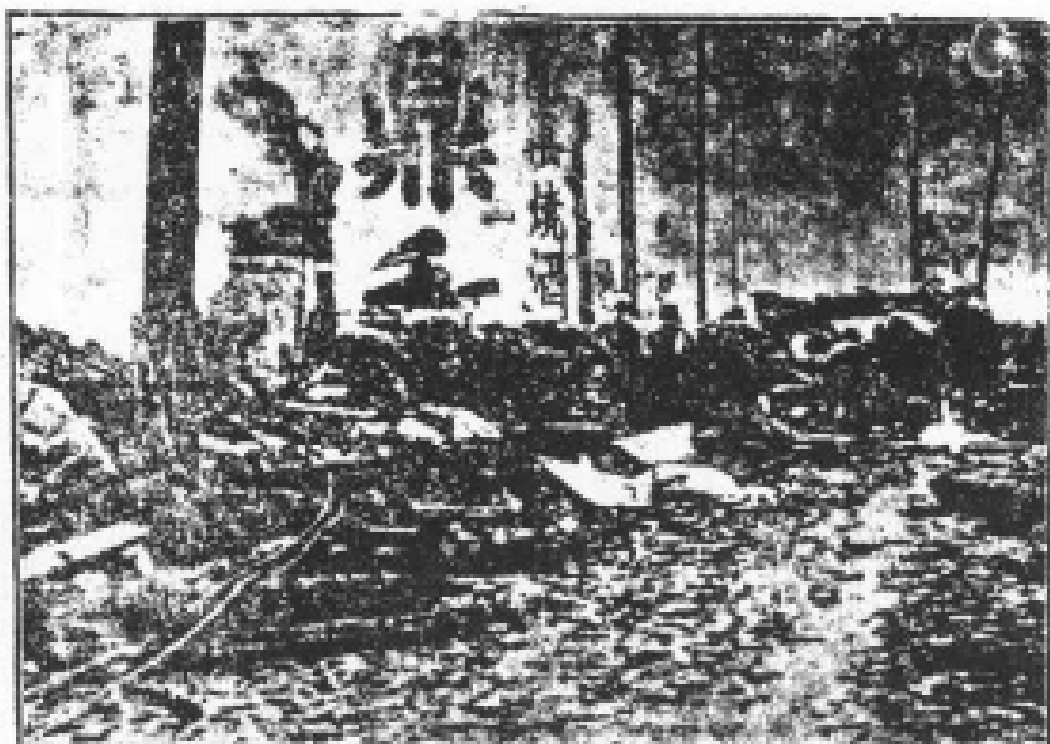
關北香山老裕里之火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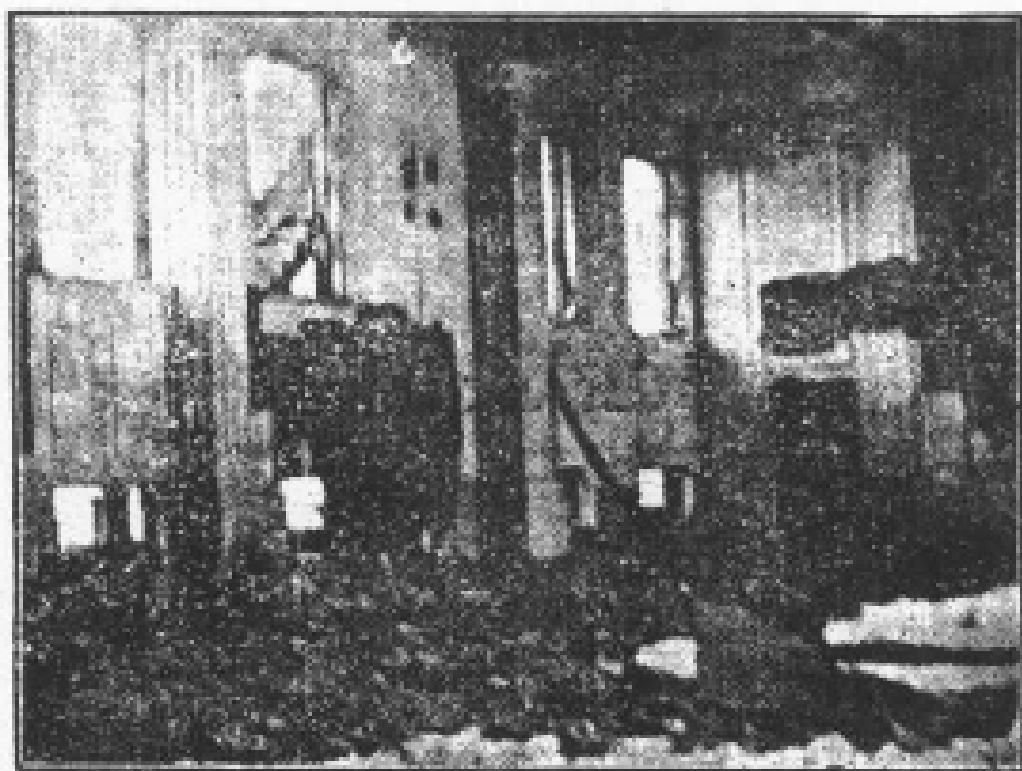
賈山路盡成焦土

萬國商團之馬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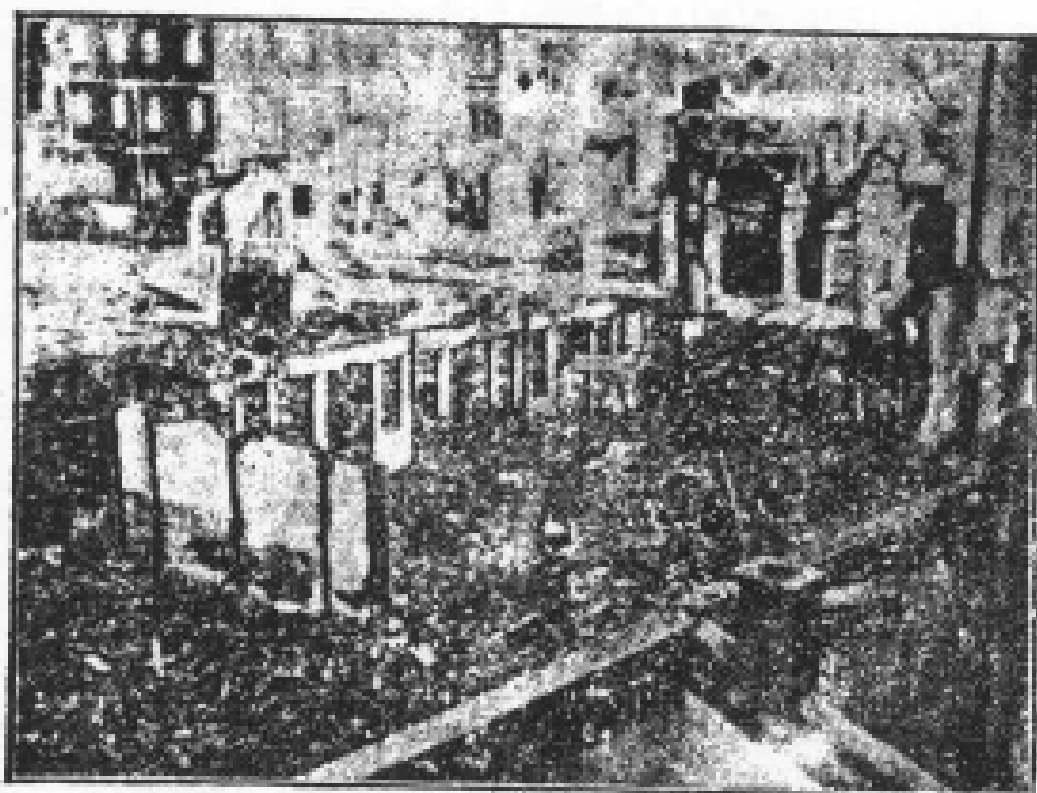
我軍在北關燬中樓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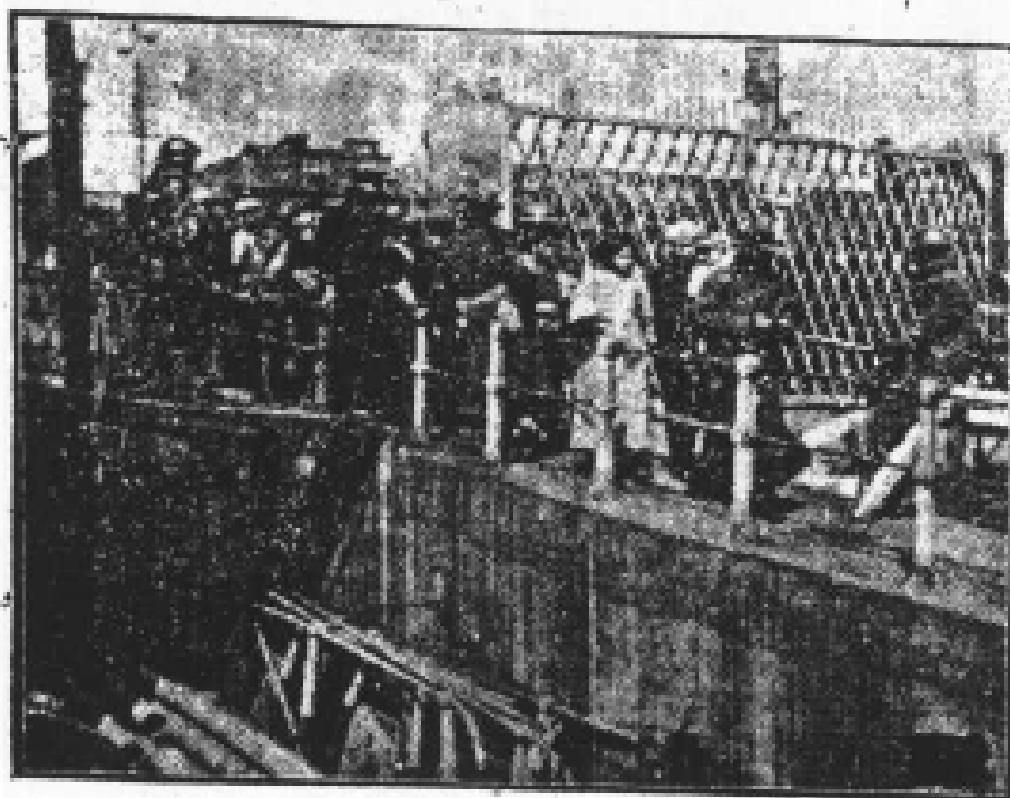
東方圖書館內成灰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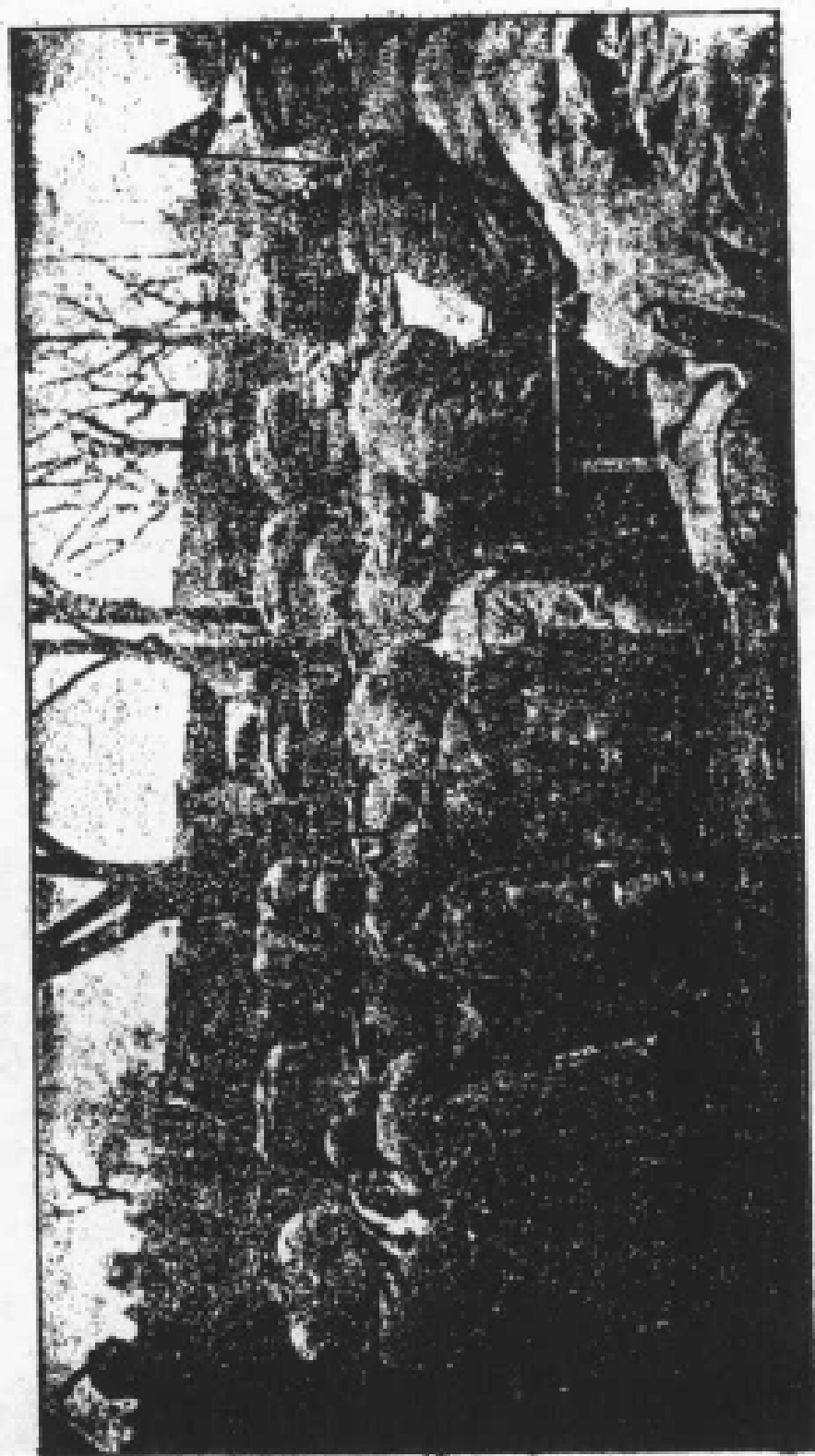




屋房之焚被北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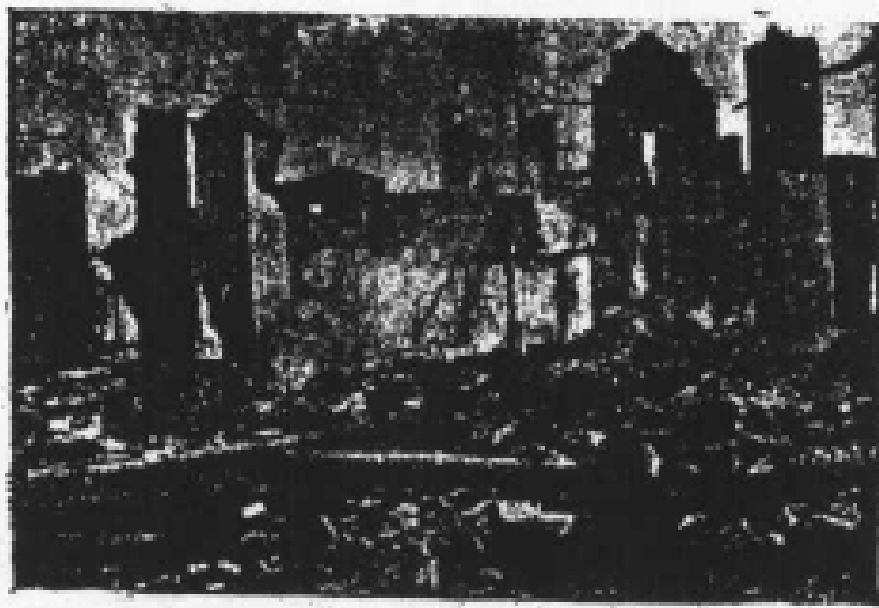
路行一唯界交租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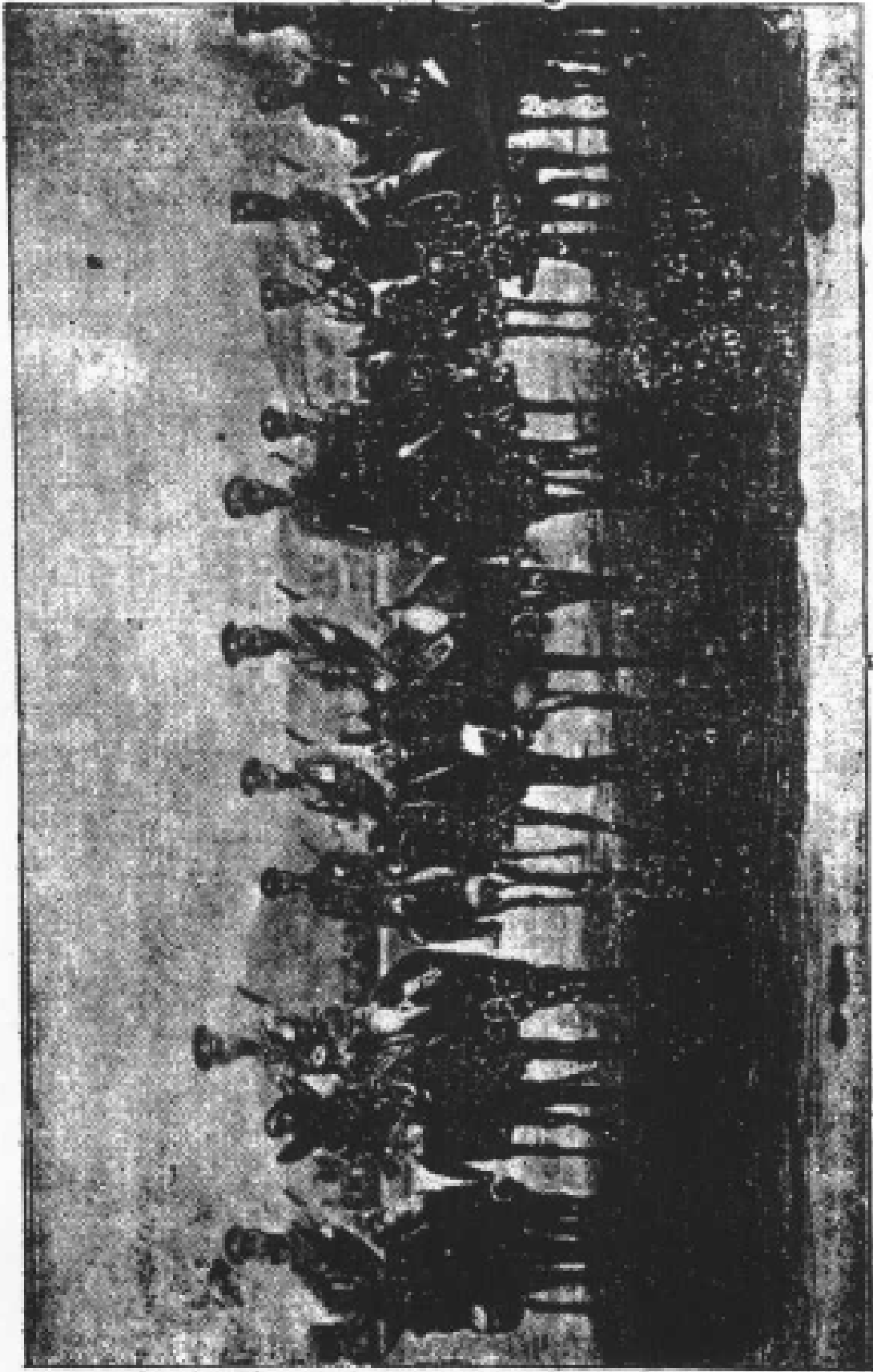
我 前 線 土 兵 皆 善 戰 卒 無 虛 發



敵軍用破礮彈焚我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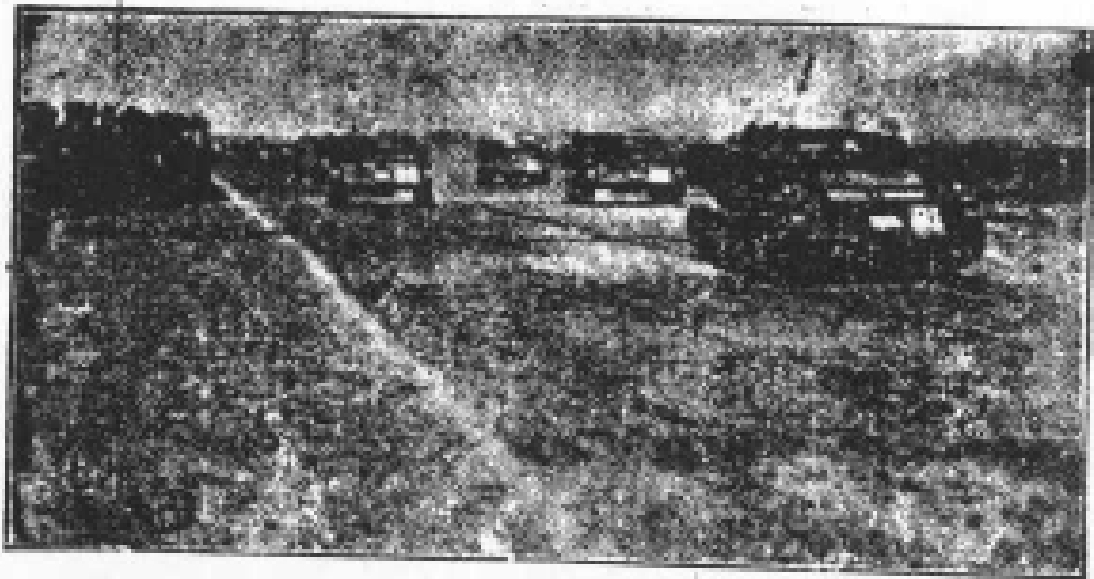
虹江路警署火燒餘燼未全熄時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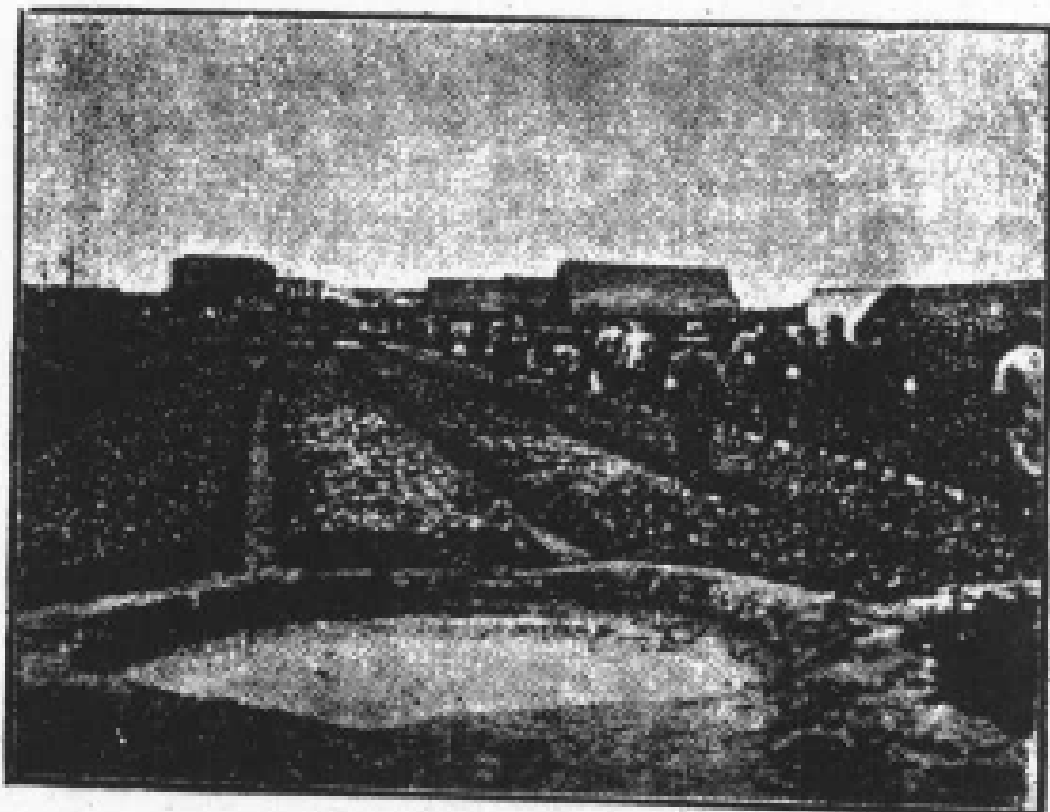
第十路軍馬隊出發

兵 傷 醫 救 發 出 院 醫 備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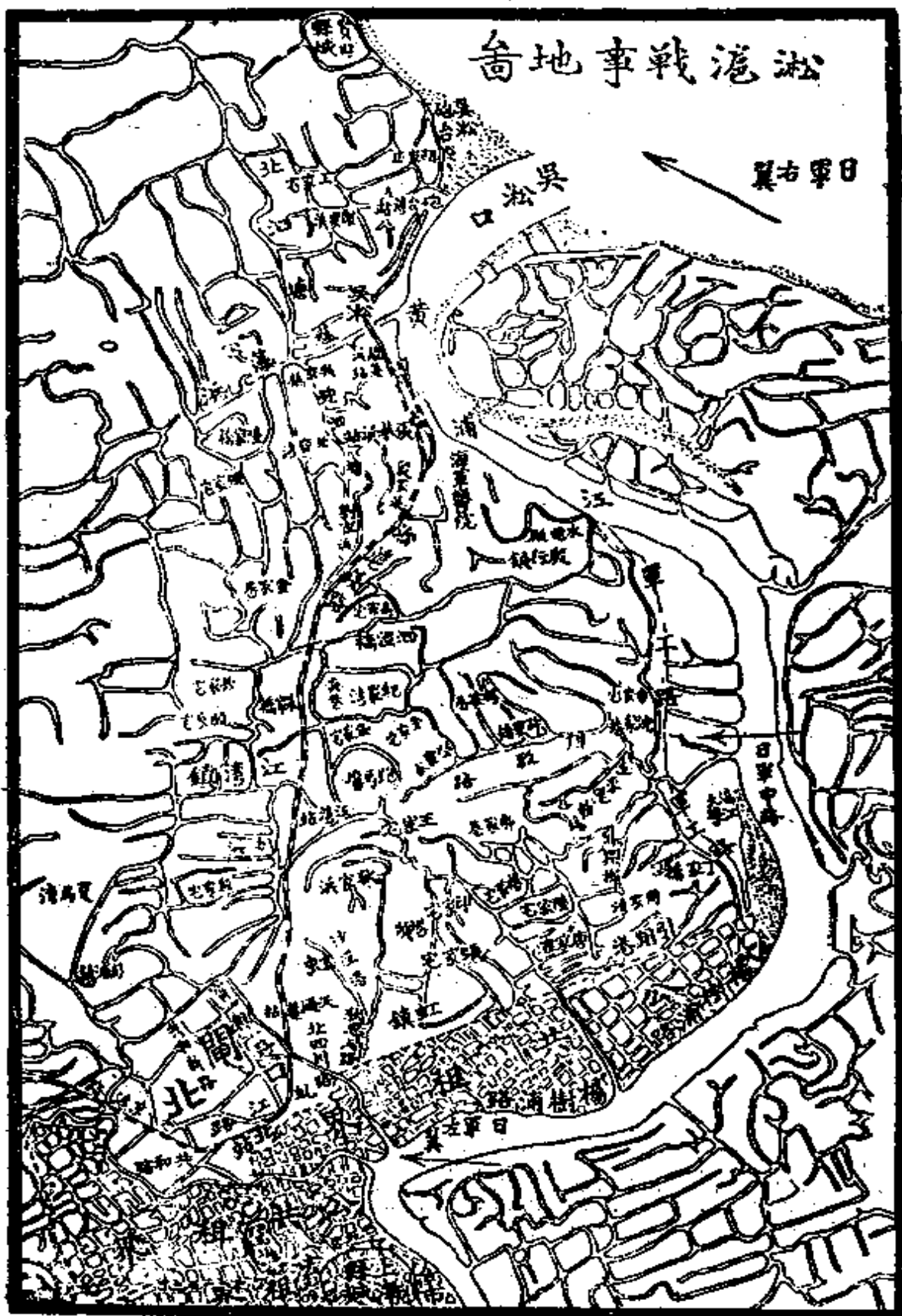




我軍之坦克車隊



數百名敢死隊赴前線去







## 弁言

滬案發生。舉國注目。蓋國家興替。民族存亡。悉繫於此矣。東南一隅之地。迭經內戰。有形無形之損失已難估計。今復以外敵侵凌。血戰逾月。城市邱墟。人民塗炭。慘狀更不堪言矣。聚珍書樓主人以此案實爲我國空前之浩劫。不可無所紀述以資後來編史者之參考。用特將此事經過。周諮博訪。搜集而彙輯之。雖屬半爪一鱗。要皆各有根據。而對於忠烈衛國之士。尤多褒獎以勵國人。是蓋有心世道之作也。書成屬予弁言。特書數語以報之。俾讀者覽焉。

中華民國廿一年三月一日愛華序於香江



力扼淞滬首抗日軍挽回國運之蔡廷楷。其豐功偉績。雖與黑省崛起戰力強敵聲震寰宇之馬占山將軍相抗衡。蓋無多讓也。溯此次滬戰首與日軍相抗者爲區壽年師翁輝騰旅張君崧團。蓋張團守北站也。張初聞日軍有來侵訊。卽遣員飛馳告翁。請示戎機。翁卽命戰。使來還報。而置已啓。翁各親上火線。時區亦馳至。翁卽遣人覓蔡。歸而主持。蔡至軍心益壯。戮力至今。屢挫敵鋒。



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

外國觀戰者力贊神勇。歎爲歐戰時所未嘗。蓋化險爲夷。舉國騰歡甚。盛事也。蔡部既神勇若是。該蔡之爲人者彌衆。然多未能詳。用本所知。一述其出處。以爲景仰蔡將軍者告焉。蔡字賢初。粵之羅定縣羅鏡墟人。少小爲縫匠。與椎埋屠狗者遊。以勇敢稱於鄉。其置身行伍也。蓋在勝清宣統三年。有楊樹林者。爲僭宜著匪。頗以俠義稱。時蔡軍統領爲陳均義。均義者陳銘樞之叔也。召楊出。使爲排長。楊又命蔡至。任之爲班長。及入民國。李耀漢出鎮肇慶。接統肇軍。時楊已以不法被誅矣。楊既被誅。蔡以戰功升排長。及民八。李下野。林虎接統肇軍。改編二十餘營。楊鼎中爲分統。駐兵陽江。蔡爲連長。其後林在陽江有保商大隊之組織。任區宗濂爲大隊長。區任蔡爲隊長。區氏者。素有老虎稱。今首抗日軍之要將區壽年之叔也。迨三羅土匪既告肅清。林卽送蔡入飛來廟之軍官學校。攻軍事學。攻守之事。益暢曉。蓋

遂於未入此校之前。曾入李燾濬所設之陸軍教練所。相習軍事學。時任總教練官者為陳軍甫。任教師官者為陳銘樞鄧世垣。皆深曉戎略者也。蔡雖武人。而最念情誼。以陳銘樞遇之善。遂折節事之。而陳卒賴其力。得東山復起。蓋民十七陳被逼離武漢。蔡與蔣光鼐師次八閩。首肯以迎。復擁主其軍。陳自此乃赫赫也。顧蔡雖重情誼。而不忘大義。此次軍於淞滬。蔣光鼐以體羸弱。常養河陽院。軍中之事。惟蔡主持。蔡聞日軍來犯。常躍躍欲動。陳銘樞告以宜考慮。蔡即憤然作色曰。軍人。死而已矣。死當爲國。不能作個人政治運用之籌碼。陳亦無以難。蔣介石由是深知十九軍必戰。恐敗其與自妥協之主張。遂囑顧謂部接防。使爲緩衝。而不知防未移而難已發。蔡部羣英已馳驅於翰林彈雨中。與日軍作殊死鬥矣。今全國軍民已紛起應援。挽垂絕之國命。振頹敝之國聲。可謂壯哉。蔡雖行伍出身。然自入軍事校。已能知書義。執紙筆立書。井井有條。去年剿共。師次南雄。所過各縣。有不足爲民上者。蔡立致書陳銘樞。執爲稱職者。執爲不稱職者。均舉以報。其縣黨部之作威作福爲民慮者。尤厲斥無道。陳閱書。手不忍釋。謂高佬蔡亦知書。亦知談政治也。是其性穎悟。迥非常人之所能及。蓋可見矣。今春中江上。正苦天寒。而蔡部健兒。能征衣無缺者。正自有故。蓋自馬占山將軍黑邊拒敵後。蔡即欲率部援馬。雖軍需支絀。然矢志不懈。乃將所部存有之公積金一百二十萬元。立提二十萬元爲縫征衣之用。征衣方成。而滬戰即起。故濟濟健兒。征備能復也。蔡之驍勇善戰固矣。然不善騎馬。且不喜乘輿。故常步行。雖在軍中。亦不改其態。其殆南中軍人之具有特性者歟。蔡居恆沉默。然居廬山太乙村時。遇有同鄉請其演講者。常滔滔不絕。太乙村多粵人居。而蔡之結廬於此。陳銘樞助以千金也。蔡在滬時。最反對跳舞。其部下有擅舞狐步者即革職。蔡之將將。最重經驗。其身經百戰而已曾「戴花」者。尤所垂青。而其臨陣時。尤具有「聽彈聲」之妙法。如何論砲聲爲宜於衝鋒者。如何論砲聲爲不宜於衝鋒者。命令一發。立奏奇功。百無一爽。而又身先士卒。此其所以爲長勝將軍歟。此其所以爲常勝將軍歟。



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

區壽年。字介眉。廣東羅定人。行伍出身。曾隸陳銘樞部爲連長。旋奉調入軍官講習所畢業。向隸陳銘樞部。轉戰粵湘鄭閩贛魯豫諸省。十九年北討閻馮。泰安開封鄭州諸役均建奇功。而尤以鄭州一役。以一旅之衆。破馮軍萬餘人。先入鄭州。其名遂著。去年入贛剿共改編。遂由旅長坐升第十九路軍第七十八師師長。而譚啓秀爲其第一旅旅長。翁輝騰爲其第二旅旅長。此次寇戰。區師蓋全部任最前線也。



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

毛維壽福建人。保定軍校畢業。現任六十一師長。在十九軍中亦有深長之歷史者。

蔣光鼐。字愷然。東莞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歸國後入第一師爲參謀。粵省北伐。第一



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

師改編爲第四軍。蔣轉隸陳銘樞部爲團長。隨軍入湘。所至有功。尋升旅長。武漢局定。陳部擴編爲第十一軍。陳銘樞爲軍長。而蔣副之。且兼師長焉。寧漢分裂。陳部在漢被唐生智張發奎壓逼。陳蔣均不能安於其職。乃遁而之粵。所部盡被張吞併。獨蔡廷楷隱忍倖存。蔣離漢後。匿居廬山。未幾蔡部爲葉賀所脅。走贛西。後得款收撫。遂復十一軍旗幟。仍以陳蔣爲正副軍長。蔣以副軍長入軍

中親自統率指揮。其後轉戰各地。建奇績。擢升十九路總指揮。





吳淞砲台當鏖戰之際。譚啓秀挺身而出。繼任要寨司令。與日軍相激戰。屢獲敵師。爲十九軍壯軍威。聲震國中。與蔡廷楷將共耀於時。則其爲人。當亦有足述者。查譚爲粵之羅定人。以字行。與蔡廷楷有同鄉誼。深相得。此次得置身十九軍。蓋亦藉蔡之力也。蔡之所以特羅而置諸幕下者。賞其勇。緣譚素饒冒險性也。當民十粵



秀啓譚長師副師八十七

軍返旆時。譚雖參與戎幕。惟猶無直接軍隊。顧譚勇敢過人。手持土的。身先入汕。所與俱者十餘輩。亦均持土的。鎗械無有也。而竟能長驅直進。一時遂有土的隊稱。至今蛇江猶播爲佳話。又粵軍援桂。譚隸陳炯光部。率衆前驅。亦先入龍州。其作戰之勇有如此。及粵軍敗績。譚解兵柄。栖遲港中。

居西邊街。與謝某同結芳鄰。時謝生活佳。譚則窮甚。欲與謝稱貸。謝有難色。自此遂絕往還。蓋譚性慷慨。蓋非羞澀時。千金一擲。無所吝。有求緩急者。必立應。今窮途遇此。遂不覺悲憤也。譚既窮居。佗僚甚。乃時作竹戰以寄意。不敢豪博。僅一元一底之牌而已。然猶須力措。始

能成局。則其當年之困阨。蓋可知矣。其後知整居島中。無可爲。遂奮然復置身行伍。轉戰數省。所至有功。既隸蔡部。益以驍將稱。去年臘月。師次上海。忽數電來粵。備其夫人北上。譚夫人陳姓。英勇過人。朋儕均稱之爲譚太。及應電赴滬。過港之日。送輪者彌衆。鄒敏初羅冠英等在焉。而范其務之夫人梁靜霞。更交范之小章以托傳。皆有饋遺。事殊盛也。有詢譚夫人電中何所語者。譚夫人卽出示。均僅寥寥數語。促其北上而已。客有笑之。謂譚久事遠征。思家念切者。又寧知譚之所懷。乃不在此耶。蓋自東北事發。蔡部諸將領悲憤填膺。咸懷死志。有義勇軍之組織。欲卽舉師援黑。譚爲將領之一。決東行不復返。故須電其妻至。以爲訣別也。是則十九軍將領同其國難之決心。可以見矣。今日軍犯淞滬。又寧有不誓死以戰者哉。哀軍必勝。宜乎迭奏膚功矣。譚四十許人。身長。與蔡同。而痛惡跳舞。亦與蔡同。戍軍滬上。未嘗一入舞蹈場。嘗有蕪子女。與之處。薄遊輒去。譚遂誓言不復置身交際場中。蓋謂貌姦。不足以動人也。實則譚亦非殊貌姦者。特其口大耳。因其口大也。遂有大口佬稱。卽其夫人亦稱之爲大口佬云。

此次滬戰。首抗日軍者。吾人均知爲蔡廷楷矣。然而最先率部迎戰者尙非爲蔡。實爲素有戰名之翁輝騰。蔡固爲驍勇善戰者。復加以其所部之師長區壽年。及副師長譚啓秀。翁部團長張君崧。均爲身經百戰。敵愾同仇之人。故戰事一啓。屢奏膚功。軍威大振也。戰事既啓。談蔡者衆矣。翁氏之行誼者。當亦爲社會所欲知。予今遂爲翁傳。翁字照垣。粵之惠來縣葵潭鄉人。徵時喜習武。年十七八卽能以勇敢鳴於



旅長翁輝騰

鄉。其後以居鄉非所宜。乃浩然投效。置身行戎。隸陳炯光部。以善戰。升營長。屢積戰功。洊升師長。及時局變遷。所部星散。知胡謙有將其所部解決意。翁不從。引軍遠徙。以三千之衆。歷時一晝夜。衝突數縣。如入無人之境。及至平山。遇敵萬人。與敵相持。凡數月。敵終無能越雷池一步。其後彈盡糧絕。乃隻身從油舟逃。至港中。僅餘數角。委如也。翁既去。所部亦遠播。及至葵潭。以械存諸鄉。組民團。捍衛閭里。一鄉稱治。蓋此措置。乃得翁之所命。未幾。惠屬共產黨遽起。以異說惑農民。而葵潭之人強項。屹然不從。共黨怒。乃集萬人以攻。歷時多日。折衆數千。始陷。於是葵潭焚矣。此亦鄉民拒共之一頁可紀歷史也。翁解甲後。卽東渡。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八期。習騎兵科。畢業回國。蔣介石委之爲中央教導隊團長。辭不就。蓋其志切習航空。嘗言縮兵而不知御機凌空術。則攻守指揮。無以善

其事也。遂籌資赴巴黎。入軍事航空學校。矢志學習。嘗駕機高飛至數千尺。機墜下墜。將至電桿。翁恐觸電無幸免。卽躍身機外。下地時僅受微傷。而機已觸電毀矣。其臨機應變有如此。法國報紙奉起譽之。非無故也。翁自在法習航空畢。卽繞道德奧瑞士蘇俄等國考察各國軍制。用廣所學。既歸國。陳銘樞有保安隊之組織。委爲第四團團長。旋以黃河事解職赴滬。任中央警衛軍旅長。旋奉調入贛。充十八師第二旅旅長。當黃埔事發時。有吳文獻者。與翁有同鄉同學誼。勸其息事寧人。暫從緩械。翁不應。謂吾平生祇知戰事。繳械之事夙所未聞。來則來耳。可無多言。其不屈不撓又如此。準此以言。此次春申江上日軍來侵。翁部首先起抗。作殊死戰。有由來矣。翁今繼三十許人。少於蔡。而身長則與蔡同。在蔡部將領中亦有「高佬」之稱云。

## 凡例

●敵軍侵我國土。舉國憤激。編者亦國民一份子。當具同情。惟爲尊重居留地出版法起見。稍涉過激文詞。概不列入。讀者諒之。

●本書倉卒編成。章節無暇細訂。祇就事實經過依序編輯。未善之處。容於再版時修正之。并祈閱者指正。

●本書所收事實。由引翔鄉案起。至敵軍第九師團潰敗日止。成一段落。是爲初集。以後事實。再編續集二集。務使本案始末。鉅細不遺。

●全國各省各地。與本案有關之事實。倉卒間未暇收編。容於二集三集時補編之。

●本書凡關於此次救國忠烈之事跡。務必詳爲編入。以勵人心。如有以此等事跡

見告。或貽贈影片。俾續集內容更爲豐富者無任歡迎。

●國難日深。救國不容稍緩。本書除與本案有關之事實詳細收入外。其有關於今後一切救國之良圖。亦將於續編時擇要附入以供國人之參攷。凡以此等文字貽贈者無任歡迎。但以不涉內爭攻擊個人者爲限。

●國際交涉與軍事行動。恒有不容於事先洩露。或絕對不容於洩露者。本書事實。皆就其可以公開者而發表之。餘不及焉。愛國之士。當能亮察。

## 淞滬中日血戰初集

自日兵侵我瀋陽後。張學良持不抵抗主義。雄師十萬。蟄伏平津。坐令東北膏腴。相繼淪陷。於是吉省繼失。黑垣亦非我有矣。然而日人未滿其慾也。猶欲變其步驟。節節南侵。於是閩之福廈。粵之廣汕。警耗頻傳。危機日迫。而全球震驚之滬戰亦於同時爆發而無可收拾矣。滬東三友實業廠之被焚。卽爲滬戰開端之導線。蓋僑滬日人故意尋衅。以爲開戰之籍口也。三友實業廠在滬東引翔鄉。乃中國織造公司之頗具規模者。日人以其組織義勇軍。提倡國貨。甚嫉視之。且十八日有日僧五名被毆。日人疑爲該廠所爲。益加憤恨。一月二十晨三時。突由租界潛來日浪人約六十人。破籬而入。開槍縱火。以火酒硫磺火球火箭引火之物。齊向該廠施射。火光熊熊。不可嚮邇。許久始由該廠消防隊救滅。計被燬房室六間。布機三十餘部。華捕之被刺斃命者一名。重傷者二名。浪人始紛紛散回租界。迨抵租界時。遇租界巡捕盤問。該浪人竟向之毆辱。結果



華捕三人被刺重傷。當紛亂時。一華捕開槍抵禦。傷日人三名。卽送醫院。其一已因傷斃命。日人旋在北部小學校召集居留民大會以謀應付。散會後復各懷鐵尺大棍。沿北四川路衝毀商店。毆傷英捕。并搗毀虹口匯山兩捕房。經武裝巡捕驅散後。又復在北四川路底齋集不散。華界租界均加緊戒備。并派大批武裝巡捕前往彈壓。

廿一日駐滬日總領事到市政府提抗議。謂十八日有日僧五名。被華人毆辱。要求道歉賠償。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事情發生。并取締排日解散抗日團體各項。惟對日人縱火焚燒三友廠案則僅口頭表示遺憾。市長吳鐵城亦向日領事提抗議。謂二十日引翔鄉之暴動案。日應負責。日方應道歉及懲辦禍首。撫卹被難華人之家屬。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之事情發生。

日僧矢野瀨。於三友廠被焚時。不幸受傷。在醫院斃命。於廿三日下午出殯。租界當局深恐發生意外。乃下令全體軍警預備隨時出動。惟卒幸無事故發生。領事團召開緊急會議以謀應付。華人方面要求租界當局制止日人不法舉動。否則惟有拒

絕納稅。至日人焚燒三友案僅由上海日當局逮捕參加暴動之日人五名。略加審問。即遞解返長崎審理。我市府秘書俞鴻鈞稱。毆打五日僧之暴徒。一俟捕獲即送交法院從嚴處辦云云。

上海民國日報廿一日記載欄標題有「日浪人籍陸戰隊掩護施暴」語。日僑認爲該報對帝國之大不敬。再由日領事向市政府提嚴重之抗議。竟要求予該報以停版撤職等處分。市長吳鐵城未允。於是又傳日浪人將襲擊該報。廿一晚該報遂嚴加戒備。申報新聞報各報館亦戒嚴。望平街空氣大緊張。廿一日下午虹口一帶有日陸戰隊全武裝遊行示威。又日飛機一架盤旋三友廠天空示威。

廿二日日本艦隊司令鹽澤。突向市政府下哀的美敦書。贊助日領事要求。聲言如不能使日人得有滿意之答覆。則所轄之艦隊將取嚴峻對付法。以保障日人利益云。而廿一日東京之日海軍當局已下令「吳」軍港之航空母艦一艘。巡洋艦一艘。毀滅艦四艘。及陸戰隊一部。向上海急航。同時佐世保軍港之軍艦亦發待機出動之命令。而日內閣會議結果。且決議將滬案交海軍大臣相機辦理矣。

廿二日午前有武裝日人率便衣隊日人三名。到民國日報交涉。要求該報主筆親到日海軍司令部道歉。撤革負責記者。并刊鉅幅道歉更正等廣告。該報祇允爲更正。其餘拒絕。此案延至廿六日。公共租界經董事會之議決。徇日方之要求。勸告民國日報自動停版。會議時華董皆未出席。該報是日已允刊登道歉更正廣告。并派代表赴日海軍司令部口頭與書面道歉。惟日方拒絕接受。謂限期已過。如該報不自動封閉。日本海軍將代封之云。該報不得已因而自動停版焉。翌日在各報刊登啓事。謂遵工部局之勸告。由即日起暫停出版云云。

日本之海陸援軍已於廿三日陸續開到。截至廿三日止。日艦之在滬者已有十艘。日水兵千餘。其餘尚在續來中。日海軍司令鹽澤之談話。謂予爲確保日僑權利計。如認爲必要時常取斷然之行動云。

日方一面向我作種種之要求。一面又急調海陸軍源源來華。受命向上海出動「吳」軍港之巡洋艦「大井」號。及第十五毀滅艦隊已於廿一夜由吳港出動向上海急航。受命担任華北警備。在旅順寄泊中之航空母艦及運送艦亦由該處出發南下。佐世

保之巡洋艦龍田號以下第二十六毀滅艦隊已奉準備出動之令。廿一夜又對於巡洋艦夕張號以下第廿二第廿三第三十等各毀滅艦隊十七艘下待機出發之命令。佐世保軍港內艦隊準備出動極爲忙煞。日政府以上海事件嚴重。完全付權於「大角」海長爲應急之處置。日陸軍部亦注意事件之進行。萬一祇靠海軍不獲圓滿解決之時。決意取適當之實力行動。

駐滬日總領事村井。廿五日訪吳鈇城。催促答覆四項要求。謂此案如遷延不決。萬一發生意外。應由中國政府負責。吳答。正在考慮中。事關重大。須請示中央及詢滬各界意見後再覆。吳并聲明。在此時期中如有不幸事件發生日應負責云。是夜吳鈇城特邀各界領袖通宵會議。縝密考慮應付辦法。聞日總領事謁吳時。雙方談話達七十分鐘之久。據日方報告。謂村井認吳之答覆爲無誠意。已電東京政府請訓。日海軍司令鹽澤向吳鈇城所下之哀的美敦書。本限二十四小時答覆。計至是時止限期已滿。但鹽澤願展期二十四小時。日使重光因上海事件嚴重。已離日返華。滬上各日紗廠之華工相繼罷工。各日商行之華工亦有罷工者。日本大華紡織公司

卽封閉上海工場。

孫科陳友仁原主張積極對日政策。因主張對日絕交政策不行。憤而離京。迨到滬後。中日事件益趨惡化。而中央對日之方針。尙屬游移莫定。乃更憤而辭職。陳廿四日電京辭外交部長職。孫亦電辭行政院長職。陳電略謂。『應付外交。雖勉盡蕤蕤一得之愚。而輒多捍格難行之患。國難日急。外交彌重。決策不許遷延。引退未容猶豫』等語。孫科廿五日辭職電略謂。『一月來奔走呼號。心力交瘁。幸承汪蔣兩公諒察入都。中樞得人主持。科思時局瀕危。自顧才力俱絀。雖於解救時艱。欲盡一得之愚。竟至形格勢禁。徒成廢論。焦頭爛額。於事何補。請准辭職另選賢能。免誤國事。至科離京後行政院長一職。應由陳副院長暫代云云』。陳孫兩電到京後。中央要人均甚錯愕。迭派要員赴滬勸挽。而陳孫辭意堅決。無可挽回。卒以汪精衛繼任行政院長。羅文幹繼任外交部長焉。

陳友仁辭職後復在滬發表談話。謂過去蔣介石對東省事原一貫主張其消極不抵抗政策。致錦州失陷。且撤軍關內。使外交問題益陷困難。據滬和會決定積極政策

以不失領土不辱國爲方針。予經兩星期之考慮。以爲欲貫徹和會定策。則對日絕交實爲必要。蓋必先有此着而後能引起國際間之重視。使九國公約及非戰約諸國不能不召開會議。而此會或能於東省問題得有公正妥善之解決。惟絕交政策實爲蔣介石歷來所反對。觀其最近發表對日問題之談話。堅決反對絕交。直無磋商餘地。使予策進行仍受嚴重之打擊。無異明示日軍閥始終無抵抗。汝欲如何斯如何矣。其結果於滬案影響尤鉅。予敢警告國人。蔣此種消極政策如更進一步。難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對救國運動加以武力之壓迫。蔣至今實力猶存。其反對予外交主張又若是其堅決。此予之所以不能不即日辭職以謝國人也云云。滬案正在交涉中。而陳孫態度如此。不能謂無相當之影響也。

日海軍司令鹽澤。以所提要求。我方仍無切實答覆。乃開始作軍事準備。并有命令海軍陸戰隊開入公共租界以爲恫嚇。此訊傳到美國。美國各報多有評論。據紐約泰晤士報社論云。日海軍若開入公共租界。美國或將有單獨或聯合英國取強硬行動之可能。又紐約報知報云。日軍或竟入公共租界。則必引起列強之反對事已

顯然等語。至國聯方面。對上海事件雖認爲已到嚴重之程度。然此案未經正式呈報國聯之前。料無若何重大之變化。據某國代表之談話。謂國聯態度視中國之取何種步驟爲轉移。今滿案調查團已出發。故在此時期。料國聯不根本改變其態度云云。日外交部長芳澤。廿六日以辦理滬案切實訓令致滬日總領事村井。日海軍當局亦決議華方對日要求無滿意之答覆。卽實施對付排日份子。村井已與鹽澤會商以緊急手段對付抗日會。此風聲傳出後。滬抗日會門警及內部負責人員均已離會他往。謠言四起。聞北軍警聯合辦事處已於沿淞滬路馬路交叉處滿佈電網沙袋。華界通宵戒嚴。十九路軍軍心已達沸點。

滬事傳至倫敦。英人非常重視。據新聞紀錄報云。日軍之佔踞上海非無實現之可能。日本當然以中國政府無能力以維持地方秩序爲口實。然日本國內之武人從此更得逞其制馭文治派之機會。其結果如何。殊爲可慮云云。

滬事至此。已達危機一髮之時期。爲戰爲和。不容尙有猶豫之餘地矣。廿六日下午市長吳鐵城乃召各界領袖開緊急會議。對日方四項要求再作最後商討。僉以滬爲

全國金融樞紐。政府倉庫。中外居民雲集。倘經破壞。犧牲太大。遂決議暫行容忍。接納日方要求。而在滬各中委如居正張群葉楚傖何應欽吳鐵城等。是日下午復在市府集議。結果對滬案決採取避免衝突方法以應付之。蓋亦決定忍辱讓步接納日方要求矣。此時滬工部局長費信惇向中日雙方表示。願作調人。希望雙方讓步。俾和平解決。免礙各國商務。惟日方態度堅決。已無和平解決之餘地矣。

市長吳鐵城對日方要求雖已決定答覆。但尚須從詳考慮。廿七日覆照尚未送出。而日水兵廿餘名。廿七日午全副武裝。在浦東越界登岸。分赴日華紗廠。聲勢洶洶。如臨大敵。居民震驚。秩序混亂。經我交涉始退。滬學聯會全體幹事廿餘人。廿七日起市府請願。反對接受日領事抗議。要求保障抗日團體。未得要領而退。

蘇州日僑七十餘名。廿七日奉日領事命悉來滬。駐馬尼刺美驅逐艦一艘已開駛來滬保護租界。萬噸巡艦一艘現在途趕即到滬。另巡艦一艘將開南京。日報載海軍省認華無誠意解散抗日會。決取實力行動封鎖上海計劃。●現兵力不足時。令集中第二艦隊即出發。●保護滬日僑。●確保淞滬間航路。●拘留淞滬間之華



輪。

滬日領事廿七日又接新訓令。如目的不達。立即開始動作。滬人心恐慌。聞北虬江路居民紛遷租界。日僑最多之北四川路晚八時商店收市。路鮮行人。我駐滬七八師態度激昂。京派憲兵兩列車。廿七夜抵滬。維持治安。

吳鐵城以事態至此。決定忍辱退讓。廿七日令公安局謂。抗日會措施失當。責難紛來。各民衆團體又復呈控籲請救濟。仰即迅將該會取銷。滬各業公會數十團體廿七晚發宣言。刊廿八日各報廣告。首段痛責政府無能。謂不能領導民衆爲健全之組織。現危亡迫於眉睫。各公團不忍全國經濟中心輕於一擲。故贊同取銷表面之愛國運動而改爲內心自覺之工作。事機萬急。掬淚哀告云。以爲市府解散抗日會之應聲。日司令鹽澤廿七晚八時向吳市長鐵城再送哀的美敦書。限期最遲明日下午六時以前。將對日要求之切實答復送到日領事署云。危機已迫在眉睫矣。

國聯會因恐中日問題再發生糾紛。故特請英意代表團領袖分別接見中日代表。意領袖般加氏力言上海現在情形之緊張。中日須設法避免事件擴大。後請佐藤報告

代表團上海現在情形。佐藤即將數電報交出。謂上海情形比前已較佳。惟佐氏謂。排日之總機關是設在上海。日本必須保護其利益。同時亦須避免將事件擴大。尤以不涉及他國在滬之權利爲最。佐氏又謂。日軍在滬登岸者。其切實數目幾爲英軍三分之一而已。般加氏問謂。日本對此能否在公衆會議時發表宣言保證一切。佐氏允於星期一日會議時對衆作原則之保證。般加氏謂。理事會現不欲研究十二月十日以前滿案發生之事。蓋均于前次會議時詳爲討論。理事會今所欲知者爲上海現在之確實情形而已云云。至下午四時理事會開秘密會議。中日代表均不得列席。

日方對吳鐵城提出最後通牒之限期於廿八日下午六時期滿。廿八日下午一時五十分吳鐵城派秘書某訪日總領事村井。至二時十分始返市府。該秘書已將吳市長至日總領之答覆送達。其原文如下。逕啓者。案准一月廿日大函。略開。僧玉路被毆傷提出條件四項。請求接受等因。准此。查該案發生殊屬不幸。本市長特表歉仄。當即嚴令公安局限期緝兇歸案法辦。至該被害人等之醫藥費及撫慰金。本市

長亦可酌爲給予。以示體恤。至來函所提關於抗日運動一節。現查上海各界抗日委員會行動有越軌違法行爲。本市長仍當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締。至其他各抗日團體并已令各團體予以取銷。相應函達即請查照爲荷。此致日本國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上海市市長吳鐵城。

日總領事於收到中國答覆後。即赴日軍艦訪鹽澤司令。廿八日下午四時。村井尙未離艦。聞村井於返署後。即將中國之答覆原文發表。日領事又謂。華當局之覆書已認爲滿意。但尙有一重要之點。即華當局是否有誠意實踐所言。是以日當局今後仍須留意視察華當局之是否依次實踐所言也。倘華當局無誠意禁止一切排日運動。日軍當必隨時取必要之行動。不再先行予以警告云。

十九路軍對淞滬有守土之責。連日對此情形。異常憤激。決以實力抵抗。不稍退讓。惟中央當局仍主持重。廿七廿八兩日南京政府一日之間。二次來電。着忍辱求全。避免衝突。萬勿妄動。廿八日上午并電知蔡廷楷軍長。謂已派顧祝同部及首都憲兵一團來滬接防閘北。蔡軍長至是。已知蔣介石恐十九路軍擅動難制。特調顧

部來滬緩衝。乃一方草備辭職之電。一方覆電京政府允即日退防。是日吳鐵城再接京電。着完全接納日領事之要求。吳之對日覆牒。遂於廿八日下午送出。對日領事之各項要求完全接受。同時并下令公安局解散反日團體。日領事對此亦已認爲滿意。中外商民皆以爲從此可避免戰事之發作矣。詎知不然。日海軍司令鹽澤。竟於廿八日傍晚下令調集海軍陸戰隊。準備開入閘北。是晚十一時許。即用鐵甲汽車入架。武裝電單車三大隊。由虹口分數路攻入華界。時駐華界我軍翁旅所部第六團張君崧部。已奉命退駐淞滬鐵路以西一帶。故日軍入鐵路以東華界各馬路。遂如入無人之境。一舉而佔天通庵車站及北站。時北站尙有張部駐軍。接探報日軍將蠶擁而至。卽電張團長請示。張乃電旅部請示翁輝騰。翁卽命開火抵抗。隨自率一團到北站助守。詎到時而北站已在劇戰中。翁卽親上火線。協同張團長指揮。卒以地形不利。退出北站。翁張率兩團退入寶山路虬江路等處。翁以日軍裝甲汽車。非我軍步槍手機關槍所能制。乃命各部隊盡登要隘各路口民房。發給大響手榴彈。靜伏以待。日軍見我軍已退。得北站後卽長驅入閘北。詎知我軍居高

臨下。於其大隊裝甲汽車通過時。兩旁由樓上以手榴彈擲下。日車隊陡覺四面受敵。無從應付。各路伏兵。即乘其倉卒。齊出擊登汽車。與日兵以刺刀肉搏。此時喊殺連天。已成混戰狀態。日軍電單車隊以無掩護。盡棄電單車而逃。鐵甲車退却不及。被我軍截獲者三架。餘均退走。翁張見日軍兩種武器失效。即率步兵向北站反攻。此時區師長壽年亦至。區翁張三氏盡一夜之力。恢復北站。至天明蔡軍長聞訊馳至。全局應戰之計劃。始開始籌商。

日軍攻我後。公安局聞訊。即報告警備司令戴戟。戴即派專員報告蔡軍長。惟當時蔡公館中。無人知蔡何往。適有蔡軍長同鄉張啓榮。寄寓蔡宅。張知事急。即乘警備部汽車。分往蔡氏家人處尋覓。卒至一時許。始得蔡所在。蔡即乘汽車繞道赴龍華車站。得前方電話報告。乃至關北會同區壽年師長暨翁張等策劃軍事。決定燬十九軍之全力。保存淞滬。非至一槍一卒。盡行犧牲。不肯退讓。乃即決定移司令部於某地。以避免日軍飛機之襲擊。另於某某等處。佈置防禦工事數重。徵發各地民佚。限三日內完成。在此種工事未完成以前。對日軍暫取守勢。必要時即全力反

攻。以驅日軍離開租界爲目的。並發電往寧杭等處調本軍各師來援。至三十日願祝同來滬。表示同情抗日。願聽蔡軍長指揮。一日毛維壽沈光漢兩師亦由寧到滬。兵力大增。蔡軍長以拒敵守滬。綽有餘裕。乃靜待日軍進犯。卽行反攻。

京府自孫院長辭職後。政府中和戰兩派。辯爭數日。仍未決定。滬事起後。中央經數次會議。兩派仍辯爭未決。唯待決於汪精衛。而汪氏則在中央常務委員會及政治會議等議席上。不發一言。因之卒不能決。有退而叩其故者。則謂兩方均有相當理由。事關重大。故予亦不能遽決云。獨孫院長則始終主強硬。馮玉祥李宗仁李濟深等協力贊其議。孫於廿九日知十九軍款絀。立提私財二十萬元送蔡犒軍。並召集在滬中委會議。爲十九軍後援。行政院副長陳銘樞。亦聞訊來滬。召在滬屬員成立辦事處。爲十九軍辦事。

其時各民衆團體如商會工會各大學會等均自動募捐。送至辦事處助餉。各地學生人民到軍部請投効從軍者。日凡數千人。毛維壽師開拔來滬。亦係自動。並未奉政府命令。惟南京各界聞毛師開拔。一時自動步行歡送者凡數萬人。則民衆之熱烈。

可患見矣。

既而領事團出而調停。商議停戰。十九軍派區壽年師長爲代表出席。日領事請我方表示停戰條件。區卽開列數款。●日兵須於二十四小時內盡離滬境登艦駛出吳淞口外。●請各國領事保証日軍不再有擾滬事實發生。●請各國領事制止日軍藉公共租界爲作戰根據。否則我軍必要時追擊入租界。所有損失。歸日本政府負責。●須日本領事向我中央及滬市府道歉。此條件提出後。日領事爲之瞠目良久。各領事亦爲之咋舌。蓋以中國外交。向來闇弱。從未聞此等強硬之口吻也。後日領事要求陸戰隊退回租界止。區氏亦不允。卒決定三日內請示日政府答覆。然未及三日之限。而日軍已再攻吳淞及閘北。我方固知其爲緩兵之計。早有準備矣。

廿九晨六時左右。寶山路寶通路一帶日兵衝鋒。我軍三五成羣匿小弄內。一聲號起。四面包圍。以機關槍掃射。日軍死二百餘退却。是時閘北日軍。全被我軍擊退。午在吳淞江灣路間激戰。閘北公安局亦奪回北四川路。廿九日各車均停。日人搜查行人甚嚴。

日飛機四處擲彈。廿九晨九時廿分法界共落七彈。傷九人。午二時又落二彈。傷二人。南市邑廟等處亦落數彈。北站自十一時廿分起四日飛機共擲廿餘彈。特區法院後門擲下四彈。

廿九晨十時半寶山路華兵以步槍擊落日飛機一架。落商務書館總廠門口。寶山路一帶房屋被日軍焚燬殆盡。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印刷所總務處及東方圖書館全燬。書本灰燼瀰漫天空。損失近千萬。更有宋元古籍及海內孤本均付一炬。我國文化遭一浩劫。北站及貨棧暨民房被燬損失亦達數千萬。聞北之火因無人敢救。至廿九日夜延燒未息。火光衝天。民房已盡付一炬矣。

廿九午至晚。中日軍猛戰。雙方炮火極猛。轟炸之聲不絕。日飛機擲彈甚多。有多處起火。我軍於廿九下午四時左右佔日海軍司令部。日領事向市府請求停戰。

廿九午後四時。顧祝同部開滬軍隊二師加入對日作戰。入晚鎗炮聲漸遠。日軍戰線似漸後退。距離北車站一帶漸遠。

廿九下午日飛機一架。在小南門擲彈。一在虬江路轟炸。均被我擊落。機焚敵斃。



廿九日共燬日機四架。

廿九晚七時餘。日泊吳淞口艦向我開炮。我還擊。至八時炮聲漸密。開北廿九晚八時起。八處起火。甚熾。寶山路九時十分又激戰。機步槍聲密。

英美因有流彈入租界。向我及日本要求停戰。日提三條件。●開北由日軍駐守。●我軍完全退出滬市。●滬郵政全歸管理。

倭世保日巡艦龍田第廿六驅逐艦隊。滿載陸戰隊。廿九日開滬。又橫須賀日航空母艦鳳翔及第二艦隊載陸戰隊廿八夜開滬。滬全市商店廿九晨起總罷市。表示抗日決心。門前多貼市商會通告。上書「日兵犯境。罷市禦侮」字樣。市民聞日敗我勝皆表示歡欣。虹口一帶觀者塞途。皆讚十九路軍之勇。情形較革命軍初到滬時尤爲興奮。

日領事廿九晚到市府商停戰已有成議。但雙方軍隊雖接命令。廿九日夜仍接戰甚烈。卅日子刻開北南市浦東均有砲聲。機關槍步槍聲極密。蔣光鼐蔡廷楷戴戟廿九晨開軍事會議。討論應付日軍方略。蔣蔡戴廿九日聯名通電云。日艦紛來。陸戰

隊全數登岸。竟於廿八夜十二時在滬開北公然侵我防線。向我挑釁。爾等分屬軍人。惟知正當防衛是其天職。捍衛國土。尺寸寸草。不能相棄。爲救國保種抵抗。雖犧牲至一卒一彈。絕不退縮。

美驅逐艦四艘。因美國楊子江艦隊司令之要求。開駛來華。美國海軍部有秘密訓令致美國菲律賓濱艦隊司令台樂。對萬一形勢至必要時美艦隊應採何種態度有所指示云。

美國駐滬總領事克銀漢以領袖領事資格責日方失信義。蓋昨日日方稱。日軍在星期四及星期五決無動作。乃事實正與此相反云。

倫敦新聞紀錄報載社論痛斥日本在上海之行爲。該報引用希臘名言。謂凡上帝欲毀滅者。其行動必狂。現時日本之政局已証明軍人派確在指揮一切。彼等態度傲慢。除迷信武力外。一無所知。日本海陸軍官佐咸認彼等所爲者爲不隘。但使上海形勢若是嚴重。日方並無所得也云云。

京外部廿九日爲滬案發表宣言如下。自上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開始佔領瀋陽後。日

益擴張其暴行。積極實施其武力侵略政策。今則國際商務集中之上海竟被日軍侵入矣。本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上海吳市長對於日領一月二十日之牒文已經予以日領認為滿意之答覆。乃是夜十二時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忽通告市政府。要求中國軍隊撤退。由日軍佔領布防。同時即以武裝軍隊向中國軍隊首先用機槍施以襲擊。廿九日繼續進攻不已。並以飛機廿餘架不停止而且無區別轟炸居民稠密區域之鬧北。該處已遭大火。居民死傷極多。當地中國行政交通文化機關及主要商店多遭炸毀。截至現在仍繼續其敵對行爲。上海正在猛烈炮攻之下。中國當局處此情形。爲執行中國主權上應有之權利。不得不取自衛手段。並對於日本武裝軍隊之攻擊。當繼續嚴與抵抗。日本侵佔上海顯係再行違犯國際公法凱洛克非戰公約九國條約以及國聯決議案之暴舉。而且轟炸炮擊人烟稠密之商埠。尤爲人道所不容。各國人民生命財產亦受重大之危害。各國商務將有因是而全歸停頓之虞。此種責任應完全由日本担負。上海爲中國經濟商業中心。而且地接首都。攻上海卽係對於首都加以直接危害與威脅。日本現正擴大軍事行動。中

國各地隨時均有重大危險發生。應請以上簽約國家採取有效行動履行其條約上神聖之義務。勿使人道公理公法條約竟爲日本暴力所蹂躪破壞無遺。

日軍因死亡近千。故三十日有五兵艦離滬返國運兵。此間已得報告。日本已派陸戰隊一萬五千人來滬助戰。

三十晨二時半。聞北槍聲仍密。七時半槍聲愈烈。其地址仍在北四川路一帶。但沿途戒嚴不能通過探詢接火確實地點。

又三十晨四時消息。戰事地點已移至沈家灣吳淞路小菜場一帶。該處爲日兵在北部最近之根據地。我方應戰者爲大刀隊。手執大刀盒子炮手榴彈等。軍容甚盛。截至三十晨二時半止。我軍防線內自寶山路起。沿淞滬鐵路至江灣一帶。已無日軍踪跡。鐵路以南四川路一帶尙有日軍殘部正在激戰中。四川路橋北仍有日兵把守。絕對禁止通行。又虹口方面散佈日便衣隊甚多。左手服有白布及紅布各一方。據上海報告。中日軍隊衝突事原約定廿九晚八時雙方停戰。乃十一時後又復繼續發生。虬江路一帶大火。因無法灌救。延燒甚廣。澈夜未息。三十晨一時。日軍復

以鐵甲車及平射炮向我猛攻。激戰甚烈。截至九時槍聲猶斷續不絕。

僑居上海之英美人民。對於日人進襲閩北之行爲。俱表示異常憤激。並認日軍利用租界爲侵入華界之根據地。係破壞公共租界之中立。

粵省空軍各將領。自接陳銘樞來電後。悲痛異常。該軍全體將領。及各飛機師。遂於一月廿九日下午七時。假座航空學會。召集全體人員。開會討論抗日方法。當即議決。●以全力援助十九路軍。並隨時準備出發動員。●定期三十日下午五時。假航空同學會。效美國出師動員方法。開跳舞歡譙大會。盡情歡樂。以示生離死別之決心。又查該軍議決出師準備後。是晚空軍總司令張惠長。更令修機廠長梅龍安。從速趕製未完工之新羊城號飛機三架。以期早日應用。梅氏奉令後。即加開夜工趕製。限期三日之內。完成未製就之羊城號三機。

廿九晨十二時半日艦在下關江面向南京開炮。我要塞炮台亦鳴炮還擊。國府因首都亦在日軍威脅之下。爲安全計。決即遷都洛陽。三十日發表宣言。移駐洛陽辦公。原文如次。自日本以武力侵佔東北以來。政府一面尊重華盛頓九國條約國聯

盟約凱洛格非戰公約之精神。雖覺自彼啓。仍堅持忍耐。以候簽約各國之主持公理。一面嚴飭軍警。應以全力捍衛地方。保障人民生命自由財產之安全。苦心維護。於茲數月。而日本進逼不已。最近竟以大批戰艦駛至上海。并輸送陸空各軍藉口市民抗日舉動。以使用暴力橫相恫嚇。至人民組織團體以急國難而禦外侮。本出於愛國之熱誠苟無越軌行動。政府無從加以干涉。惟政府爲避免戰爭計。已不恤一再遷就日本之要求。始則對於民衆抗日之言論行動稍涉激烈者。卽予禁止。繼且曉諭各種民衆團體自動取消抗日名義。以杜強隣之藉口。本月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四十五分上海市政府對於日本駐滬領事之要求。已予日領自身亦認爲滿意之答覆。而同晚十一時二十五分。日本第一外遣艦隊司令官忽來通告迫我上海駐軍讓出防地。俾其佔領。軍隊有守土之責。詎能應其所求。日本軍隊遂卽向我軍進攻。竟使上海繁盛市面罹於兵燹。且使用無限制之飛機轟炸政策。平民生命財產慘受荼毒。數量之鉅。無可估計。同時首都及長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鎮。亦有日本軍艦到處挑釁。夫日本所以繼續使用此等暴力政策。且進而愈厲。其用心

不過欲威脅我政府。使屈服于喪權辱國條件之下。政府受國民負託之重。爲之保持國家人格。尊重國際信義。決非威武所能屈。惟有堅持原定方針。一面督勵軍警。從事自衛。決不以寸土寸地授人。一面仍運用外交方法。要求各國履行其條約上之責任。日本此次濫啓兵禍。破壞和平。不但中國領土主權遭其損害。而華盛頓九國條約。國聯盟約。凱洛格非戰公約。亦爲之毀棄無餘。政府深信中國對於此等暴行。有正當防衛之權利與義務。同時深信各國爲維持世界和平信義。亦必不能坐視。茲者政府爲對內自由行使職權。不受暴力脅迫起見。已決定移駐洛陽辦公。望各省區行政長官及軍隊長官。同心協力。各盡所職。以靖地方而安人民。尤望我全國民衆以勇毅沉着之精神。共赴國難。勿囂張。勿畏蕙。務使暴力無所施。正義得以伸。國家安危。悉繫於此。願共勉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兆銘。

敵人利用其飛機政策以攻我軍。除大炸閘北外。仍四出擲炸。卅一晨十時日飛機十七架盤旋天空。歷時許即齊飛真茹投彈數十枚。圖毀國際電台。幸未中。當被我

軍擊落三架。餘向東逃去。我軍被炸傷卅餘名。我飛機卅五架。卅一晨由京飛抵滬。翱翔天空。市民稱慶。又日飛機三架。卅一下午一時飛高昌廟及浦東白蓮涇窺探。我飛機三架立飛追逐。並開機關槍襲擊。日機向東逃。日機十餘架。卅一午偵南市。

市府以日機四出轟炸。卅一日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抗議文云。逕啓者。查自本月廿一夜日本軍隊進攻閘北以來。迭次攻擊時。均以租界區域爲根據地。與貴局所稱嚴守中立之主旨不符。而貴局對於日本軍隊破壞租界中立之舉動。未聞有任何制裁表示。殊深詫異。相應提出抗議。請煩查照迅予設法制止。并希賜覆爲荷。此致公共租界工務局總董麥那登。市府卅一日又向日總領事提抗議。原文云。逕啓者。關於日本海軍侵攻閘北一節。前經向貴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在案。連日以來。該軍用飛機炸轟閘北一帶。所有火車站及多數商店民房盡成灰燼。人民死傷疊疊。又復糾同浪人在北四川路附近縱火焚燒屋宇。阻止撲救。不獨違背國際公法。抑且慘無人道。本市長相應嚴提抗議。即希查照轉飭制止爲荷。此致日本國駐上



海總領事村井倉松。

自開戰後。敵援軍即源源進口。除秘密不可得知者外。三十日下午日艦運到援軍三千。由楊樹浦登陸。入駐滬東平涼路日正大紗廠。又三十日下午二時。日艦一艘進吳淞口。載兵五百。三時日艦四艘又到滬。四時半又到一艘。均載日兵甚多。三十日日驅逐艦四艘。四時半日航空母艦一艘。先後到滬。陸戰隊即上陸加入海寧路前線。并續調艦七艘載陸戰隊四千。三十日由佐世保軍港開出。三十一日到滬。另有日艦二艘。滿載兵屍回國。又鳳翔加賀兩艦載戰鬥機爆炸機廿餘架。及大批炸彈。三十晚抵吳淞口。廿一晨駛入黃浦江。由楊樹浦運岸。其最精銳之陸戰隊七千。携有大批砲彈硫磺彈先後到滬。水雷艦四艘亦到滬。

戰事發生後。英美人登樓觀戰。見我軍左右翼均採散兵綫圍殲日軍。在鐵路正兩我軍二三人一組。見敵來態度暇豫。兩足分開。托鎗緩步前進。有意逗敵。如貓戲鼠。敵即大舉機關槍掃射。我軍伏地報以鎗聲一二响。待敵衝進。四躍合圍。敵猝不及避。每至全覆。西人見狀。大呼打得好。謂中國有如此好軍隊。何以祇無聞抵

抗聲。令人不解云。

蔣光鼐蔡廷楷戴戟翁輝騰各將領。決定犧牲身命以衛國土。蔣集各將士插血立誓。以死報國。戴預立遺囑。寄妻託子於友人李立民。蔣力疾指揮軍隊。蔡將二妻事先訣別。送往他處。軍心感奮。士兵均着短衫褲。精神百倍。謂我們粵軍身親國內大小四十餘戰。此次決誓死與日拚命。爲國爭光。各將士當赴前綫時握手告別時。皆以下世再見爲詞。聞者無不動容。茲將該軍將士一日通電照錄如下。以見該軍將士衛國衛民之忠勇。十九路軍將領一日發出通電。其文云。政府遷洛。實爲禦敵圖存必要政策。不容懷疑。無可非難。寇入益深。國瀕於亡。血氣之倫。只有一致効死。滌除詆排傾軋惡習。一洗異同權利幻夢。我軍奉命守土。萬衆一心。雖犧牲至一彈一卒。亦所不惜。對中樞遼遠。應援困難。絕無顧慮。希全國武裝同志。人自爲戰。共同守土。尤望各方中委。致力應付危局。我十九路軍將士以純潔之心。純潔之血。貢於全國。貢於人民。邦人君子。聽此最後哀鳴。其亦鑒其至誠。宥其慧直。

市商會黨部銀公會救濟會各民衆團體均紛紛捐款買餅乾罐頭牛肉香烟等物送前線犒軍。踴躍與奮。忙碌異常。市民亦欣欣有喜色。頌我軍戰績。無不雀躍三百。大呼中華民國萬歲。十九路軍將士萬歲。亦可見人心未死。大事尙有可爲也。

日軍敗入租界後。我軍爲尊重條約起見。故未窮追深入。而日軍假租界爲護符。我國當局特致電公共租界工部局。限日軍於四小時前全軍退出租界。否則我軍須驅逐日軍出境。至蘇州河以北是時已入戰區狀態。華人亦全數遷移。我軍方面此次專爲禦日。對於各國僑民仍負全責保護。日領事此時因日軍敗後。補充不及。乃要求我軍暫行停戰。并請領事團出而斡旋。惟一日晚敵軍因得新到陸戰隊增援。又再反攻。地點在靶子路及海寧路一帶。

區壽年師長談話云。一日晚各線日軍背信。時向我陣襲擊。我軍奉令進重英美領事調停未還擊。詎敵竟一再進犯。我爲自衛。始迎頭痛擊。敵不支退。卒未得逞。蔡軍長昨曾召十九路將領開軍會。對敵緩兵狡謀已有充分準備。可隨時應付。確可無虞云。情形加此。早知再次大戰之無可避免矣。

領事團爲免事情益趨擴大起見。不斷的共負調停之責任。蔡廷楷乃以十九路軍長名義答覆美領事。致謝盛意。并提休戰三條件。●日陸戰隊全退出租界。限日艦離滬。●今後日艦不准泊浦江。●懲辦無信義之日總領事。並向我方道歉。倘日方不允。卽開始攻擊。是時駐南京之日艦續有增加。計泊江面者有英美艦各一艘。日艦七艘。我方已調集兵力沿南京至鎮江皆嚴密佈防。願祝同奉令兼任警備司令。指揮八七八八兩師及憲兵團軍校附屬隊京警察工兵團飛機各隊。京鎮要塞水陸軍警並限八八師一日由杭經嘉興徒步到達蘇常警備。

二日晨七時敵突向閘北襲擊。槍聲密集。至午略停。租界在界口防禦更嚴。逃難者來往。途爲之塞。下午二時北站靶子路起迄北四川路虬江路止。敵又向我各線總攻擊。日飛機多架在閘北擲彈。一面在南市西門各地活動。翁輝騰旅長適在前線視察。令備高射炮。射落一架。當時各地人民奔避。女哭兒啼。哀聲震天。戰至下午六時。我軍沉着應戰。各路陣線屹立未動。法界是日晚十時斷絕交通。租界入夜人聲靜寂。燈火暗淡。二日起虹口形勢突變。交通全斷。如外白渡橋南及西華德路東

迄百老匯路乍浦路橋暨北四川路橋北均爲日兵把守。以備敗時退楊樹浦。下午二時法界天主堂街日機擲彈二傷兩人。日領事與海軍司令會商後。決在公共租界虹口區採單獨自由行動。是時滬西戰地。我軍最前線在梵王渡橋。交界處爲西捕及萬國商團扼守。民衆萬餘。正違我軍勸告避離戰區。我防軍爲百五十六旅。咸兩粵健兒。皆短小精悍。士氣極盛。翁輝騰旅長談云。我軍自一月卅一日起違調停。未向敵攻擊。但敵仍不時襲擊。傷我實多。我軍憤不可遏。二日定有大戰云。其時見各大學及各界義勇軍紛來參戰。或在前敵衝鋒陷陣。或任後備防範宣傳。無不敵愾心沸。相見含笑。互謂你也來了很好很好云云。此等愛國之人心真是不可多得。

國聯行政院因遠東時局緊張。召集臨時會議。法代表德刁說明此次會議乃由英政府請求召集者。隨請英代表譚瑪斯致詞。譚謂。英政府以爲決不能任遠東之現在局面繼續下去。現所獲消息。日見嚴重。且仍日在廣闊之區戰爭。上海現爲戰爭之中點。槍炮之聲不絕。國聯對此事決不能繼任之。不然則巴黎及九國條約將爲全

世界所遺棄。吾人尤須注意者。則美政府之意見與國聯毫無稍異。四月來行政院謀維持和平。曾經美國之熱誠擁護。英國及其他會員國當準備負行政院請求之責。願迄今仍無效果。因是英政府將聯同美政府決使此恐怖之局面停止。並深願其他會員國政府取一致行動云。又國際減軍會開幕場中。彌漫遠東戰爭空氣。主席韓德森致開會詞。勸告非戰公約各簽約國須嚴守該約。言下有不勝抱憾之慨。

●停止一切戰爭或準備戰爭之行動。●在滬中日兩軍須撤退至中立區外。並另設保護公共租界方法。●各項懸案須即依據非戰公約及十二月九日國聯行政院之議決案進行談判。此抗議提出後。法意兩國亦補行加入。即成爲四國抗議。此項抗議提出後。世界人士咸料日方對華必因此有所顧忌。遠東戰事。可望不致於擴大矣。而詎知不然。日政府態度依然無稍改變。旋即決定其答覆此項抗議意見大略如下。●倫中國願停止向日方攻擊。日政府亦願停止對敵之行動。●日政府非確知中國之誠意停戰者。日本不能停止其一切軍事之預備。●倫中國軍隊不肯撤退

至安穩之距離。日本軍亦不撤離日僑居住最密之區。④日政府贊成設立中立界。但此中立界應爲永久之性質與天津之受辛丑條約所限者相類。⑤日本決不能容納第三國參加中日滿洲問題談判之提議。又查四國抗議之第三項最關重要。日政府本不欲將之宣佈。以免激動其人民之反對。但各日報早已發表矣。日外相芳澤之談話云。英美等國所提出之停戰條件。若不加以修改。日本必不能接納。尤以第五款爲最引起日方之反對。因日本向不贊成第三國之干涉中日談判。以解決滿洲問題者。渠將於明日邀約英美法等公使會商修改該五款之辦法云。

二日滬勢更緊。蓋休戰期屆滿矣。工部局總裁費信惇接見報界記者。盛頷謂不好不好。領團現竭力求得中立區辦法。但據東京傳來消息。此舉已爲日府反對。調解無望。推測大戰即將開始云。

日艦隊司令鹽澤通告滬領團。謂在休戰期內。我軍仍向日海軍陸戰隊及水兵開槍。並有子彈落在日旂艦附近。因此不得不採相當行動。以保護軍隊。鹽澤並謂日軍現決派飛機凌空四處偵察。但因濃霧所阻。未即發動。觀鹽澤之語氣。可知形勢

之益趨嚴重。隨時隨地有發生戰禍可能矣。是時租界內日軍防區之居民仍紛紛搬入英美軍防區。遂爲之塞云。

二日下午三時起。敵沿淞滬路自北站至天通庵站止。亘全線向我總攻。激戰至三日晨四時。敵不支。向吳淞路東南方退。我軍追擊。佔敵東嘉興路陣地。午刻北站敵又來攻。機關槍步槍甚密。敵飛機二架在空中擲彈。閘北及天通庵附近數次起火。迄三時猶在焚燒中。英美兵密佈蘇州河兩岸。自北西藏路迄河南路橋兩面均有鐵網。日機十架。三日晨迄午列隊翔華界示威。另飛機四架向華軍陣地作低飛偵察。擲彈數十枚。被我軍擊落一架。寶山路中興路曹家渡四五處毀屋傷人。又兩機飛滬西窺探。在英界擲二彈。傷三華人。下午五時敵機絕跡。三日晨中外輪十艘。載難民離去。

三日敵將司令部遷海寧路虹口旅舍。所有護紗廠軍隊悉開前綫。並在迪斯威路東洋花園等處埋地雷。三日午日機擲彈二。圖炸郵政總局未中。該局後青雲里全燬。並翔南京路示威。英界蘇州河南銀公會。中國實業銀行。新開路卡德路等。三日均



落流彈。

二日有日水軍百名在南京登陸。扼守大阪商船會社。華軍爲避免與之衝突計。遂退離岸邊。據當局之報告。謂一日夜日軍之砲彈落於獅子嶺砲台。當日軍施放巨砲時。下關郊外受震最劇。窗門多被震破。一日各銀行均閉門停業。以避免擠兌。二日晨未天曙之前。京城電燈盡熄。故發生搶掠案數宗。有難民分乘汽車數架欲往杭州。途中被匪截搶。首都公安局長二晨與日海軍司令會商。雙方停火。及維持秩序辦法。二日午槍聲已息。中日兩方軍隊距離約八百碼。各守防地。尙無衝突發生。事後查得二日晨日艦開砲均落空。僅一彈落下關。毀屋一。無傷人。

各國知大戰無可避免。爲租界安全計。乃紛紛調兵來滬。英巡艦別立克三日午載砲隊抵滬。卽上陸警戒滬西。美艦四艘陸戰隊千二百名。四日到滬。海軍提督台納氏三日乘旗艦先到。卽上陸指揮。又意國巡艦一艘亦已開駐來滬。法艦及陸戰隊已由越南開拔來滬。英軍雅佳路旅八百名。三日下午二時由海關碼頭列隊進入南京路。軍樂隊引導。沿途華難民圍觀如堵。而在兩旁登樓觀望之英人。則齊聲歡

呼。同時日飛機則飛翔於閘北一帶頻擲炸彈。雜以機關槍聲。而閘北之民房又起火災。黑烟四布。日領事已正式通告領事團。謂日軍爲軍事便利起見。決即攻擊吳淞砲台云。

日驅逐艦六艘。四日晨十時抵吳淞。下午一時即圍攻吳淞砲台。一小時內連發百餘炮。迄未得逞。三時後又加調戰艦十餘艘。向吳淞砲台圍攻。敵飛機十餘助炸。我砲台忽沉寂無聲。日艦開砲亦無應者。敵飛機偵察亦不見一人。日陸戰隊千名遂登岸。迫近砲台時。我伏兵齊起開砲痛擊。並以機關鎗掃射。敵猝不及避。全軍盡覆。五時敵艦亦被擊走。是晚七十八師副師長譚啓秀奉命赴吳淞指揮全軍。五日子刻敵我兩軍又激戰。砲聲隆隆。連續不絕。吳淞要塞司令鄧振全。誓與砲台共存亡。死守不去。五日晚砲台無動靜。南砲台與北砲台及獅子林砲台等各台防務戒備極爲鞏固。我軍不分晝夜。嚴密防禦。地方靖謐如常。又六日晨吳淞砲台灣與寶山縣道間通至寶山南門之一段路線。均由第十九路軍精壯隊伍駐守。其城廂內外並未有被擲彈之處。地方極爲安定。寶山縣縣長孫希文於六日晨七時許帶率武

裝警士在轄境各要隘巡察防務。商民頗鎮靖。六日晨上海字林西報根據敵司令部宣傳。謂吳淞台昨夜失守。外國報界記者亦根據該報消息發電各地報告。其實砲台仍安如磐石也。十九路軍特於是日派員赴該報詰問。該報允道歉更正。

敵艦攻吳淞挫敗後。逃往三夾水。河道復通。各商輪已得進口。長江各華洋輪船均載有多量難民出口。

五日吳淞砲台司令鄧振銓辭職。以譚啓秀繼任卽日到差視事。

吳淞口日機六架。五日午三時飛察浦東。三架在吳淞口擲彈。我軍開砲三响。敵機一中彈落海。

五日晨四時敵下令全線總攻擊。一由楊樹浦攻閘北。一向江灣我軍攻擊。我亦二路應戰。一部截堵江灣。與敵短兵相接。斃敵七百餘。獲鐵甲車三輛。另一路由蔡廷楷在閘北指揮作戰。鎗炮聲震全滬。敵以大炮向北站轟擊。同時敵飛機擲彈起火。該地商店民房多被毀。

五日滬租界西區中日空軍大激戰。戰鬥機與我機搏戰者共有六架。當激戰時有日

機一架中彈墮落江灣路附近。我機之高度超過日機。故能乘其不覺。以機關鎗向下掃擊。同時在地面之我軍亦向日機炮擊。日機因上下夾擊。戰歷四十分鐘之久不支。向黃浦江方面退。五日晨南京方面有我機二隊共十八架來滬助戰。五日我機進攻之目標係阻截日軍之進攻北站也。自我機擊敗日機以後。日機又往炸擊虹橋飛機場。據路透社記者之報告云。日軍雖傾其全力炮擊閘北及華界各區。大小衝鋒數十次。然華軍之防線并未稍挫。日軍每次開始衝入華軍防線。華軍則拚力抗拒。血肉相搏。日軍不支而退。日軍雖宣傳謂已進佔江灣路。然實際上日軍尙未越過河南路之外一寸。華軍已得厚援。戰鬥力甚強。故日軍並未能稍進一尺旋。旋被拒退。五日之役。日軍以鐵甲車八架及坦克車數架助步隊衝鋒。欲一舉而佔北站。詎料經數度之衝鋒仍不得逞。敵經此次之失敗後。六日晨仍有日飛機數架凌空飛翔。但華軍地位非特未爲稍挫。且又較以前爲優云。

敵機九架五日晨十時轟炸真茹。我機八架立飛空應戰。我高射砲機關鎗亦還擊。槍炮聲密歷一小時。敵機一受創墜燬。日人三名焚斃。餘八機逃滬。我被燬火車

一輛。暨南大學被燬壞一角。又南翔閘北亦墜落敵機各一架。均機毀人斃。六日晨九時敵驅逐機四掩護炸機十二架飛閘北。擲數彈。無損害。旋八架飛南翔。八架飛真茹。擲彈十餘。圖毀電台。惟未中。我機三架立飛應戰。半小時擊落敵機一架。餘逃。午後日機六架至閘北一帶擲彈。我機飛起應戰。敵機即逃。我機七日自京鎮來。黃秉衡等空軍將領十一人五日通電。略謂敵勢益張。國亡無日。秉衡等防空有責。誓抗強梁。爰用集結。以圖自衛。海枯石爛。矢志不渝。

日政府已日軍戰敗。除續派一師來援外。并派野村來滬代鹽澤。野村六日抵滬後。變更戰略。以圖取勝。日司令鹽澤對人談話云。五日之役。予本擬傾全力一鼓而驅華軍於閘北之外。不料此次仍失敗云云。

路透社記者六日到戰區視察。行至離華軍司令部約數十碼之遙。則見有一被擊落之日機破壞不堪。機旁有屍身三具。俱係日機師。全身已燒成黑炭。該機未被擊落之前。曾炸擊真茹車站毀貨車一列。傷途人十名。該記者旋到華軍之司令部得晤此次戰功最著之蔡軍長廷楷。乃先向蔡問及此次之戰況。據蔡之談話如

左。

「吾等經迭次與敵交戰。恍如赴郊外宴遊。並不算什麼一回事。蓋爲國捐軀。視死如歸也。予之對日作戰。係鞏衛上海而戰。係抵抗日軍之侵我領土而戰。是以予得中國人民之全體爲予後盾。遇必要時予決戰至彈盡人亡而後已。但請貴記者代向世界各國聲言吾等之戰。係自衛的。并非向敵進攻的。」該記者復告以此次日政府加派陸軍一師團來滬之消息。蔡斷然答曰：「甚好。余等此次與敵相持。尙嫌過於枯寂。簡直類於兒戲。余等甚歡迎作一次之真戰爭」

六日南京外部爲日兵藉租界爲根據地。又向英美兩使提嚴重抗議云。爲照會事。據上海市政府三日電稱。日軍攻擊中國軍隊。仍以租界爲根據。連日日軍武裝通過租界。開赴滬西。及其他地方。增重我軍之顧慮。已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抗議等語。公共租界方面聽任日本憑藉該租界作軍事行動之根據地。業經本部於一月三十一日照請迅電貴國領事及軍事長官。勿再任日軍利用租界地位攻擊中國管轄之區域在案。乃據上述三日報告。該公共租界當局仍任日軍武裝通過租界開

赴滬西等地增重中國軍隊之顧慮。殊屬不合。相應再行照請貴公使迅即查照一月三十一日去照嚴予辦理。并見復爲荷。須至照會者。

又外部爲日海軍在上海非法逮捕市民。照會英美公使云。爲照會事。據上海市政府電稱。日海軍陸戰隊在公共租界一部暨越界築路地段。以及閘北其他地點。將中國市民橫加逮捕。擅處私刑或殺戮。據報至今受非法監禁者。尙有數百人等語。查日本海軍陸戰隊擅捕中國市民。加以殺戮。或處私刑。現被禁者仍有數百人之多。不獨藐視國際公法。抑且違反人道。相應提出嚴重抗議照會貴公使迅令日艦司令將非法逮捕市民釋放并懲處。并希查照。請速辦理見復爲荷。須至照會者。

日軍七日晨分海陸空三路進攻吳淞砲台。海軍方面因我砲台防衛森嚴。未敢逼近。祇離遠炮轟。但均未命中。陸路方面又被我翁輝騰旅痛擊。至十一時半敵不支敗退。另一路則由虹口滙山碼頭以日本郵船會社及日清輪船公司之小輪運至蘆藻濱登岸。當與該地日軍會合。十二時許兩度猛烈進攻。我軍以機關鎗來福鎗掃射甚密。同時以手榴彈轟炸敵之鐵甲車。敵始終未得逞。空軍方面敵以飛機七八架冒

兩來襲。目的在毀我獅子林砲台。投彈甚多。均未命中。僅傷台兵數人。我方以大炮還擊之。

關北方面七日午無戰事。午十二時許敵復以飛機大炮向我八字橋防地猛烈轟擊。同時更以機鎗小鋼砲連續射擊。我軍奮起抗拒。迎頭痛擊。且分兵抄襲敵軍後路。敵始不支。向後潰退。是役戰約一時許。斃敵甚衆。至午後二時敵得援軍。又以千餘人向八字橋進攻。大砲猛轟。飛機助戰。我軍以逸待勞。勇猛應敵。又將敵軍擊潰。敵雖兩次失利。但以作戰多係新來之正式陸軍。仍未肯罷手。復於五時三次進攻。惟敵士氣已餒。進時一經我軍還擊發鎗。已呈惶急狀態。故紛爲我軍擊退。總計敵軍向我施放彈百餘次。惟爆炸甚少。且多落於空地。損失極微。敵死傷約千餘名。前敵司令雨田大佐陣亡。又狄思威路敵軍七日亦進攻。經我軍應戰後。敵即退去。又七日午十二時半日機三架飛經真茹偵察。並擲彈十均未爆發。日機旋被我軍擊退。十二時後。我軍宣佈特別戒嚴。劉峙決調精兵三師來滬助戰。日軍變更戰略。將主力部隊向江灣路移動後。天通庵寶山路之東爲日陣地。天通庵之西爲我



軍陣地。天通庵車站仍在我軍手中。是日陣地降大雪。兵士於寒冰凜冽之下。奮國守土。殊堪敬佩。我毛炳文師七日加入最前綫。

日軍連日用大砲轟我軍防地。均未得逞。現復運到過山大砲多尊。七日晨即使用。但結果仍失敗。據軍事專家言。大砲只適用於距離遼遠之野戰。今兩軍陣綫逼近。日軍用大砲。於我毫無損傷。僅毀建築物及民房而已。

開北方面七日日軍二次敗績後。七日晚頗寂靜。八日晨八時江灣路附近敵方突以大礮向我軍射放。我軍處以鎮靜。並未還擊。日軍僅示威而退。至午十二時許敵軍千餘人忽由克明路西寶興路向我猛攻。以野戰礮小鋼礮機關鎗死力衝入。我軍見其來勢兇惡。爲避免無謂犧牲起見。激戰二小時後。即分途向兩旁退避同時以大砲還抗。敵軍見我軍稍退。即乘隙而進。但我軍已在電話局淞滬路鐵道兩旁預有伏兵。乘敵軍將進至鐵路時。伏兵四起。先退之軍亦即乘勢回攻。敵軍四面被圍。被我軍擊斃七百餘人。餘均紛向橫濱橋方面逃去。四時許炮聲遂息。晚七時後北四川路寶山路一帶炮聲及機關鎗聲又起。永安華豐紗廠被焚。同大亦被焚。德教

員由我紅會救出。

會攻吳淞之日海陸空軍數在萬人以上。僅就攻蘊藻濱一隅之軍隊言。亦有三千餘。日海軍司令部曾有限二小時攻下吳淞之豪語。但至是時止已經卅小時尙未得逞。且反爲我軍所敗。大爲懊悟。八日晨拂曉起續向吳淞猛攻。並將新到之陸軍九千餘加入作戰。海空兩方以火炮及重量炸彈投射如雨。陸路方面。則以鐵甲車汽車及坦克車等衝鋒至數十次之多。據日海軍司令部中人八日晨十時向外報記者表示。日軍決限午前佔吳淞。但至下午三時許卒未見其有「一次衝鋒得手。並有四輛鐵甲車汽車爲我軍所獲。其死傷數尤巨。約在千人以上云。

日軍屢敗。殊出日政府所料。日內閣認此爲有損國威。決定繼續作戰。已決由國庫撥支四千萬日元以充上海作戰之海陸軍費。陸軍省并決再派金澤第九師團。及久留米十二師團一混旅共約二萬人繼續來滬助戰。

八日吳淞開北兩路戰烈。雖比之歐戰亦爲僅見。敵傾全力孤注一擲。我軍奮勇應戰。大勝。斃敵二千餘。毀機一。鐵甲車四。戰品無數。軍工路上蘊藻濱頭。敵伏屍

受。泥土染絳。八日晚敵陸軍二千陸戰隊四百據蘊藻濱南與我激戰終宵。另敵主力集張華濱附近。我駐江灣軍八日晚銜枚向淞疾進。抄敵後路。行至江灣路東段遇敵。開始激戰。九日晨六時濱南敵以屢攻不利。氣大餒。即停猛攻。僅以機關鎗與我小衝突。雖間以大砲轟擊濱北及吳淞砲台寶山三處。但係掩護退却。一時敵機二架飛濱北擲彈。永安紗廠起火。我陣堅無損。午後張華濱方面敵掘壕防我進擊。九日晨敵裝貨汽車卅五輛運淞增援。詎疾駛至蘊藻濱附近。紛墜我預築鋪草巨壕中。死傷甚多。茲擇錄香港士蔑西報九日上海戰事電訊一段如下以爲我軍勝利之佐證。該報云吳淞砲台附近之砲聲。今晨在上海聞之。甚爲清晰。自昨日至今晨止。歷次惡戰。華軍之迎擊日軍可謂完全勝利。日軍死亡枕藉。昨日攻吳淞之日水軍失敗後。所餘殘卒悉調回上海。改由陸軍與華軍相持。日軍以重炮向華方陣地轟擊。期以搖撼華軍之軍心。然華軍絕未爲之稍懾。查華軍在吳淞砲台之四周佈防甚爲周密。堅守各度戰壕。以備迎擊敵方之集合進攻。是以當日軍登陸襲攻華軍外圍之防線時。未遇若何抵抗。及欲進攻第二度防線時。則突被華軍

在對岸迎擊。彈如雨下。日軍大受懲創。狼狽而退。日水軍敗後。日司令部改派陸軍來攻。然亦被華軍痛擊而退。昨日由上海租界遠眺。見吳淞方面濃烟突起。可知該處之村莊有大火。

閘北方面八日夜戰甚烈。敵七時起由新民路突向我襲擊。數度衝鋒及巷戰均被我擊敗。全部沿北四川路退却。九時敵又增援千二百餘分攻廣東街及虬江路。鎗砲聲密。巷戰益烈。相持至午夜。敵仍不支敗退。結果將敵全驅出閘北區。是役我傷亡微。敵損傷甚巨。至九日晨四時鎗聲漸稀。九日晨九時敵機四五飛值閘北投彈。我機立飛迎擊。同時高射砲在新閘濱北射落敵機一架。午敵機在英法界內擲十餘彈。傷數十人。領事團提出嚴重抗議。德國軍事專家多人由前線視察後以私人資格語人云。外間每稱華軍體力弱。實則不然。嗣見一華兵與數日兵肉搏。而日兵卒不敵。又華兵發彈甚經濟。彈無虛發。日兵則不然。恃其軍火之充足。濫發十彈。並無準的。華軍極富於作戰能力。可作長時間之奮鬥。日軍鎗械甚利。最適宜於示威或虛張聲勢之用。惟作戰殊不見高明。使用步鎗機關鎗固不及華軍純熟。擲手榴

彈。亦不逮華軍遠甚。且華軍勇猛異常。每於戰壕躍出。大喊一聲。面迎鎗林砲雨。衝入敵陣。敵則相驚大亂却走。即吾輩亦爲咋舌。歐戰迄今。未見有如是能戰之軍隊云。我軍勇敢善戰。無論中外人均同聲讚美。現咸錫以鐵脚夜眼神仙壯雅號。蓋形容我軍善追奔逐北。能夜戰耐饑。

英海軍提督嘉利。八日繼續努力斡旋上海事件。冀得和平解決。嘉氏已將其徵得華方同意之條件向日方重光公使提出。但重光不肯接納。且提出反提案數點。要求華軍撤離近租界十五英里至二十英里之地。重光又語大陸報記者。謂滬事目前無解決辦法。蓋日當局以第九師團不日到滬。戰事必有把握。故不肯言和也。

十日晨二時。敵千餘乘小輪一拖民船七。由浦江偷入蘊藻濱衝鋒襲我後方。我軍即佯退十餘里。一面密遣工兵繞道以鐵絲網層圍濱口。敵不知中計。長驅直入。迨誘至相當地。我軍突起四面合圍。敵下輪驚走。詎濱口已網封。遂船被截獲。敵全殉。無一生還。

十日晨九時。敵以十四英寸口徑炮猛轟吳淞砲台。同時敵機七八架飛淞投彈。炮

聲瀝亦可聞。迄下午一時始漸息。我還擊亦猛。在壕防守甚固。砲戰結果。我陣無損。敵創較重。敵軍淞方陣地較昨又略更。蘊藻濱車站南右翼敵陸戰隊暨左翼軍工路陸隊及正面均改由新到下元陸軍團担任。其左翼尚未更竣。僅前衛由陸軍接替。聞敵坦克車已運到。正計劃由蘊藻濱渡河。惟我機鎗大砲密排濱北。敵架橋又難成。結果恐徒供犧牲。毫無所得。

九日空軍大戰擊落敵機四架。自墮一架。各西報盛譽我軍戰術。又本港士蔑西報云。據英國軍事專家之觀察。謂此場空軍作戰之奇觀。誠超出乎電影界之所能表演者。此兩機飛翔之藝術。殊足驚人。

負責指揮十九路軍作戰者。除蔣光鼐蔡廷楷外。尚有第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副師長譚啓秀。六十一師副師長張炎。旅長翁輝騰等。均爲得力將領。最前綫由第二營營長吳康鑑指揮。吳新婚未五日。即赴疆場。饒勇善戰。佔領虹口日海軍司令部一役。即爲該營長出奇制勝得意之戰。在滬十九路軍有十八團之多。現與日軍交鋒者僅二團。大部分生力軍尙未加入前綫。官方統計自一月廿八日至本月八日

止。日軍死傷至少在五千人以上。飛機亦擊毀四架。依現勢觀察。戰局似頗持久。我軍在江灣以馬隊向敵陣衝鋒。勢甚猛烈。敵軍爲之胆寒。未幾。敵軍得海軍第六旅及砲隊之來援始得保持其根據地。是役敵傷亡不小。

關北方面。華軍十日夜以騎兵襲攻日軍之陣地。大奏勝利。華軍日前以騎隊作戰。大收成效。故軍心愈壯。至是且改守爲攻。初華軍先以重砲轟擊日軍陣地。繼以步隊二百從暗地突出衝進寶山路之日防線。日水軍猝不及禦。略示抵抗。卽狼狽而散。是時華軍之繼續馳到者愈多。分頭扼守日壘各處。作包圍陣勢。乃以刺刀向敵大恣刺殺。華軍奏效後。恐敵有援軍開到。乃急引退。未幾日援軍開到。以機關鎗及步鎗向附近一帶傾圮之房屋掃射。是時華軍踪跡已杳。此役歷時雖短。日軍死亡不少。華軍以進退神急。損傷甚少。迨至十一晨天曙時。鎗砲聲已緩。日軍亦不敢有何動作。日軍一隊十一日晨六時進犯蘊藻濱我軍防線。我軍初佯退。迨日軍深入後。以百人抄其後路。佯退之軍回軍夾擊。敵腹背受敵。結果大敗。半數溺斃濱內。半數被我軍擊斃。生還者十無一二。我軍僅傷二人。敵派回國運兵驅逐艦十

餘十一日陸續抵滬。載來陸軍一師團。下午二時進泊黃浦碼頭。該軍即登陸分往江灣虹口參戰。內有造成濟南慘案之福田師。登陸時日僑均懸旂慶祝。日輪長崎丸上海丸被徵作軍用。十一午長崎丸滿載軍火抵滬。下午三時復載前陣陣亡敵屍及傷兵二千餘回國。行見富士山前滿樹招魂之幡。日飛機五架。十一晨在麥根路沿鐵道一帶擲彈二十餘枚。路軌及屋宇被毀頗多。一架飛至永安第二紗廠擲彈二枚。搖紗室被毀一部。死廠工五人。傷十六人。出事時。有美水軍隊長柯克及其隊衆十八人在廠守衛。亦險被擊中。美總領事克銀漢以領袖領事資格。向日當局提出從來未有之嚴重抗議。蓋領團對日機在租界境內飛行。已經抗議多次。日領事之答覆。謂因飛機之擲彈機偶有損壞。以致誤擲。自願賠償云云。粵空軍第二中隊。於十一日晨出發援滬。由隊長丁紀徐率領。各機關各團體代表均紛紛到場歡送。以壯聲威。查是日到大沙頭飛機場歡送者。有杜益謙。香翰屏。林時清。黃麟書。區芳浦。霍廣河。陳鼎。曾強。及各團體代表百餘人。張憲長。胡錦雅。黃光銳等。亦蒞場歡送。空軍學校學生。及總部全體職員。均到場站立。當飛機起航時。



均齊呼慶祝殺敵成功。情形異常熱烈。至八時半丁隊長偕同分隊長謝莽。率第一分隊長陶佐德。第二分隊長吳汝濤。第三分隊長張迪華。及飛機師十餘人。齊集機場。該隊飛機十餘架。亦排列于機場。是日各隊長并機師精神奕奕。各歡送人員均與各隊長機師親切握手送別。九時半遂分別架機飛航。軋軋空中。向北飛去。經韶關入湘轉贛然後飛京。即日下午五時可抵步。飛機去後。各歡送者遂紛紛而返。

十二晨三時蘊藻濱南敵向我炮轟二十分鐘即停。六時敵步兵七八百由野砲飛機掩護犯我濱北陣線。同時攻該地附近曹家橋我軍二百奮戰二小時。卒將兩路敵殺退。九時後戰停。僅步哨接觸。拂曉時敵砲隊發卅餘炮轟淞鎮。多未中。九時後復以步鎗射擊。砲台灣現泊敵艦十三艘。因砲台前泊英美艦。故未開砲。僅陸戰隊鎗擊我軍。張華濱敵艦一六時向我猛擊。陸隊并圖登陸。經我軍擊退。敵傷亡衆。十二下午三時敵五百用橡皮管作救死圈。偷渡蘊藻濱。我機鎗掃射。斃敵過半。翁旅長語記者。十二晨戰敵死傷數百。我僅輕傷二人。敵連戰皆北。已不敢與我接

戰。僅大炮機鎗轟炸。但我防堅固。無虞來犯。全上電。十二下午二時敵又攻吳淞。我力抗。敵死亡枕籍。敵仍頑強。冀利用浮橋渡濱進襲。但我砲火烈。敵工事不易進行。同時江灣又向陸路攻吳淞。大炮機關鎗並作。白龍港敵艦十餘到吳淞旋又開回六艘。敵機大隊集浦江龍王廟。下午三時楊樹浦敵機十五六架飛炸吳淞。永安紗廠晨二時被炸三樓燬。下午二時餘敵機四到龍華偵察。被我射逃。旋至真茹繞一週。亦被我射退。第十九路軍之第一百五十六旅已開到吳淞。增厚該處防線。我軍隨守蘊藻濱之北岸。敵軍之陣線則在南岸。由黃浦江以東起至朱家莊止。長直二里。敵艦雖仍頻向吳淞砲台攻擊。但我軍沈着以待。絕未還鎗。十二日清晨日艦十餘由川沙白龍港開到吳淞口。八時許又開回六艦。日機大隊現集中浦東龍王廟。●引翔鄉東華紗廠屋頂滿疊沙袋。並架機鎗向我江灣路蘊藻濱一帶示威。該廠佔地甚廣。所有坦克車及新由日本運來之軍火均存該處。故戒備極嚴。●十二日午二時半日機四架在龍華偵察圖炸我兵工廠。被我軍以高射砲示威。日機向西北疾馳而去。●十三日晨二時敵軍在蘊藻濱一帶用重砲向我軍轟擊約廿餘分鐘始

止。同時江灣路亦有砲聲。十三日拂曉敵六七十人搜三友總廠。携去証章及義軍符號制服等。外報載敵將增四師團。數達三萬五千。敵定十六日總攻。敵通知陣線內居民速遷。謂將用大砲硫磺彈轟平房屋障礙。便野戰。又敵購大批水泥桶備衝鋒時掩護。

閘北方面十三日晨七時敵向我軍下總攻擊令。虬江路青雲橋寶山路寶興路天通庵八字橋等處。同時進襲。其人數或百餘人二百餘人不等。意圖衝亂我軍防線。但一經我軍還擊。敵即後退。如是經四五次。敵軍總未得逞。八時許敵方飛機亦出助戰。至九時後終因我軍沉毅應戰。全部退回。又江灣路方面十三日十時許敵軍六百餘人由軍工路向我陣地進攻。亦經我軍奮力擊退。午後一時許寶山路虬江路八字橋青雲路一帶僅有小接觸。未有激烈戰事。

十三日晨各方簡報如下。●我一二二旅之前在紀家橋附近與敵接觸約一小時。敵不支退去。●有敵一部欲由蘊藻濱渡河。被我射擊。即退去。●青雲路天通庵八字橋敵分三路向我攻擊均被我擊退。●曹家橋方面之敵經擊退。●十三晨七時敵向

我紀家橋陣地攻擊與我一二二旅激戰我軍沉着應戰。敵不能逞。●吳淞炮台無事。●侯家木橋我軍與敵正在接觸。●江灣方面有敵五六百由軍工路向我軍進攻約一時許已退去。

十三日午五時所得各方簡報如下。●十三日晨十時三刻敵步二三百名由軍工路開向江灣我軍陣地。但經我軍射擊即退。●十三晨八時半日機六架自楊樹浦飛起向關北我陣地擲彈。計太陽廟落二枚。經我軍在王家宅附近開放高射砲。日機向東北逃去。●十三日日機三架飛翔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天空南京路匯中飯店落一彈。其隔壁麥加利銀行玻璃被炸毀法租界有四處落彈。重傷五人輕傷四十人。由紅十字會車送醫院。十二日下午軍息。●十二日下午六時我軍砲隊曾擊中北四川路底日陸戰隊本部破壞房屋一部。並擊斃少校參謀一人。●十三日晨日機一架被我擊落。日飛機於十三日晨九時在共和新路放彈二枚。在四區一分所附近放二枚。永興路放二枚。永興支路二枚。僅一彈爆發。毀屋。未傷人。中興路亦被二彈傷憲兵一人。苦力一人。時因雨雪。日機未出。又真茹日機三架於八時至該處探視。

當被我軍擊退。十二日晨日機一架在新拉拔橋北面蒙古路附近被我軍擊落。晨七時敵機飛開北。擲五重彈。聲震全滬。八時半敵機六又往投彈。旋被射退。英法界各地落流彈多枚。毀屋傷人甚衆。把子場一帶起大火。敵軍歸路亦被截斷。故敵軍進退失據。陷入重圍。據毛師長維壽言。已派兩團兵力將敵包圍。黃昏前定能殲滅之。十二晚吳淞砲戰開始轟擊。法文日報與大陸報記者昨赴吳淞前線觀察。見自機十三日三五成羣向砲台一放帶彈。但多未炸。張華濱僅日驅逐艦一隻。不時開砲。餘艦均沉寂。我方防禦益形堅固。外人觀察布置。歐戰時之達特尼爾砲台萬難攻取。不過如是。敵陸軍第九師團兵二萬餘携大小砲百餘。均黃服紅章。由植田統率。分乘運艦七艘。十二晚到滬。泊黃浦及滙山碼頭。船上燈火全熄。十四晨陸續上岸分乘卡車向楊樹浦軍公路而去。現東華廠全駐新到陸軍。該部將加入最前線。而海軍因屢敗調任後防。十三晚敵到時重光村井野村等均到碼頭迎。日橋百餘到埠大聲疾呼。蘊藻濱敵二千十二夜被我圍殲千餘後。殘部十四晨二時狼狽向張華濱退。我乘勝反攻。用重兵迫張華濱。至下午三時尙在激戰。又十四晨五時敵

以重砲轟吳淞炮台防近我陣地。其意似牽制我蘊藻濱南反攻部隊。十三夜曹家橋之役斃敵之衆實爲開戰後之大勝。獲三八式步鎗及軍用品無算。江灣跑馬廳原爲我陣地。嗣以戰略關係放棄。該地十二夜經我軍克復。日方因閘北方面進犯屢不得手。遂以全力進攻吳淞炮台及蘊藻濱一帶。故十四晨到滬之二萬餘人中。將以一萬三千人調蘊藻濱前綫。協同原有軍隊向我方作戰。其餘約一萬人。則平均分配于閘北一帶最前綫。替回海軍陸戰隊。其陸戰隊則悉數調爲後備軍。

閘北方面十四日自晨至日暮。各處均有戰事。天通庵路較爲激烈。分述如下。●天通庵路十四晨五時敵軍六百餘向天通庵方面通犯。我軍奮勇抵抗。以橋爲界。橋北爲敵軍。橋南爲我軍。敵軍以大砲及機關鎗射擊。我軍因奉令不用大砲機關鎗回擊。以免彈入租界。傷害無辜。故全以步鎗抵禦。交戰至十二時。敵仍敗退。●八字橋敵軍亦於五時進攻。人數約四百餘人。當被我軍還擊。至八時許敵即後退。我軍則仍固守未前進。下午二時敵又來犯。經我軍猛力射擊。激戰約小時。敵即敗退。●虬江路十四晨七時敵以一百人前來進攻。我軍當抵抗。惟不甚激烈。蓋一經我

軍之還擊。彼卽後。如是進退四五次。至十二時敵卽不敢再圖進犯。

十四晚七時起虬江路與寶山路口及寶興路與寶山路口鎗砲之聲又起。蓋敵軍又分兩路用大砲機鎗向我軍陣地猛轟。同時復用飛機助戰。我軍當加抗拒。激戰甚烈。至八時後敵始退。

孫科孔祥熙吳鐵城熊克武陳友仁劉蘆隱等留滬中委廿五人十三日通電請政府當局迅定大計。略謂。聞軍外當局有主滬事局部化先行解決意。□使復有我國自動撤兵之勸。美當局認爲可商。同人心所謂危。敢陳所見。蓋因國家興衰。繫於人心振靡。苟咸如當局所謂持重。則世界可以無革命。日人宣稱三小時佔我閘北。而十九路軍應戰已將兩旬。敵究何如。今日爲吾同黨起死回生之最後唯一機會。當局苟能領導國民誓死衛國。國民同志誰有一言。茲經同人公決請政府當局迅速定計者。●決定澈底。抵抗政策。毋再游移。●卽宣示國人全力禦侮。●萃海陸空軍力量固守上海。予十九路軍以充分援助。●卽令北方各軍乘機向外反攻克復失地。●外交方面提出非日兵全部撤退不卽交涉。上海問題當與東三省問題同時解決。

以上四項實行。士氣必且百倍。我能堅持下去。國際必生變化此時乃有外交可言耳云云。連日日軍進攻失敗。死傷過衆。無力再反攻。新到陸軍運往前線佈置未竣。故十五日自晨至暮。除吳淞外。其餘各防線均較沉寂。我軍乘此機會。已將殘敵完全肅清。新陣線自吳淞至江灣一帶止。均有進展。據軍訊。新陣線自吳淞鎮起。沿江邊擴至四五里許。兩軍隔蘆藻濱對峙。現我軍已越濱南。經蘆藻濱車站至張華濱車站以南之張家宅海軍醫院一帶。已完全無敵軍踪跡。更沿淞滬路南。橫至葉家宅梅園宅前萬國體育場後部之唐家宅便經江灣與閘北八字橋防線相連。日軍十五日已退至錢家濱。敵沿軍工路至陸家宅沈家行鎮虬江橋至陸家觀音南與楊樹浦租界相連。

十五晨六時吳淞日艦七艘以大砲向吳淞鎮砲台灣一帶射擊。中國公學中彈最多校舍大部被毀。吳淞鎮落四彈。一二彈爆發。即時火起燃燒。至晚六時猶未息。且無人施救。該鎮全部房屋均成灰燼。當敵艦開砲時。我軍即以全體準備。惟并未以大砲還擊。敵艦見我方並無動靜。一面繼續開砲。一面即以商輪三艘滿載敵軍糞藉



砲台掩護泊近砲台灣登陸。但江濱我軍均有大堅強之防禦工程。敵船駛岸時。即被我軍機關槍掃射。死傷甚多。日商輪亦被擊傷逃回。嗣敵軍第二次繼至。仍用小輪運載。亦被我軍擊退。但敵第三次來攻。飛機十餘架同時亦出而助戰。轟擊至爲猛烈。然激戰至十一時許。即被我軍擊潰而退。統計敵所發砲。約在一百發以上。除吳淞鎮小炸外。餘未炸發。敵機投彈亦有十餘起。均未見效果。是役敵軍傷亡二百餘人。我軍僅僅亡士兵十餘人。至午後一二時。敵機尙盤旋偵察。

滬戰重心移至江灣路以北吳淞口止。到滬敵共達三萬五千。陸軍總司令部設楊樹浦公大紗廠。敵活動集中鞏固。自租界邊境延長至吳淞。新戰線佈置。蘊藻濱兩敵因我防禦不敢冒險渡河。故無甚激戰。江灣方面敵距我防僅四百碼。躍躍欲試。志在奪淞。但我士氣極旺。咸抱滅此朝食心。蔡軍長云。敵物質勝我三分。我精神勝敵七分。敵何足懼。十七日晨拂曉五時許江灣方面日軍以十六晚日開到之兵共約千餘名。向江灣萬國體育場我軍襲擊。最初日兵仍以重砲掩護機關鎗進攻。旋因我軍沉着應戰。亦以機關鎗對擊。日兵苦戰半小時。毫無進展。而死傷已枕藉。乃

變更戰略。以動  
聞一片喊殺及  
包圍殺敵數百  
六百枝。日本國  
十七日吳淞江  
其前綫已漸向  
機關鎗手一人  
甯北十六晚通  
線。俾傾全力攻  
雲橋八字橋等  
我陣。被我機鎗  
百餘响。燬屋基  
擊。頗奏膚功。

參謀長及日參謀長田代及日副領白井會晤。討論避免戰事問題。日仍根據威脅態度要求我撤退相當地點。同時日軍亦退原防。我以華軍向守原防。日軍如不犯我。我決不犯人。決無絲毫撤退理由。雙方相持不下。談判遂絕望。

十八晨九時日參謀長田代謁蔡廷楷要求我軍自動撤退相當地點。否則將大舉進攻。蔡答。欲我撤防。決無此理。日如進犯。我爲自衛計。決毫不遲疑。如日覺悟撤去海陸空軍。則和平自可望。田代不得要領而去。

日軍司令植田及日總領村井十八日各以哀的美敦書致蔡軍長廷楷及吳市長鐵城。市府晚八時四十五分已接到。原文甚長。大意如下。日軍限我軍最前綫於廿日上午七時前撤退二十啓羅米突。並須將吳淞獅子林砲位撤除。且永遠不得成爲要塞。並限二十日下午五時前完全履行上述兩事。派武裝調查員實地調查。如已確實履行。則日軍除保留虹口公園週圍之防軍外亦將一律撤退。其末段又稱吳市長前曾允許取締一切抗日運動。仍望切實執行云。

蔡廷楷表示。十九路軍對於此次抵抗作戰之意義。早經昭示無餘。諒爲各方所洞

知。至日司令所遞之最後通牒一件。實屬無理已極。原無答覆之必要。但現在是否答覆。尙在考慮中。且當十八日進行和平談判之時。曾有英領事署參贊於下午一時至軍部接洽和平問題。其時亦因日軍方面屢施狡滑。相談未有結果。惟友邦從事調停之好意。自屬可感。總之。以日人歷來對我之態度行動觀之。可知此種無理之要求。無考慮之餘地。余敢鄭重說一言。十九路軍爲世界正義民族生存而戰。決心抵抗到底。斷不取任何威脅甘言所屈服云。八十八師李副師長表示。日以暴力壓迫滬上。我軍誓當與十九路軍將士死守淞滬。現高級軍官均在戰壕內指揮。旬日前我軍卽已參加六連砲隊在瀏河蘆藻濱一帶擊退日軍。現敵雖增調大批來滬。均無足慮。卽再添數師。亦不足敵。我軍器械精良。紀律嚴明。全體兵士。誓死抗日。李又謂此次植田師率領來滬之福田師團。外傳如何精銳勇猛。實不足懼。因五三慘案時。我軍僅以一團之衆守於濟南。與福田全部激戰三日。斃敵甚多。後奉令退出。該部並無甚戰鬥力。我軍衝鋒。彼卽紛紛避匿逃命。現又到滬。如開始作戰。當可於短期間使其狼狽逃潰也云。

滬市府及蔡廷楷十九晚七時派陳訓會往日領署日司令部分送覆牒。市府覆文略謂。查來函所述滬嚴重形勢均係貴軍違背公約公法。任意攻吾土殺吾民所造成。其一切責任應由貴國負擔。迭經函達在案。此次貴總領事所請轉本國軍要求實行之各條款。本市長未便轉達。查來函所指各節均爲足以影响中日兩國一般關係之問題。應由兩國外交代表處理。故本市長已呈報國府核奪。由外部逕覆駐華日使。惟應聲明者。貴軍現仍實行挑釁。攻擊轟炸。無所不爲。致本國民情憤慨日增。在此情形下所謂抗日運動自難消滅。因此而發生一切責任貴國自應全責。蔡覆植田文云。本軍爲中華民國國府所轄軍隊。一切行動悉遵國府明令。來函所開各節業經呈報國府奪核辦理。由外部逕覆貴使。本軍長未便答覆。

美軍官談上海中日戰事云。十九路軍在閘北江灣吳淞一帶所作戰壕。極其奧妙。無論用如何利器。決難攻入。日本炮火祇能燬壞民房耳。且成本極貴。大約中國人祇費三角所作戰壕。日方非用千元炮火不能攻破。至兩國步兵戰鬥力則華軍一人可守之地。日軍雖以十人攻之。亦嫌不足。果中國軍隊一心一德堅持到底。不以幣

勝而驕。偶敗而怯。則最後勝利。必屬諸中國云。蔣光鼐等廿日通電云。暴日蔑視我國家政府。以挑撥造謠之卑劣技倆。違反通例。單獨致本軍以蠻橫最後通牒。本軍惟有以鐵血答覆。軍人報國。粉身碎骨。是分內事。大戰開始之日。即本軍授命之時。使一卒一彈猶存。則暴日決不得逞。惟願全國朝野上下人人懷必死之志。引倫生苟免爲無上恥辱。團結一致。前仆後繼。則本軍之犧牲爲不虛。伏屍流血之戰士。必含笑於九泉矣。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楷。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師長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副師長李盛宗。張炎。譚啓秀。旅長劉占雄。鄧志材。張勳。翁輝騰。黃固。暨全體官兵同叩。日海陸軍二千名。廿晨八時向我總攻擊。閘北江灣吳淞同時開火。江灣一帶戰事最烈。九時許日軍以大砲掩護進攻跑馬場。我軍以該處外平地。無險可守。即自動退江灣鎮堅守。日雖以八英寸砲三尊及坦克車猛攻。並以飛機偵察嚮導。仍未得手。日所用炸藥均爲延火性。故江灣已有起火多處。跑馬場全爲濃烟籠罩。下午日軍仍在其美黃興路及翔殷路集中。未敢向江灣鎮衝鋒。吳淞方面日驅逐艦七艘晨八時半起同時砲轟我砲台。我方先

置不理。九時起亦開始以大砲還擊。一彈險中日艦。同時並向張華濱日軍開砲。日未得逞。

二十晨十時敵軍在江灣路北段對準我方陣地附近正面開五十餘砲。同時有步兵三千餘。坦克車多輛圖衝破我防綫。經我防守該區之八十八師部隊奮勇應戰。加以猛擊。遂漸向後退。惟激戰至一時許。猶在相持中。當十一時許敵軍又分隊向我進攻。自江灣至吳淞一帶。咸在接觸之中。惟尙不甚猛烈。敵飛機三架自清晨六時左右即開始飛去。初在大場真茹江灣一帶偵察。至十時後即在前綫擲彈及射擊。機關鎗甚多。我方未受重大損失。敵方被我軍擊燬坦克車四五輛。自大場至瀏河間有小橋一度已被炸斷。我軍正趕加修理。

二十日下午一時江灣廟行鎮方面敵方用猛烈炮火向我軍陣線射擊。至四時尙未停止攻擊。我軍陣綫仍守原防。二十晨七時廿分日軍開重炮機炸彈及機關鎗開始攻擊。日軍一隊轟擊吳淞鎮。歷兩小時佔領。但我軍自後方出現反攻。立即將日軍驅出。日軍即用飛機向該鎮拋彈。當即着火。同時又用坦克車向我軍陣線衝鋒。經

我軍以手榴彈擊退。又日軍一隊向吳淞路進攻。經我軍以機關鎗掃射。即紛紛後退。截至正午。日軍未獲我寸土。我軍佈守原防。士氣甚盛。二十晨日軍開始向我軍總攻擊。並用延燒彈向我後方砲擊。結果我軍無大損失。各處民房焚燬不少。江灣火勢尤大。閘北方面敵軍自二十日晨七時起。則以炮火轟擊。八時許以坦克車鐵甲車各十餘輛分兩隊向天通庵路及八字橋方面進攻。並有步兵兩隊每隊約兩千餘人。尾於車後。向前推進入字橋。我以手機關鎗迎擊。並以手榴彈毀敵之鐵甲軍。使不能前進。然後以手機關鎗向敵軍衝鋒。敵軍傷頗衆。至十一時許敵向天通庵敗退。我軍預埋地雷於地下。敵軍進攻。其坦克車行近地雷線。我軍先放手榴彈。引起地雷爆發。故敵之坦克車被毀者有四五輛之多。同時我軍自戰壕躍出。乘敵坦克車被炸混亂之際。猛烈前衝。以致敵軍胆寒。且戰且退。至下午二時許敵軍復以坦克車十餘輛與步兵多人再向該處進攻。我軍在壕內應戰。敵軍進至距離約三百米地點。即不敢再進。雙方對峙約至三二時之久。敵因不得逞而退。二十日晨狄恩威路方面敵軍僅以大砲機關鎗向我轟擊。經我迎頭痛擊後。敵不支而退。然



最後仍以鐵甲車衝鋒。亦被我軍炸毀。敵公園靶子路一帶陣綫稍有移動。此係因我方還大砲目標準確。立擊中其陣綫所致。未幾敵仍增援。接戰至三時砲聲尙未終止。

廿二日午廟行鎮敵來攻甚猛。我師旅長均臨前線指揮。鏖戰甚苦。旋下令總攻。斃敵逾三千。潰不成軍。紛自引翔退平涼路。同時閘北我後方亦受虹口敵軍砲轟擊。乃挺進。由老靶子路前衝。與狄思威路我軍會合。追敵至岳州路過嘉路橋沈家灣前進至虹口菜場達有恆路。晚八時砲火鎗彈之密。爲廿餘日來所未有。敵傷亡枕藉。棄械逃百老匯路一帶。準備登艦。晚七時半日方在無線電話報告。謂因保全實力。故總退却。廿三晨一時砲聲未絕。我軍尙在追擊中。有逼敵退出楊樹浦形勢。二十二晨拂曉三時敵方乘霧集中二十四混成旅空軍主力向廟行鎮進攻。我軍探悉敵方新戰略欲衝破我淞滬。連絡戰線。目標在江灣廟行一帶。我早已準備。雙方前哨接觸後。卽互相猛戰。酣戰至上午十時。敵軍不支。卽潰敗。是役敵方集團衝鋒。故死傷在千人以上。

我軍二十二晨佔領虹口公園後。即乘勝進擊。日軍于午二時起向東總退却。我軍刻已追過岳州路而達有恒路及吳淞路沈家灣一帶。同時麥根路我軍以大砲向東轟擊。租界此時警鐘亂鳴。恐日軍衝入。八日起隆隆之聲。震耳欲聾。日軍狼狽奔竄。沿途傷亡達二千餘人。二十二晚日人在美靈登廣播電台宣傳。爲保全實力。故暫退却。然殘敗日軍向東竄逃。我軍節節追擊。二十二晚將其殲滅過半。

虹口公園已被我軍佔領。敵軍在北四川路之司令部被我砲燬。閘北方面我軍亦衝到。老靶子路口日軍迭遭慘敗。傷亡已逾數千。廿一夜激戰。日軍傷亡尤衆。廿二晨有日軍死屍八大卡車由前綫運回虹口。

廿二晨日兵三千攻江灣。至拂曉又來敵機廿餘架助戰。當被我軍還擊。斃敵數百。燬坦克車三輛。至午我軍佔日第一二兩防綫。敵向引翔鄉平涼路退。

警備部廿二日戌刻捷報照錄如下。敵於今晨三時以全力向我閘北江灣廟行一帶陣地猛攻。經我軍轟擊激戰。至現在陣地前方敵傷亡已逾三千。潰不成軍。刻我軍正在追擊中。蔡廷楷廿二日捷報稱。敵廿一日晚偷渡蘊藻濱。約二百餘人。繼有日

艦多艘。載敵七百餘人昨夜渡河。經我軍發機鎗掃射。斃敵甚多。餘溺水死。又側現大學被圍之敵六百十四人已悉數繳械。我軍廿二日晨在吳淞方面反攻獲全勝。江灣之敵廿二日黎明經擊斃四百餘。獲鎗枝無數。敵因第一部計劃失敗。持面已改取守勢。特聞。

## 二編 後 痛 言 二

自一月廿八日開戰至二月廿二日止。計已二十六日矣。此二十六日之戰事。我軍皆有勝無敗。戰績昭然。中外贊美。本書編輯。原定收羅事實至二月廿二日止。因是日爲敵軍第九師團增援後最劇烈之戰爭。今既被我擊敗。應作一大段落之結束。以後事實應留待二集收編也。惟本編擱筆後。戰陣忽起變化。我軍竟以退守第二防綫聞。蓋因敵軍陸續增援。繼續到之敵軍尙有十一及十四兩師團。連前到敵軍統計已近十萬。戰艦增至六十餘艘。飛機增至二百餘架。竭敵軍全國常備軍三

份一之力量以圖我。而我則僅以淞滬一隅之兵力與之對抗。除十九路軍外。其餘參加作戰者。僅有第五路軍之兩師而已。我因海軍不堪任戰之故。敵艦遂得由揚子江口長驅直進。擾我後方。我空軍則以飛機太少。且無驅逐機爲輔。致不能與敵機對抗。敵空軍且先後以炸彈破壞我蘇州杭州兩飛機場。絕我飛機之根據。且擲彈燬我京滬路。斷我運輸。三月一日。以軍艦多艘密運十一師援軍萬餘人。由瀏河楊林口登陸。以襲我淞滬全綫之後路。一方又以重砲飛機。向我淞滬全綫作猛烈之攻擊。我軍恐後防動搖。迫得保全實力。退守第二防綫再行抵抗。統觀一月有餘血戰之經過。非我軍作戰之不如人。實乃我軍器械之不如人。民國成立。廿一年矣。內戰頻起。全國有形無形之損失。不可估計。遂使政府人民。上下交困。江海防務。廢弛不修。陸海空軍。僅足爲對內戰爭之驅策。一旦有事。無所措手。言念及此。可不痛哉。今後苟不立停內爭。亟爲全國軍事之整理。作亡羊補牢之後圖。則國難之來。正未有艾也。我政府我國民尙念之哉。尙念之哉。

## 二編 後拾零

### 化險石？

有歸國華僑崔某赴十九路六十師後方辦事處。袖出鑲嵌石質戒指二枚。歷代獻與蔣指揮及蔡軍長。處中職員見該戒指所鑲之石。晶瑩而有奇光。與尋常寶石不同。異而詢以來源。據謂此名化險石。產於菲洲。當地蠻族每有部落戰爭。輒以烏頭噴箭爲殺人利器。中箭者見血卽死。惟佩有化險石者可免。昔軍英攻克杜蘭斯哇時。聞而不信。會搜羅此石數顆鋪排地上。命數十軍向之槍擊。卒無一命中。至是始信該石確能化險。至今英國高級軍官多有佩帶者。現獻贈之戒指。所鑲之石卽係化險石。前在菲洲時不知幾許艱難始獲得。向視爲護身寶。茲因蔣蔡二公爲國守土。奮起禦敵。特願犧牲與二公佩帶云。該處主任感其誠懇卽收。受准予轉呈。

### 我軍戰績之光榮

我國軍隊向爲外人所輕視。自二月廿二日之戰擊敗敵軍後。全球爲之震驚。倫敦每日電報贊美尤力。謂華軍勇敢善戰。實出世人所料。且謂華軍此戰足以挽回其已墮之聲譽而有餘云云。而日人之日文時事新報。且自認爲觀察之錯誤。十九路軍與滿清時黃龍旗下之辦軍不可並論云云。今次戰事。勝負操

來可知。而光榮之戰績已照耀全球。亦快事也。

## 日報滑稽宣傳

日本國內各新聞紙如朝日新聞及每日新聞等在上星期內。有一照片刊布。題爲「上海抗日會員縱火」。圖中攝一西裝之華人(?)。在日領事住宅前縱火。東京西文時報(爲西人所辦)著評議之曰。「無論此照片中之西服者。是否確係中國抗日會員。或竟爲日人所喬裝。以爲反面宣傳。殊不可知。然我人可得而問者。苟真係一個華人在此放火。則彼攝影之日人何不將此放火之人捉住以爲更好之佐證乎」。

## 日報評論我軍戰壕

▲稱爲近代戰術之結晶

大阪每日新聞載上海青岡特派員專電云。我軍(日軍)二星期來飛機大炮。不時轟炸。除民房化爲瓦礫之場外。而敵軍(我軍)仍固守原陣地。繼續抵抗。日間殆未見敵影。入夜則暗襲我(日)陣線。查敵之陣地。依照近代戰術所築造。係半永久之塹壕。其複雜堅固。恰如歐洲大戰時法國戰線之塹壕式相同。其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四道防線。有密如網目之坑道聯絡之。構造之複雜。不易推舉。是以雖受大砲炸彈直接轟射。仍無大損失。第一道防線。幅廣六尺。深約六七尺。上覆以鐵板與沙袋。防禦方法之堅固。歐美人多驚嘆不已。在防線之地上。祇露出野砲之砲身。上面又遮以堅實之鐵板。以

防禦之炸彈。此種隱敵擊。有無數之銃眼。可怕的機關槍銃口。密如蜂窠。特對於機關槍之射擊法。手榴彈之投擲法。步槍之使用法。以及陣地攻守之作戰術。完全已脫化中國式之戰爭。而爲純粹某國式的精巧戰法。近代戰術之結晶體。誠使我軍（日軍）無法應付矣。（均照日文直譯）（記者按我軍防禦鞏固與將士之用命。敵亦自知無法應付。而徒以炮火專事破壞民房。殺戮無辜）。

## 要件附錄

### 孫科等請一致救國電

孫科李宗仁張靜江等三十五人四日通電云。滬戰緊全國存亡。我軍屢勝。各國視聽已轉。日銳氣稍挫。此實我國起死回生之機。深願全國同胞一德一心。迅爲援應。我軍界同志亦共起抵抗圖存。毋失時機。

### 何應欽之救亡大計

軍政部長何應欽二日有電致林主席汪院長蔣委員長等治本救亡大計。原文云。特急。徐州探呈林主席汪院長蔣委員長鈞鑒。滬案既起。外患益急。凡我國人。同深憤慨。但物腐而蟲生。自侮而後人侮。外侮之來。固爲全一貫政策之必然結果。而我全國上下

自暴自棄。自私自利。實爲召禍之重因。今者禍迫眉睫。諸公出於良心。亟宜另圖出路。應欽終夜焦急。於治本救亡之計。略有所得。謹直陳之。先總理昭示吾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中國道德文化。實爲人道重心。雖經國府明令提倡。均視爲具文。迄未見諸實行。中央移洛後。亟宜重申前令。飭由各級政府在職人員各本良心。精誠團結。以身作則。實力奉行。使海內外羣衆共同奮鬥。

### 粵艦隊電告誓爲抗日前驅

海軍第一艦隊總司令部特別黨部。昨致電上海。嘉慰十九路軍。誓爲後盾。並通電全國。願率各武裝同志。枕戈待命。誓爲前驅。茲將兩電分誌如下。

▲致十九路軍 特急。上海分送蔣總指揮慎然。蔡軍長賈初。戴司令孝佩。毛師長維壽。沈師長光漢

。區師長介眉。暨十九路軍各位武裝同志均鑒。暴日無道。攻我滬江。誓耗傳來。悲憤欲絕。公等本革命精神。戮力殺敵。因我疆土。至深欽佩。除電請全國各界援助外。特此備慰。尙望繼續努力。奮鬥到底。敵部願率全體同志。誓爲後盾。海軍第一艦隊總司令部特別黨部叩。冬(二日)印。

▲致同胞電 全國各同胞各報館均鑒。敵軍侵我東省。擾我平津。並於我沿海一帶。用砲艦政策。任意摧毀。最近滬案發生。舉國人民。莫不痛心疾首。幸我十九路軍將士。素抱愛國之熱忱。深明守土之大義。誓死抵抗。奮勇殺敵。救國忠勇。殊深敬佩。惟是孤軍力薄。勢難久持。欲其抗日救國而竟其功。必有賴我全國同胞。一致起來援助。及我各地義勇軍。共赴增援。俾滅此醜類。雪我國恥。敵部願率各武裝同志。枕戈待命。誓爲前驅。僅此電



達。無任盼禱。海軍第一艦隊總司令部特別黨部叩  
。冬印。

## 一月廿六日之國聯會

### 議

國聯行政院一月廿六日下午五時四十一分開會。據  
議事程序本先提出來比里亞(西非洲之共和國)之查  
奴問題討論。但臨時延擱此案。俾專討論滿案。是  
時會場空氣非常嚴重。中國全權代表顏惠慶博士先  
起立發言。據云。滿洲事件發生之地與歐美遠隔。  
當其發生之初。在常人所觀察以爲係僅屬局部之問  
題。然此案發生以來。歷時凡四個月。今竟成爲危害  
世界和平之問題矣。當此案發生於上年九月十八日  
之時。世人莫不知此爲一國侵略他國之領土主權完  
整的行動之開端。而此等行動實足以代表其熱慮的

及蔑視公理的計劃也。今此二十萬方里之中國領土。  
居有人口二千萬。已被日本以武力侵奪。事實如此。  
實無爭論之餘地。自初中國之對於此案。既有所途  
可行。一則以武裝自衛。一則信賴國際條約及國  
聯。然中國並非一武裝之強國。是以訴諸國聯。  
請其以正義與公理解決此案。國聯會接辦此案之後  
。曾費六星期之光陰。開會凡二十次。卒以精誠  
忍耐之力。取決解決此案之兩項議決。此兩項議決  
本係基於日本之即行撤兵之担承而得全體代表之採  
納者。然日本今尙未踐前約。查國聯行政院自上次  
會議閉會以來。六星期間。在滿之日軍不特無逐漸  
撤退之趨向。反而逐漸進展。其殘忍之手段正如美  
國國務卿所言。中國在南滿之殘餘統治勢力已被破  
除淨盡。錦州之南之地。如山海關等已同處於瀋陽  
長春安東吉林齊齊哈爾等城之命運矣。日本今且使

及熱河。危及華北華中。甚至危及南華之重心地。最近且有佔踞福州上海之威迫。所謂勿擴此案之希望已掃蕩無餘。蓋日本之以武力侵略政策竟欲置中國於其支配之下。已昭然若揭。彼以強佔滿洲而引起中國人排日之情也。又從而強迫中國之中央政府及地方當局禁抑國民對日之憤念。自十二月十一日以來。情形日益嚴重。國聯之議決案既被其侮蔑。滿案調查又遲遲其行。最快亦須於四月間始抵目的地。且有明言不欲從一捷徑開到被日軍蹂躪之境之語。敵國對此寧無心灰意冷乎。顏博士演講畢。繼由日全權代表佐藤尙武發言。懸述滿洲及上海之時局。又言日軍之佔踞錦州係屬臨時性質之語。據云。日本極力擁護門戶開放之政策。無侵略中國領土之野心。故願將滿洲開為中日及其他國人和平發展之地。語至此。顏氏立起辯謂。日本在滿之武力

行動。其所藉口不一而足。始則曰南滿鐵路之被毀也。再則曰自衛也。又再則曰為保障日人之生命財產計須剿滅地方之匪類也。此等胡言。其真意所在實欲消解中國之對日杯葛耳。其實無論何國之政府。必不能強其國人之買其所不欲買之貨也。然中國人對於日本之此種橫暴舉動。雖悲憤欲絕。而卒甚少發生何種之事變者。洵屬罕見。予其希望國聯會對於中國之一切權利能予以充分之承認。若國聯會仍以爲宜引用盟約第十一款以解決此案者。中政府並不非議之。然援引盟約的別一款以圖補救之需要。已日甚迫切矣。

日代表復起抗辯謂。當此國際軍會議行將開會之際。而中國代表有此提議。誠非予所樂聞。中國代表謂日軍佔領滿洲二十萬方里。此乃匪徒之國。其實滿洲今仍是滿洲人之滿洲。有許多城鎮之中國地

方當局仍執行其政權如故。祇中國政府受阻力耳。錦州之地位如何。與乎日軍進佔之理由。無待縷述。顧維鈞博士之初議。盡撤退華軍入關而不能成爲事實。殊爲可惜。當時日軍先撤離錦州區域。然日軍退後。屢被中國之正式或非正式軍隊攻擊。甚或被土匪與義勇軍攻擊。日軍當局無別路可尋。故爲自衛計。爲抵抗張學良之挑撥計。祇有實行進佔錦州。此爲在事勢上必然之結果。日軍大得錦州居民之歡迎。當地警察雖一時被繳槍械。然今全部發還。俾其照常負責維持地方秩序。日軍之步哨祇駐守錦州城門及車站耳。滿洲之匪風日熾。日軍既已實行消滅之。則不能半途而止。上海之局面確已甚嚴重。但此實由於中國當局鼓動民衆向日人挑撥之故。日人對華反感之達到危險程度。實由於上海某華報載有「日皇被炸案大畫」又稱「中副車」之標題。此種怪語

。若中國當局仍縱容之。自必引起不測之變也。日本人已忍耐甚深。然中國人民仍不諒解。反恣其侵略之行爲。日本政府決盡力保護其國之僑民。其他之強國在某時期亦曾派遣軍隊到中國以保護該國僑民之舉。日本被輕爲佔據滿洲。掩閉已開放之門戶。此實僞詞。日本正欲擁護門戶開放之策。且願與中國以誠懇之態度交換意見。以期解決一切懸案。不幸此時被中國拒絕。且鼓動其國人排日也。顏氏辯謂。日本之贊成門戶開放誠無可疑。然滿洲之門戶已盡被日人擠塞。他國之人民已無從得入矣。辯論至八小時乃散會。定於明日（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半再開會。理事部各國代表勸中日兩方勿擴大滬案。據法代表云。滬案已甚嚴重。且於共租界有國際性質。幸勿再引起更大之糾紛等語。

# 日文報對淞滬戰局之批評

## ▲自認觀察錯誤

## ▲希望立即停戰

▲東京時事新報上海特派員野坂三郎于十七日發表長文意見。詳敘日軍失利之由。並述解決方策。茲綜覈其大旨節譯如下。俾知日本人士之厭戰。與對於我國觀念之改變。其文曰。排日者發源於上海。雖經我國(日本)迭次抗議。然卒如慢性病的蔓延。吾人(日人)所受之痛苦。已難忍耐。聯至發生兵火。商賈之停業。店員之失業。紡織之閉鎖。船舶之杜絕。貨物之阻滯。以及各種財產之損失。實不可以數字計。願自事變後。迄今已屆數旬。我日本軍艦之來滬者達四十七艘。陸戰隊之

參戰者有六千人。(陸軍在外)而戰況仍遲滯不能進展。在此情勢之下。大失吾人從前一戰即逃主義之期望。於是邦人憤憤責難海軍之無能。然而推厥原由。陸戰隊本來之性質與戰術。素不慣於市街戰。則其失敗。固亦不足深怪。此用兵不慎之第一大病也。况中國軍的精強勇猛。已見諸事實。而我政府。(日本)軍部及國民。皆不明瞭中國軍之實力。便衣隊之性質。以及中國軍之組織。巷戰之巧妙。此為認識不足之第二病也。吾國(日本)人惟記憶明治二十八年甲午戰役之狀況與

最近東北軍之無能。推而施諸上海。亦欲一舉而掃蕩之。此印象謬誤之第三大病也。須知中國軍中的十九路軍。與昔時在黃龍旗下垂辦之清軍絕然不同。且尤與其他懦弱卑怯擾亂地方之中國軍有別。何則。十九路軍前曾在江西討伐共產黨。頗有經驗。素稱爲鐵軍。其與我未經戰役之軍相敵。自不可以道里計。加以中國近來青年男女思想漸悟。對於軍隊物質的後援。莫不踴躍輸將。就此次事變言之。開戰後。立能匯資七十萬元。以爲救恤金。他如青年學生之參加義勇軍戰鬥者。時有所聞。甚至閩閩少婦學校女生。亦赴兵站部工作。或在戰場慰問。此種現象。不能與明治二十七八年之戰役與最近滿洲事變之張學良軍不戰而潰者同日而語。况便衣隊之組織。比正規兵爲巧妙。我政府（日本）懵然不知。反觀視敵軍之實力甚小

。適足以促自國軍隊之覆滅也。再進而言。前月廿九日。因中國方面之申請。由英美總領事之斡旋。協定中止戰鬥行爲。竟於三十日晨又發生攻擊。在世界商場各國共瞻之地。豈不爲各國人所譁議乎。雖然。過去之錯誤。已不必再悔。目下急宜解決者。即從速停止戰爭。恢復繁華之市場是也。倘再繼續戰爭。則生命的危險。日益擴大。經濟的損害。伊於胡底。我國（日本）在滬所投資本。最大者首推紡織業。今日九會社卅六工場。關於破壞。投資總額二億元。將亦付東流。其他邦人經營大小各工廠。亦爲戰亂而完全停業。商賈之途既絕。失業破產者續出。因此邦人（日本）之自殺者。日有所聞。挺而爲盜者。又所有不免。處此險惡之情勢下。我（日本）二十億內外對華貿易唯一之上海市場。豈非消滅無遺乎。今日欲一輪船遺

上海港。已不能矣。不惟日本如此。即其他英美法等國人。亦與我日本同陷於破產之危境。且由人道而言之。中國人因此次事變。毀家蕩產。死於非命者。不知凡幾。其間接的瀕於飢餓者。即其人紡織會社所僱之工人。有萬餘人。藉勞動而維護其一家生活者。約三十五萬人。今已不堪設想矣。故爲今之計。應立即平定戰局。並渴望一日早一時。一時早一分。終熄兵亂。以維將死未死之命脈。此不惟在human道上資本上預早解決。即由社會主義的見地。何獨不然耶。

## 一月九日國聯公開會

### 議

國聯行政院九日下午公開會議。顏惠慶申述滬案情

勢惡化。謂戰事仍未停止。日軍且見加增。滿洲方面戰事已擴張。至哈爾濱情勢。已不容中國採取保護主權之自衛行動。受最大犧牲亦難顧惜。國聯究將取何種處置。立即制止日方敵對行動。并使其撤退遠東兩大商埠之武裝軍隊。函願聞教。顏并稱中國對日經濟絕交乃日人侵略之結果。日軍在華無論以任何強力均不能強迫華人購買日貨。若日軍撤退則經濟絕交。自然終止。日代表佐藤答稱。在華日軍并未加增。并謂日軍在遠東一切行動已詳書面解釋。主席彭古發言。深望中日與其他國家速籌中立區域。停止衝突。並稱國聯會未忘盟約上規定之義務。滬案報告書則待詳密研究。始能公開討論。國聯會接得滬領團關於上海事件之報告後。遂應中國代表之要求。於今日下午六時十九分召集行政院會議。我國代表顏惠慶應主席之邀請。乃先起發言

。謂行政院上次開會時。曾宣佈英美兩國採切實之步驟以制止上海對敵行動及保證相當之賠償。今何以未見實現。日方派軍入華。源源不絕。進一步佔踞哈爾濱。計駐滿之日軍已達七萬五千。上海方面亦有二萬五千之衆。今日本尚有運輸艦二十七艘預

要者。儘可預備大犧牲。然考非必要之時。中國政府誠不欲擴大此糾紛之時局也。中政府今仍考慮他種和平解決之辦法及徵求各方之意見能否於現時遷行之辦法停止日軍之行動及即令其撤離中國境土也云。

備來華。可知日本之態度並未有若何改變。自上次行政院會議至今。情形益爲嚴重。連日得接上海方面之報告。可知該埠商務完全停頓之原因係由於十日來事情發生之嚴重所致。最近有一消息。謂上海有救護車一架。美籍之救護婦一名亦慘被炸擊。中國處此情形之下。隱忍已達極點。無待再述。但隱忍之程度必有所限制。此在任何一國亦如是耳。中國雖願竭誠遵守一切國際條約之義務。然爲至不得已時。必須執行其自衛之權。中國處於今日之環境。若再退讓。則必危及自身之生存。中國人民如遇必

日代表佐藤答謂。行政院頃間已聆得中國代表之言。日本政府并不以其所言爲符合事實。例如其所言滿洲日軍之人數是已。日本政府已隨時將所得之消息詳報於國聯。關於上海之情況如何。國聯亦已得到駐上海領事團之詳細報告。此項報告既已發表。本席敢言此報告書足以証明以前本席呈遞於行政院之報告之無訛也。行政院今祇得滬領事團第一節之報告書。本席以爲宜候得滬領事團續後之報告方可商議解決之辦法也。日本政府曾訓令其駐滬代表與列強商議調解辦法計凡三要點。●日本之行動祇

限其本定之防線之內。●華軍須撤至一定之距離免與日軍接近。●設立中立地帶由中立軍維持。關於指定何國之軍隊以維持此中立地帶之問題。宜在當地解決之。本席希望上海之談判能根據此三點收最後解決之效也。現在新委任之海軍提督野村氏。已奉到日政府令盡力促成停戰矣云。

日代表說畢。主席乃詢英代表以列強對上海事件進行和解之成效若何。英代表答謂。森麻斯氏已將一星期前英法意德美等國協商解決步驟之經過報告于行政院矣。不幸未能即時奏效。然不可謂無希望者。今日代表既有願意停止對敵行爲之表示。殊可令本席稱快。英國政府對於此險惡之時局。深爲焦慮。故決盡其力以助國聯。以促成此案之和解也。至此主席復發表意見。謂今日之事予以爲不外係兩方當事者誤會之結果。行政院不若再候滬領事團之續後

報告。然後商定解決之步驟也。

中國代表復起立要求。主席准其於今夜將中國政府之全部報告書提交行政院。據最近之報告。不特上海軍事之行動未息。即滿洲方面亦然。故于不能限於報告上海之事情也。據上海領事團之報告。謂華人之杯葛日貨。乃上海事件發生之原因。完全不然。而實由於日本之對華侵略行動耳。日軍倘即撤離華境。則杯葛運動自可消滅也。

中國代表語至此。日代表駁謂。日本必不承認中國之政治方略與杯葛日貨之風潮無關。中國之杯葛手段。不特關日貨于中國之外。且關日僑于中國之外。上海之日僑爲數不少。日政府有保護彼之責。予知中國之人民有幾分仇視日本。倘日政府撤退防守租界之日軍。中國人民或可滿意。然日軍撤退後。則日僑危險堪虞。恐或竟被屠殺。是以無論何



國政府。若處此同樣之情形。必不敢輕于負此責任也。試回憶一九二七年之江寧事件。日本亦係受害者之一。然當時日本尚隱忍之。但日本有此經驗。故防範上海之再有此同樣之事情發生。他國既有權派軍艦赴滬。日本又豈無之。辯論至此。主席乃作一結束。謂行政院當以公平之態度審慮日代表之陳詞。滬領團第一次之報告已示吾人以上海時局之困難與複雜也。予希中立地帶速即成立。俾能停息一切對敵之行動云。中國代表復答謂。成立中立地帶決難解決此案之全部。主席謂倘國聯能做到此項工作。亦儘堪自慰。

## 十九路軍枕戈陳詞

十九路軍全體將士鳴謝各界電云。日侵東省。我國隱忍退讓。以謀和平正當之解決。不料敵方以得寸

進尺慣技。復大舉入淞滬。敵軍守土有責。為正當而自衛。兩旬以來。敵以雄厚之援軍。挾犀利之巨炮。結果迭遭慘敗。不得一逞。此乃強甚則折。不義自斃。非敵軍所敢貪天之功也。邇來迭接各界同胞函電。或于精神上之鼓舞。或于物質上之補助。熱情俠骨。益增威奮。祇以惡敵未平。軍書旁午。無暇一一覆謝。敵軍將士誓以最後一滴之血。灑在黃浦江頭。以副我愛國同胞之期望。堅持此志。以當謝忱。枕戈陳詞。諸希察照。十九路軍全體將士敬啓。

## 一月廿九日國聯公開會

### 議記

國聯行政院今日公開會議。中日兩代表辯論甚久。中國代表痛陳日軍在滬之行爲。各國代表均爲之動

容。首由主席發言。謂國聯對於華方召開特別代表大會之要求。已加以充分之考慮。今請中國代表發抒意見。顏博士遂起立發言。據云日軍在滬不宜而戰之種種行爲。經由本席迭次報告國聯。今滬上之日軍有四萬以上。砲艦四十艘。日軍且用遠婦遠婦彈。以造成上海恐怖之局面。且仍不肯放棄租界爲其作戰之根據地。最近中日兩方之軍事當局在滬談判。本係得英公使藍辛之力所促成者。今已完全破裂。日方乃向華方下哀的美敦書。限明日滿期。因此吾人在此十萬軍隊預備互相屠殺之前夜。時局之危迫。已可想見。本席是以再要求設法制止日軍之侵略行動。日軍之目的。無非在逼華軍撤離二十啓羅米突之自國領土。而日軍則不肯退。究何理由。十九路軍司令已發言彼所部軍隊不知進行中央之命令。抵抗日軍之侵略。餘無他圖。回憶中政府在前

已和平勸告日本勿事過激之行動。今回答中國之態度若何。始則以武力進攻。繼則下哀的美敦書以繼續其侵略之行動。須知日本在世界公意之前。負有極大之責任者也。顏代表言畢。主席即邀請日代表佐藤發言。其說詞甚爲冗贅。且引述許多不入本題之意見與事實。首言日飛機之誤炸外人權利。日本殊爲抱歉。次則反駁顏代表之說詞。據謂日軍並未用途遠婦遠婦彈及毒瓦斯。繼又謂中國連年內亂。國內時局。擾攘經年。外人生命財產。時瀕於危。須知現日遠東時局之禍根。由於中國不成一有組織之國家。今一個無政府狀態之國家。與日本爲鄰。是以日本所取對彼之外交手段。與其他各國政策不同。十三年前。中國加入國聯時。內政尙好。然嗣時厥後。中國內部已四分五裂。軍閥且相對戰。無能力以保護外僑。是以列強每取自衛之行動。假定

中國爲一文明之國家。各國何必出此。日本今日在華之行動。若係被指爲侵略的。則他國對華有此同樣之行動時。亦可謂爲侵略中國矣。列強何以必須出此以保護其僑民。蓋因國聯不能充分適用盟約以解決中國問題。夫日本對上海貿易。據第三重要地位。日本必須保護其上海之商業權利者。何以在歷屆國聯會議中。無一國代表贊助吾人所提出保護自身權利之要求。（語至此場中擲槍之聲齊起。主席拍案制止乃已）。是以國聯必須取有效辦法。及審察時局癥結之所在。以解決此問題。關於滿洲獨立之問題。余亦有所說者。一國獨立之意義。在遠東人士之解釋與西方不同。其國家獨立與自主之兩義。初無殊異者。今滿洲實已形成自主之狀態。日本之所以予滿洲自主以充分之同情及幫助者。實緣數年以來。日人在滿之權利。受害已深

。今惟有希冀滿洲自主。成立確保滿洲之和平與秩序。俾吾人之權利。可以發展無碍。從根本論之。日本決不能容忍任何有危及日本權利性質之統治勢力存在於滿洲也。將來倘中國腹部國力之組織。較爲進步時。滿洲或願再與中政府訂立中滿兩方關係之辦法。但此爲將來之問題。今無庸多述。關於日本撤兵問題。自從國聯九月卅日之議決案成立後。吾人本已甚願撤兵入滿鐵界內。無如時局變化若此之急。情形已大變。是以日本不能履行初願耳。日本今日之地位。因人口之過勝。確難尋覓何處以爲殖民之地。美洲與非洲。均已閉門整拒。日本此種之苦衷。本欲於十三年前向行政院陳訴者。今吾人又被中國驅逐。日人在華之商務。已被摧殘。其實日本之對於滿洲。絕無土地侵略之野心。試觀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本可以吞併滿洲。但本歸

還于中國。當時日本豈不知中國與俄相聯者。要之日本所希望者。止求在滿洲得一經濟自由發展之地。同時尊重門戶開放之旨。然滿洲之秩序與和平。必須鞏固。方足以令經濟事業。及滿洲天然之富源。能充分發展也。日本之對於此點認爲自身存亡之所繫。決不能放棄者。以蒙古而論。查外蒙早已不見存於中國地圖。何以國聯不表示反對。而今反來責日本者。吾人對滿。本無土地之野心也。今國聯正宜查究外蒙一案。關於上海問題。吾人止願保護自身之權利。日人之生命財產。倘得安全之保障者。日軍當可撤退。俾中立國之軍隊代吾等保護也。日軍在滬之行動祇係出於不得已者。日軍確不願取進攻之行動除非係在於無可避免之時。取自衛之行動而已。並非如中國代表所言。有向華軍挑戰之行動也。關於十九路軍之行動與態度如何。吾等在滬所

得之消息。足以証之。中國代表既要求國聯制止對敵行動。吾等亦曾向此點努力。但可惜和平無決效耳。

顏代表取謂。吾等辯論至此隔良的美教書期滿。祇有數小時。然本席仍須駁覆日代表侮慢中國之詞也。日代表既斤斤言及中國係在一紊亂及無政府之狀態。然則一國之中央政府。竟不能制馭其海陸軍。而一任其亂動。試問此係一良好組織之政府乎。外蒙被俄擄奪之事實。係在國聯未成立之前。而謂國聯要辦理此案。乃不通之論。日代表一方謂中國無政府。又謂中國係無組織之國家。何以又斤斤要求中國與彼自認爲有良好組織之日本政府直接談判。本席不願將此問題請求國聯代解。中國被經年之內亂所蹂躪者。其大部分之原因。實由於日本之詭謀。日本每助中國之一黨以排他黨。從此點而言。日

本與列強對華之目的不同。概可見矣。列強每欲維護中國。而日本則煽揚中國之內亂。幸今日中國

告日本。蓋日本係一大國也。在各方面觀之。亦非不大也云。

已成統一。全國將士從前之互相傾軋者。今則共聚一堂。共謀對抗外來之侵略。今日日本所要求國聯保護者。究係何種保護。日本今已強佔中國之廿萬方里領土。復炸擊我上海南京。猶謂要向國

英代表發言。謂主席之言甚是。時局誠然非常嚴重。國聯勸戒日本。並非有何誤斷日本之處。余希望各國代表能在滬協同中日兩方謀和平解決。終底於成云。

聯求保護乎。今上海行將有大流血。本席敢問國聯究有何辦法。日本每謂對中國無土地侵略之野心。但從前對於高麗問題。吾人亦得聞日本有同樣之

意代表亦贊成勸告日本展緩哀的美敦書之期限。德西代表亦表示贊成。西代表謂國聯盟約施行到何處。則何處有和平之氣象。

說詞也。辯論至此。主席勸日本展緩哀的美敦書之期限。希望和平解決。今國聯已實行召集代表大會。國聯對於日本之說詞。當無忽視者。當國

日代表謂現在惟有一法。可以制止戰事。則兩方軍隊應一齊停火。國聯行政院今亦應同樣勸告對方之軍隊。

聯勸告日本之時。國聯甚留意於日本之海陸軍備。而亦留意於其海陸軍備即係屬於你日本代表者。今汝國軍隊已在中國領土。吾人以無偏無私之態度勸

主席云。余希望日代表從速電告彼國政府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因哀的美敦書乃先自日本發出。倘日本政府能擱起其哀的美敦書。國聯將以同等之力勸

告中國。余亦希望駐滬之各該國代表勸告兩方。希望日方哀的美敦書之終不發出云。辯論至此。行政院乃通過一議決案如下。『●本行政院在初則考慮中國之要求根據盟約第十五款。將中日糾紛案移交代表大會處決。今本行政院特議決根據盟約十五款。提交代表大會辦理』

『●本行政院以各盟國代表適齊集於日內瓦。參與減軍會議。是以乘此時機。於短促通知期內。召開代表大會。開會之期。定三月三日。』●國聯行政

院已探得相當之辦法。以利便供給消息與國聯。俾國聯研究此案。是以行政院今望兩方當事者。盡力供給消息。及關於此案之材料於國聯總秘書。俾代表大會得以大公無私主辦此案。國聯行政院今後對於維護世界和平之責任。雖有今日之議決。亦無稍減。

行政院之議決通過後。即散會。此次會議。時間最長。各代表演說時。情緒異常奮激。日代表聆主席之勸告時。亦為之動容。

